

春城無處不飛花

神州記游之二

鄭良樹



香港中文大學海外華人研究社

1 9 9 8

春城無處不飛花



神州記游之二

鄭良樹



香港中文大學海外華人研究社

1 9 9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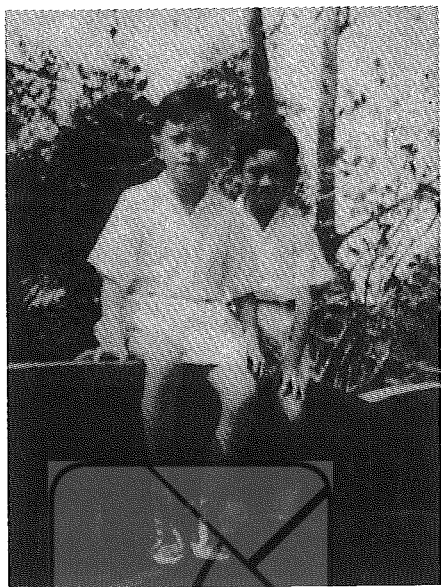
书 名：春城无处不飞花
出 版：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社
出版年份：1998 年 3 月
印 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Company No. 45169-K)
19 -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6269211 & 6270699.
Fax: 603-6270761.

定 价：马币九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后为昔日友人胡庆成。
十岁时，作者摄于新山皇家花园内，

年轻的时候，由于学业的关系，很难到外地去旅行；中年的时候，由于工作及家庭的关系，也很少到外地去浪迹。没想来香港任教之后，都已年过五十五了，却经常到处东跑西逛。其中，逛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有太丰盛的文化和历史让你我潜泳，所以，到中国旅游是一件快乐的事；然而，以中国目前的旅游文化生态来说，到中国旅游却是一件辛苦的事。这本小册子，就是继四年前第一本神州记游《爱山的民族》后，将这一系列快乐、辛苦的纪录汇集成书的第二本了。

1998年元月序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录

◎ 自序

1. 春城无处不飞花	1
2. 苍山悠悠寻古迹	7
3. 神女峰与画	12
4. 五四国宝	17
5. 挤车记	22
6. 东海三神山	27
7. 东亚文明之旅	33
8. 不朽的山水画武陵源	38
9. 有情山水张家界	44
10. 未到长沙先有情	49
11. 登龙门，望伊阙	55
12. 奔向古代历史途中	60
13. 无限风光面包车	66
14. 黄土高原上的大傻瓜	74
15. 洛神续赋	81
16. 迷人的武夷山庄	86
17. 碧水丹山武夷游	90
18. 海上花园鼓浪屿	96

19.	泉州一日游	101
20.	陈嘉庚的教育王国	108
21.	南京的树	113
22.	在兰新铁路上	118
23.	雕弓满月射天狼	123
24.	大漠上的骆驼草	128

附录

1.	文艺界的家长	133
2.	战国时代	138
3.	传奇一、二、三	141
4.	从飞跃到占领	154
5.	学术与文学之间	158
6.	我的姨丈	162
7.	袖里珍奇光五色	166
8.	勤奋出身的年轻画家	169
9.	「尊师重道」忧、喜感言	172

春城无处不飞花

昆明是云南的首府，别名「春城」。在还没赴春城之前，就听说她奇特的地方：花多，民族多。

花多并不稀奇。香港每年举办一次国际花展，大江南北、东西中外的花木齐集一堂，争奇斗艳，尽态极妍，看得你心花怒放、乐而不返。云南地势高隆，气候温和，雨露充沛，宜乎花木种类繁多也。

最令人感兴趣而又感奇特的反而是「民族多」这回事了。

偶尔从一位云南朋友书架上借得一本介绍云南的画册，打开扉页，赫然几行字清清楚楚地跳到眼前：「中国共有五十六种民族，而在云贵高原上就居住着二十七种。其中云南有二十五种，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二十几个民族聚居一处，不但和平共处，还文化水乳交流，恐怕是世界上少有的现象吧！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在文化里，她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神话、诗歌、文学、艺术及音乐；在传统里，她有自己的生活习惯、礼仪、风俗、历史、宗教及思想。所以，严格来说，一个民族就是一部资料宏富的大辞书，一卷一卷有关这个民族的大辞典。当你翻阅这部大辞典时，你看到的不是一堆一堆密密麻麻的文字，不是一段一段透不过气的注释，而是这个民族活灵活现的生活史，个性鲜明的音乐艺术，奇特无比、得未曾有的礼仪习俗。你必须花上许多时间，把这些不同的音节浏览一过，才算得上对这个民族「略有所认识」。

「云南这个地方呀！」在昆明甫下飞机，研讨会的主持人就向我们介绍说：「一年到头都有数不清的节目！今天不是这个民族的火把节，明天就是哪个民族的活路节，后天又是什么民族的芦笙节！多得不得了！我们也一直搞不清楚！」

「那不是很热闹吗！」我惊叹地叫了一声。

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多元文化，争奇斗妍，互相辉映，才显现其缤纷多彩。那些提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及一种语言的主张者，都是政客，都是违背生态规律的别有用心者。你愿意这世界只有胡姬花一种而已吗？你愿意这世界的女人都穿同样服装、梳同样发型、长着相同的脸孔吗？你愿意这世界所有嘴巴只会说「是、是、是」而已吗？这个世界有高山，有河流，有深谷，有海洋；横看是岭侧看成峰，阴阳昏晓有不同，这才是个缤纷多彩的热闹人间呀！

「情形很像我们马来西亚一样！这个月过农历新年，下

个月过马来新年，另一个月过印度人大森宝节，再加上洋历新年和耶诞节，那真是热闹呀！」

「你们马来西亚也是多元文化、多元民族吗？」胡所长插嘴问我。

「是的！不过，我们到底比不上云南，居然住了二十五个民族，真了不起！」

研讨会在风景区石林举行，我们一口气就在石林住了四天。

八月底的天气，香港还是大暑天，云南却只有十几度，清晨及夜晚都必须披件羊毛衣，真不愧有「四季如春」、「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之美誉。

我们就住在石林山庄，是个古雅的旅馆。有庭院，有回廊，有花圃，一堵矮墙将它们圈圈地围在山坳边，玲珑珍袖，清幽雅致，倒有脱俗去尘的感觉。安顿妥当后，我和石华立刻下楼冲向庭院！踏进云南五个小时——两个多小时飞程，两个小时车程，云南的空气及昆明的泥土到底是怎么个样子？我们一点儿也不清楚！还不快些到院里探个究竟！没想一跨进院子，我们被楞住了！「你看，这些花！这些花！」石华最先嚷着。定神一看，是呀！红花红火火，紫花紫灿灿，蓝花蓝煌煌，白花白亮亮。不论什么颜色，都比我们在外头世界看到的深艳和光彩！就好像重彩的工笔花卉一样，真是好看得很！还有，那些叶子，绿油油的，光鳞鳞的，简直像刚刚上过漆打过腊一样，青得非常健康，绿得非常肥壮！

「所谓花多，原来是这个意思！」我有所领悟地叹了一口气。

研讨会期间，我们乘隙到石林玩一趟。石林游览区就在山庄的背后，不过一二公里之遥。主办单位依然租了一部大型的旅游巴士把我们载过去，真是盛情之至。

所谓石林，其实是由大小石林、乃古石林、芝云洞地下石林、月湖及大叠水瀑布等组成，总面积约四十馀万亩。平日我们所游玩的，不过大石林一处而已，真是沧海一粟、渺乎小哉！这一大片石块，约二百万年前由海底上升露出水面，经过海水、雨水的溶蚀、冲刷及风化，形成拔地而起的石峰、石柱、石笋及石芽，千姿百态地联成一片石块森林！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闻名世界。

带领我们游览石林的是两位撒尼族小姐，一位身上衣服红白相间，一位红黄相配，好像服装展览会里的小姐，年轻貌美，衣饰缤纷动人。她们都戴帽子，布制，白底，红条纹一圈一圈地围起来，耳边还有两块三角形的耳板，不但很特别，而且充满着诗情画意。

「为什么她们的帽子没有红条纹呢？」我指着路边的两位撒尼女人说。

「她们结过婚的！有先生的！」

「原来帽子也有学问！」石华叹了一口气。

「有红条纹的表示还没结婚！」姑娘脱下帽子，一面指着条纹，一面解释：「还有，这两块耳板是订情用的！订婚时，就送给未婚夫！」

于是，在石林左穿右钻，登上爬下，每看见一位撒尼人，眼睛一定打量着她的帽子，然后，争着好像判案似地说：「结过婚的！」「依然小姐身份！」前后两个小时，绝不放过一位撒尼女性，好像绝不放过欣赏任何一朵花似的。

最使人不能忘怀的是白族姑娘的服饰了!

在大理，主办单位带我们畅游蝴蝶泉。单看「蝴蝶泉」这名称就使人神迷心醉，更不要说其地景致清绝，彩花处处飘香了。

果然不错!像这样凄迷动人的地名，背后确实隐藏着一个凄迷动人的故事。白族少女雯姑不愿被王府权贵纳为小妾，与情人霞郎一道跳入潭中殉情，双双化为彩蝶，成为蝶仙。自此以后，每年四月殉情之日，这对蝶仙一定翩跹起舞，飞来泉边嬉戏。云南各地的蝴蝶受感动，也在这个月内，纷纷飞来相会；千只万只，到处彩蝶。蝴蝶泉森林茂密，泉水晴珠吐玉，汇潏成潭。池边有合欢树一株，横卧泉面。池底满布彩色卵石，水石相映，晶莹剔透。而这千万只嬉戏水边的彩蝶，或连须钩足，首尾相衔，如垂柳倒悬水面；或连翩群舞，蔽日遮天，如雨前天边的浓云密雾；或前后上下左右乱飞，缤纷络绎，五色焕然，如天边彩虹，如夜晚霓虹。这个时候，白族男女青年聚集泉边，弹三弦，唱情调，与彩蝶共舞，不但热闹多情，而且还互许良缘，情订终身。一直到五月，这动人的「蝴蝶会」才告结束。

蝴蝶泉是白族少女的世界。上身穿白衣，胸前套上一件短背心，或大红，或橘红，像红白相间的杜鹃花丛一样。头戴半环冠，白底红纹，耳际垂红白丝线，迎风飘摇，随意晃动，荡漾着满天满地的青春气息。

此后，我们逛阿庐古洞，游滇池，登龙门，游大观楼，无不东张西望，观赏大自然红艳艳的花，也观赏各民族青春荡漾的花。到处是不同的民族，到处是不同的花。

花固然红艳，民族的花更红艳呵！大自然的花固然热闹，民族的花更是青春浪漫！愿大自然的花继续年年月月，愿民族的花更是岁岁代代！在这可爱的春城里。



与郑赤琰夫妇合摄于昆明石林。

苍山悠悠寻古迹

『到云南而不到大理，等于白跑』赴云南之前，就听惯了这种说法。

中国文化有南北之差异，北崇朴质，南尚绮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代表，南方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南北两支，相互激荡，彼此交流。在南支中，以楚文化最为杰出，不但花开甚早，而且枝繁叶茂，影响深远。尽管楚文化建基于长江流域，并且不断向南北两岸以及上下游散布扩张，不过，楚文化的势力至多只到今天的贵州，无法深入云南。作为中国西南省的云南，由无数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编织而成，自西至东，像一张被压扁的牛皮纸，一层一层的起皱排肩并缀，而山脉与山脉之间却又是深不可测的湍流——落差大、水流急，流量大的一百多条江水。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之下，外界的文化如何传得进呢？

然而，云南并不是文化沙漠，相反的，其文化自成系

统，并且很早组成国家，在中华文化圈外独树一帜，自放异彩而大理，就是这股文化的核心基地。试问，到云南而不到大理，怎么不是白跑呢？

从昆明到大理，路途非常遥远，而且相当险峻！起程的前一天，我们心里就像吊着七、八个水桶，摇摇晃晃不知该不该冒这个险。研究所特地为我们备了一部面包车，副所长老赵以导游的身份陪我们，以示「一路保证平安」，心里才将那七、八个桶水歇下来。「有副所长陪同，司机谅不敢马虎了。」当夜总算睡个好觉。

「怎么？是个女司机？而且才二十几岁？」第二天清晨出发前，我往车前一看，不禁暗中皱起眉头来了。

驾着这匹铁马，今天跑七、八个小时去，后天跑七、八个小时回，穿大山，临险崖，过危桥，走狭谷，忽儿飞上海拔数千公尺的山巅，忽儿奔下曲折翻滚的河边小径，风尘仆仆，沙石滚滚；就靠这位小姐吗？就靠这位娇滴滴的小姐吗？似乎太脆弱吧？我一直狐疑地望着她，说不出一句话来。

「小李经常开这条路的……」一上车，老赵似乎看穿我们的心事，就宣布说：「她还时常开到丽江和潞西，路熟得不得了！」

「从昆明到大理，路还比较好走！」小李从反射镜里望着我们，娓娓而谈：「从大理到潞西，路就很难走了！许多人坐车到潞西后，就改乘飞机回昆明了！」

「为什么？」

「路太可怕了，把他们吓坏了！」

突然，我想起那天老赵讲的一件事。中国许多地方，

考取司机执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机关单位必须给他一年的有薪假期，让他住进学车单位，全职地学习一年。我从来就没听说开车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学习，更没听说学驾车严重到必须全职的地步！我大惑不解地问着。原来学习者必须同时学习修车！当你驾车及格时，你也就是一位及格的汽车修理员！兼有双重身份。今天，当我坐上小李的野马，看她在荒山僻野横冲直撞时，我顿然有所悟：像这样辽远烟渺的山路，若不会自己修车，出了问题怎么办？想到这里，我不禁望一望小李的背影。

那天，当我们从阿庐古洞回来，半路上突然发现路边丛林中有块白色纪念碑，立刻下车观望——「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原来是滇缅公路殉国机工纪念碑。这些机工，都是满腔热血的铁男儿，也是第一等的司机和修理员，想当年他们在日军炮火猛烈的轰炸下，犹出生入死奔驰于这条「死亡公路」，其气魄之大，其忠勇之烈，实非我辈书生所能比拟。想到这里，对着前面这条「比较好走」的山路，似乎坦然了。

车子像一匹野马，披着威武四射的马鬃，旺着奔放高张的马尾，窜山崖，奔陡坡，跑野径，走洼池，过石桥，穿山洞，不但磐控自如，而且纵送自在，执辔如执组，驭骖如起舞，使人钦佩之至。不过二十几岁的少女，驾车竟如庖丁解牛，我们坐在车里，虽然有时颠簸如摇船，有时平稳如滑冰，倒是觉得恢恢乎游刃有余地。

在楚雄附近的小镇用过午膳后，我们继续西北奔；车上，我们都昏昏欲睡，只有小李，左手拿着鞭，右手勒着缰，一路吆喝，一路奔腾，忠赤如花木兰，威武若穆桂

英，在傍晚的时刻，把我们带到大理。

早在春秋战国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经济及文化，大理已经自成一个体系。西汉初年，司马相如及司马迁皆奉旨入西南，《汉书》〈司马相如传〉说：「相如使略定西南夷……以通笮、邛。」〈司马迁传〉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邛，即今之西昌；笮，即盐源；当时之昆明，乃指今日之大理也。据《汉书》这两条资料来看，当日云南的文化中心在大理，所以司马迁才要从四川南下，一路走到大理，才回汉廷「报命」。三国之季，诸葛孔明渡泸水七擒孟获；所谓泸水，据说就是金沙江；孟获，即当日此一区之领袖也。

唐朝开国不久，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国正式成立（当地语言「诏」即「王」之意），唐玄宗还册封为云南王。此云南王姓蒙，来源不十分清楚。自唐末至元，南诏国为段氏所得，前一阶段称大理国，一共传了十四代一百五十七年，后一阶段称后理国，传了八代亦一百五十七年。至公元一二五二年，为元世祖所灭。后理国灭亡后，大理一区由段氏总管所辖领，再传十二代一百二十六年，为明所灭。总计自唐至明初，大理自成系统一共四百四十年之久。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参观大理古城。

那是一座非常古朴的小城，街道非常狭窄，两边摊贩非常多，我们随着人潮穿街走巷，来到一处城堡式的大庭院。前方是博物馆，后方是大院落。有宫殿，有楼房，有回廊，有拱门，红花绿叶，深院幽径，好一座大庭院呀！老赵解释，才知这是段氏府邸！原来是大理国的宫廷，怪不得

如此清雅舒畅！大理之美，尽在此矣。

离开古城，小李扬起马鞭，驾起千里马，让我们兜着洱海，观赏苍山的积雪。洱海、苍山是大理雄奇秀丽的自然景观的代表，又是白族文化的摇篮。

苍山，又名点苍山，属横断山脉南端的余脉，曾被南诏王封为南诏国五岳之中岳。共有十九峰十八溪，群峰高耸，挺立云端，峰顶紫云载雪，一片悠悠苍苍，发人遐想。夏至积雪渐消，入秋雪又盖顶，冬春则若银象奔驰，若白马飘飞。

苍山东麓是秀丽的洱海，因形似人耳，气势如海而得名。洱海面积约二百五十平方公里，湖中有三岛、四洲、五湖、九曲之胜，景色迷人。可惜时间有限，我们只能走马看花，在门缝边窥一窥就走了。

用过午餐后，我们又赶着去参观三白塔。

大塔又名千寻塔，居前，两座小塔在后，分南北而立，成为鼎足之势。雄伟壮观，气势磅礴，是大理白族文化的象征。大塔建成于唐开成元年（836年），两小塔建成于宋徽宗时期（1001-1125），在落日余晖之下，恍如三位故友，静心伫立，俯视人间风风雨雨。

这天晚上，我们大夥儿累得不成人形了，看看小李，披头散发，神采大失，心中说不出的歉意。

第三天，小李挥鞭霍霍，驾长车，驰飞马，我们直奔昆明。一路上，赤琰兄充满着青春的气息，一直唱歌，午饭后，依然春意绵绵，不停地唱着——名歌、民谣、英文曲、马来歌，好像唱片行一样，不停地播放着。

「赤琰！认识你十多年，今天才知道你是个好歌手！」我向后面喊着。

神女峰与画

来香港任教以后，我对山水画的兴趣更加浓厚；看画、读画及写画，几乎成为我生活的一部份了。

七月上旬，随中大的一批朋友到长江三峡痛痛快快地玩了七天，其实就是为了搜集写画的素材，亲眼观察三峡山山水水的真面貌。石华带一个全自动相机，小女竹林还嫌不够，带了一套录像机，似乎有意把三峡整个搬回家来，供在电视机的荧光幕上，哪怕一山一水、一壑一谷，都不愿意轻手放过。

三峡最撩人心意的是巫山神女峰，那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老故事了。公元前三百年左右，楚怀王带着群臣游到高唐来，昼寝时，梦见美女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来游高唐，愿侍君于枕席之间。」楚怀王卒和她共度良宵。次日，女辞行曰：「妾居巫山之南，在山顶险要之处，清晨为云，傍晚为雨，朝朝暮暮，在高唐之

下。」自此以后，神女峰成为中华民族最旖旎、最妩媚的山峰了——谁不想在诗情画意的江南乍见美女？谁不想在青山绿水中一睹仙女？

宋玉有幸，继楚怀王之后，成为乍见神女的第一位文士。你看，他在《神女赋》中，写神女的情态，庄重矜持，圣洁高贵；写神女的形象，恍恍惚惚飘然而来，若隐若现倏然而逝；写神女的情意，羞羞答答，默默绵绵；似此栩栩如画而又无法捉摸的朦朦胧胧，不但和扑朔迷离的梦境相吻合，而且也和神女的浪漫多情相切贴。纵使只是梦中一窥，也已心满意足矣！何况千载以下，谁人有幸，能再梦神女呢？

唐代的孟郊写了一首《巫山曲》，后半载说：「荆王猎时逢暮雨，夜卧高丘梦神女。……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滴衣。」孟郊望穿秋水、极目晴空，根本就「望不见」那高丘夜卧的神女，只听见猿啼不绝，禁不住魂为之而断，泪为之而滴；想神女想得非常无奈！南宋陆游有《三峡歌》，云：「十二巫山见九峰，船头彩翠满秋空。朝云暮雨浑虚语，一夜猿啼明月中。」整个夜晚但见明月满空啼猿满峡，就不见朝云暮雨的神女，宜乎陆游说「虚语」一桩，空跑了一趟。看来梦神女难，见神女更难呀。

船长王兴民特别照顾我们，知道我们团员尽是多血质的文士，早已吩咐进入巫峡时，以最缓慢的速度向上游弋。广播室不停地作简介：「马上我们就会看到孔明碑，它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大家往右边的峡壁看，就可以看到……。」「过了孔明碑，马上就可以看到神女峰了。她就在你们的右上角，大家要仰起头往上看，尽量往上看！她

的样子很特别……。」

「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宋玉在梦中窥见的神女，「她集天地阴阳的浓艳美色于一身，她的形象仪态世上无双，她的美貌秀色天下无比；在她面前，毛嫱羞愧，西施减色。近看远望，无所不宜……。」伫立在战国的历史长河边，我们不停地往周边观望；楚怀王呵，您在哪儿？神女呵，你一身沾湿着云云雨雨，依然青春正华吗？我们中大这十六名团员，循着历史的长江，溯流而上，到这战国的周边来，就是为着一睹最旖旎、最醉人的浪漫故事呵！

三峡两岸的峰峦，大致上都满布青葱，或荆树，或杂草，或丛木，一片蓊蓊郁郁。只有在陡峭的峡壁崖，才露出奇形怪状的岩层和壁痕。这些岩层，有横走，有斜攀，有直贯，峰回路转，攀过一峰又一峰，走完一谷又一谷，真是壮观。至于壁痕，或裂纹如龙鳞，或隙理如飞云，大、小、粗、细，变化无穷。无论岩层、壁痕，皆散布苔藓和杂草。简直是一大匹天成的地毯。因此，画三峡时，峰顶不可暴露岩石，峡壁也必须用苔点，以彰显其荆木丛草，方是江南山山水水的本色。

在广播员的引导下，我们东张西望，寻觅楚怀王和神女峰，但见江水茫茫，云雾妖娆，不知那千金一刻的良宵究竟在何处？那朝朝暮暮的云雨不知落在哪一方、飘在哪一刻？天下汹汹，四海鼎沸，到处尽是荒山僻野，也尽是人画的好素材呵！两边是高耸入天的陡峰峭壁，用浓墨重彩；下方是波涛汹涌，漩涡险滩；我们的仙娜号如一叶扁舟，横荡江心，随风飘曳！渺渺烟雾，绕过一峰又一峰，如

走马，如飞波。「三峡自古称奇雄，乱石惊滩罗地空。巫山传奇今何在？千峰万壑烟蒙蒙。」

「看！就在哪儿！多漂亮！」突然，有人喊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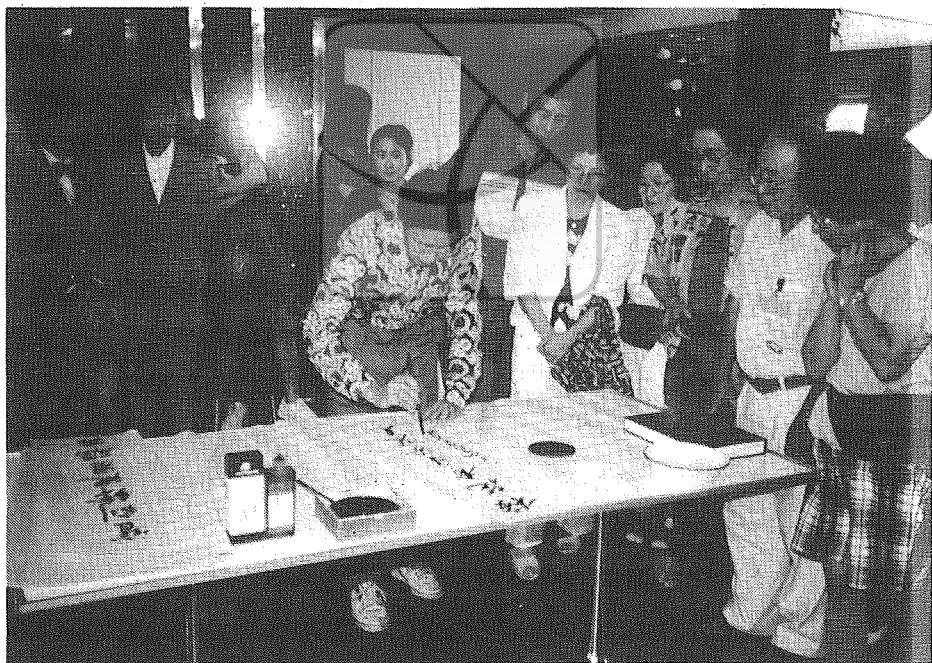
只有神女峰在三峡里露出她独特的天姿——峰上又有峰，两座大峰护卫在前，一座小峰紧随后；大峰巍巍然魁梧如曳王袍、戴王冠的楚王，小峰修长纤瘦如明艳照人的神女。一抹轻雾飘飘然地，从她的腰间萦绕过去。从神女峰俯视，但见长江像一条小溪，曲折幽深地横穿直走，仙娜号远远的在江中游弋。天地是那么渺小，惟独神女峰傲视整个历史，成为诗人骚客梦寐追求的对象。在这样的画面上，我写上几句：「千里奔腾到荆州，绕过西陵见女峰，烟笼一抹浮绝顶，何时踟蹰来梦中。」宋玉以下，谁人不想梦中再睹天姿呢？

神女不过荒山一座野峰，楚怀王若不是南游到高唐，托梦一会，历史上谁人知晓呢？想到这里，我不禁握管写下两句：「峥嵘乱石弃河旁，半以翘翘半似驩。若非当年梦楚王，谁识天姿露云端！」画面依然以神女峰为主体，浓墨重彩，环以群峰众树。

仙娜号缓缓前进，在晨曦下，我们往瞿塘峡游上去。禁不住挥挥手，向她说声再见，又道声珍重。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追呀追，终于追到了战国时代；寻呀寻，终于寻到了神女！只不过片刻，恍如梦境，就要和她告别了！人间扰攘纷纭，无时停歇；山中虽寂寞，谁说不更清静？「千山万壑水流急，舟如落叶人如蚁。早知江山多娇美，但嫁巫山白云里。」

那旖旎的老故事，有幸被宋玉留下一鳞半爪，成为千

载以来千人追万人觅的梦。陈琳、应瑒、王粲、杨修，都写过《神女赋》，梦寐着这位千古佳人！曹植更是多情，写《洛神赋》，引起不小的风波。我们何幸，千载下的今天，举头望着几千公尺外如望着两千多年前的楚国，终于一窥神女仙姿，留下几张涂涂鸦鸦的歪诗歪画，总算不虚此生矣！和孟郊、陆游相较，也许运气还算佳吧！



游三峡时，与日本团举行书艺观摩会。

五四国宝

——苏雪林印象记

在垦丁公园开了三天的学术研讨会后，承友人相邀，我们转赴台南去了。

在垦丁公园住了三天，很有到了台湾脚趾下的感觉，尤其是当主办单位带领我们游览鹅銮鼻公园及猫鼻头的时候，一直感觉到我们已经到了台湾的脚底及最尾的脚趾，寢寢乎就要跌出台湾的体外去。火车将我们从高雄载到台南时，我们总算到了脚盘上面，没有滑跌体外的危险，心里头才有了安全的感觉。

台南依旧非常炎热，和垦丁公园一样，热得使人心烦意懒。成功大学校园虽然宽大幽雅，迎宾苑四周虽然高树云集，无奈太阳似乎就在头盖上，金光四射，到处热浪，使人生畏躲避。

「演讲后我们去探望苏雪林吧。」向研究生作学术报告之前，师姐向我们大谈苏雪林，听得我们兴味盎然，演

讲后，我随即向师姐提出探访的意愿，她高兴得立刻就动身。

五四运动迄今八十多年，当年的健将们已纷纷走进历史，在人生的旅程上标下一个句号；然而，大陆的冰心及台湾的苏雪林却以非常强韧的生命力，依然矗立人间，垂影文学界。孟子在几千年前不是说过吗？天下有三种最尊贵的事物，爵位是一种，年龄是一种，道德又是一种。在朝廷中，先论爵位；在乡里中，先论年龄；而辅助国君，却以道德为最尊贵。冰心及苏雪林虽然没担任过什么高官要职，她们同时兼有道德及年龄两爵，却是人人公认的。冰心今年九十四，时而在报章上发出令人深省的箴言；苏雪林九十八，偶而在记者采访之际，也说出几句感人的良言；说她们分别是海峡两岸的国宝，谁云不然！

苏雪林的房子就在成大校区后面的东宁路上，那是成大的宿舍，有相当宽坦的庭院和颇为宽敞的客厅。近二十多年来，都是师姐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我们根本不必按门铃，实际上按铃也没用，因为她重听，师姐熟稔地往门洞一伸手，红色的大门立刻戛然掀开，我们就昂然阔步，如入无人之境，向屋子里走去。

「在抹身，请坐一下！」帮苏雪林煮两餐的短工欧巴桑听见我们来了，立刻出来打招呼。

苏雪林是五十年代中期到成大任教的，当时成大有意请她担任系主任一职，却被她婉拒了。成大配给她这栋很不错的房子，她立刻将她姐姐接来住，俩人相依为命。七二年姐姐逝世后，她孑然只影，过着非常孤单的日子。次年退休，身体逐渐衰弱。八七年跌断腿骨，虽然开刀治

愈，却必须依赖助行架才能行走，所以，身体更加衰老，日常生活琐事无法应付，记忆力也开始衰退。

唉，像这样的一位老者，不知要老迈到怎么样的地步！当年与冰心、凌叔华及庐隐齐名，被誉为五四运动四大才女之一的苏雪林，今天已九十八岁「曾祖母」级的人物，不知要老迈到怎么样的地步！驼背是肯定的，衣饰无法穿得整齐乾净也是肯定的，头发散乱，精神衰糜更是肯定的！唉，人老不见人，见人就丢人！我应该作个准备，以一种迎接乡野老太婆的心里来迎接这位不良于行、不良于听的曾祖母……。

房里偶而传出一些窸窣窸窣的谈话声，非常零碎，也很低沉，理不出半点话题。

客厅本来还蛮大的，不过，书本确实太多了！一堆一堆从桌上、椅上叠上去，好像一根一根柱子，把客厅占满了。墙壁上挂着字画，还有胡适的半身照，那是苏雪林一生最崇敬的人物；另一边挂着她姐姐的几张相片，已经发黄了！几张藤椅，几张书台，两把风扇，一台电视机；在这炎热如火炉的夏天里，这个客厅就显得非常局促和闷热了。

「你们看，那就是她的画了！」师姐指着斜躺在墙角边的一幅山水画，对我们说。

苏雪林一九二一年赴法国留学，准备学绘画及文学。然而，她一句法文也不懂，绘画自然学不成，文学因为必须阅读许多理论的书籍，更是念不成。呆了三年半，空手而归。自此以后，就走进教育圈里去。首先是东吴大学，然后是沪江、安徽及武汉等大学，最后是台南的成功大

学；一晃就是四十多年的教书及二十多年的退休，从来就没听说苏雪林有画名，而且还是传统的山水画！

「有人要帮她出版画册，已经选了几十幅送去裱，明年一百大寿出版，了了一个心愿！」师姐说：「她会写文章，在文坛上很有名气！但是，没有人知道她会画画，而且还画得那么好！」

斜着身子，我们把她的画细细地端详一番。「她是画着玩！从来没老师，也从来不让人知！」师姐说。「画得好！」我非常高兴地赞一句。有皴法，有层次，有意境！无师而能画出如此的山水画，玩票而能画出自己的风格；可见此人有绘画的天份！怪不得她年轻时要赴法国学习绘画！如果法国之旅成功，那么，苏雪林这七十多年的生命一定是文学与绘画兼而有之的天才。

正沉思之间，房门慢慢地打开。零碎的谈话声，夹杂着碰撞声，我心里立刻紧张起来——一位乡野龙钟老太婆即将出现我眼前，那将是一幅怎么样「难看」的光景呢！真使人难以琢磨。

突然，我们都怔住了！强烈地怔住了——铝制助行架后面，站着一位衣着非常淡雅的老妇女，脸上披着短短的银丝发，脚上穿着三寸金莲的小胶鞋，纤细、高雅、朴实，而且精神奕奕！苏雪林以中国传统女文学家的高深修养及饱吸文化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怎么是一个龙钟的曾祖母呢？在她的身上，有一股强烈的文化气息；在她的言语中，有一股深厚的文学修养；这怎么是乡里间老妇人呢？她从传统文学走出来，她从五四文坛走下来，我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位依然散发着文采睿智的女作家！病而不衰

病，老而不苍老。

谈起另外一位国宝，苏雪林说：「我同谢冰心只见过一次面，约在民国十八、九年，我在上海，知道她来了，文坛轰动得很，很多记者去访她，我也去访她。她那时年轻，我也年轻，没谈什么，那时她对我很生疏，也有很多人批评她派头很大。不过后来她待我很好，写信给我。她说：『我不是个做学问的人，你是个做学问的人。』她称赞我是个做学问的人，我觉得很荣耀。近来两岸可以通信了，我们又恢复书信往来，她送我两本书。她现在九十四岁，也不写诗了。她很想到台湾来看看，只是行动不便，无法成行。」

在文坛驰骋一辈子的苏雪林，正如冰心所说的，她是文学与学术兼长的新女性。她第一部作品不是小说，不是散文，而是七万言的学术著作《李商隐恋爱事迹考》，印了好几版。接下来才是轰动文坛的小说《绿天》及《棘心》。到台湾后，她除继续写作外，专心研究《楚辞》，出版了《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楚骚新诂》及《屈赋论丛》等，可谓丰收了。

天下有达尊者三，苏雪林道德文章、年龄身体已有其二，在她的身上，宜乎我们看到李清照的影子！一个传统女作家的身影。

挤车记

小时候经常挤车，挤校车，挤火车，挤公共汽车。那时候，新山一般民众的教育程度都相当低，根本不知道有“排队上车”这回事，所以，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去抢座位，抢站位。不过，那时新山只不过是个小镇，人口也很少，所以，虽然上车有时拥挤得很，还算是“君子之挤”，没有握拳透爪、发指眦裂的场面。到台北念书的时候，挤车的情形依然很多，那时候身壮体强，你们如果要“采取激烈的手段”，强挤硬挤的话，我也毫无畏惧；不过，台北教育程度还算高，纵使挤车的话，也还算“君子之挤”，无伤大雅。

在马来亚大学教书的那段日子，几乎和公共汽车绝了缘，吉隆坡芸芸众生是不是挤车过日子，恐怕就说不上了。这几年来在香港过日子，乘地铁，搭巴士，上火车，忙忙碌碌，却从未见过挤车的事，香港人很懂得秩序的重

要，无论上车、买票、购物及领表等等，都懂得「first come first serve」的道理，所以，任何公众场所纵使人山人海，也还秩序井然，先到先得。

前一阵子到广州旅游，没想却重尝挤车的滋味，而且是大挤特挤，是“小人之挤”，挤得面红耳赤；现在回想起来，大有“时光倒流”的感慨。

那天，我们到广州汽车站，准备乘车前往佛山探望八姨，并且观赏石湾的陶瓷工艺。

我们购好十点的车票，兴冲冲地往公车跑去，只见黑魆魆的人头，堵在车门口前。十点正，公车上的检票员开了车门，人潮如决堤的黄河流水，立刻骚动汹涌起来。其实票子全都对号的，所有乘客都保证有座位，但是，大家就是喜欢挤，死拼地挤。车门就那么窄，列队顺序上车也许比较舒服一些，何况许多人还拎着包包！然而，好推好挤似乎是这里的人的习惯，反正所有的人还没挤上车，车子是不能开的！于是，人们像恶作剧的顽童般地，忽儿把人浪挤向左边去，忽儿把人浪推到右边来，不是两个人梗在窄门里上不得，就是向门边猛撞上不了，真是胡闹得很。

“哪来这样多人呀？”在一片吵闹叫啸的声海里，我提高嗓门喊着。

“很多是盲流呀！”表哥在人群中向我喊着：“他们要上佛山找工作！”

突然，我想起中国人口的问题来。

先秦至西汉，中国人口由二千万上升至六千万；清代初年不足一亿，清末是四亿；二、三百年间，以三、四倍的速度逐渐增加。一九四九年，大约是五亿六千万，数量

还算不多。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大声疾呼控制人口，但是，一句“人多好办事”就否决了。六四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竟达七亿二千三百多万，与四九年相较，十五年内增加了一亿六千万人！八二年第三次普查，已达十亿三千一百余万，十八年间增加了三亿，人口增加已呈失控状态。九〇年统计，为十一亿三千三百多万。估计二千年时，人口为十三亿；十八年又增加三亿！

人多真的好办事吗？由于近二、三十年来人口爆炸性地增加，呈失控之状，于是，对资源、土地、粮食、交通及环境都造成极大的压力。九〇年老人突破一亿大关，人口老化。七八年城市退休费仅十七亿三千万元人民币，八七年达二百三十多亿，本世纪末至少一千亿元！预计到二〇二〇年，将会有十亿个盲流，不断横扫整个大陆。

“你们不是这一班的！”突然，检票员向四名乘客声嘶力竭地喊着，把我惊醒：“下去！下去！你们是十二班车的，这辆是十一班！”一面把票塞回给他们，一面推他们后退。

“哎唷！我们千辛万苦才挤上来！算了吧，就让我们搭这辆吧！”有一位乞怜地哀求着。

“你们车前又没写明第几班！我们怎知道是十一班，还是十二班！”另一位喊着。

在大陆当检票员也实在不简单，虽然穿制服系领带，一副“高尚”的样子，但是，他得随时跟乘客大声吵架，用极高的嗓门喊人、喝人及骂人，甚至高声地在车前车后喊叫，手脚并用地指挥乘客。

“不行！下去！下去！”检票员铁面无私地喊着，并且挥

挥手准备打人的样子。

那四个人看看没法子，只好转身后退，准备下车。但是，怎么下呢？底下的人拼命往上挤，一个连一个，一堆跟一堆，筑成一道“血肉的万里长城”，人浪一直往车内冲涌，好不容易挣扎地挤进一个，却踉踉跄跄地往这四个人跌撞过来，叫这四个人怎么下车呢？硬挤吧！挤呀挤！挤呀挤！结果是要上也上不得，要下也下不得！大家都梗死在窄门口，动弹不得。

“不要上来！不要上来！”检票员暴着脸上的青筋，目光如火炬地大喊着：“让人先下去！让人先下去！”

“我们要上去！我们要上去！”底下的人群不明所以，大声回应着。

“我叫你们不要上来就不要上来！听见没有？”看来检票员已暴跳如雷，只差放火烧车而已：“有——人——要——下——车！”

好不容易，经过十几分钟的叫下喊上，检票员终于把意旨“下达”给这群“恶作剧”的乘客，使他们暂停“肉搏战”，原封不动地站在那里，好让四人下车。

“这怎么下呢？”只见底下人贴人，身贴身，连风都吹不进去，叫这四人从那里钻出去呢？

“后退！后退！”检票员大发雷霆，疾言厉色地叫道：“我叫你们后退！”

谁愿意退？好不容易才挤到这里，眼看就要挤上车，又叫我平平白白地后退？我一退，他人不是就挤上来吗？才没这么笨呢！

“我说后退！后退！有人要下车！”检票员老羞成怒，猛

打着车门；怪不得大陆公车的车门都松脱了，原来经常被当出气筒打烂的。

你喊你打是你的事，我才不让呢！大家就这么僵在那里。

人口数量尽管多，但是，素质却非常低劣，那么，多又有何用呢？今天，文盲及半文盲占了二亿，至于知识水准低落的，那就更不必说了！目前，大陆在住宅、教育、卫生、医疗、能源和交通等六大基本民生项目上的投资，每人每年只要分别增加十元，全国就需要六百六十多亿元，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或者每年新增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而以大陆社会及经济的落后，每人每年在这些项目上增加十元的投资，实在不会有多大的效果。呵，这就是人口的负担！这就是“人多好办事”的结果！看着这些僵持了几十分钟都不肯退后的人群，我噙着热泪，似乎看到一个极大的噩梦。

唉，这个民族，到底做了什么孽呢？



一九九〇年受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发表主题演讲，并担任中国孙子兵法学会高级顾问。

东海三神山

研讨会开始的前一天，我们被安排住进博多站大酒店内。这是福冈最好的酒店，就在博多（Hakata）地铁站的对面。我们住十一楼，居高临下，天天望着对面地铁站的广场。

广场相当大，和站在后面十层楼高的地铁大厦相较，一点也不逊色。广场中央划着四排毗连的车位，每排车位可停五部车，前后相属，左右并肩，停了二十部计程车。计程车如果按秩序轮候出位到站前载客，每车必须等上十九部；换句话说，每位司机必须等候十九次，才轮到自己做一次生意。

「那不是要警察来管理指挥吗？」站在窗前，我狐疑地自问：「这几天，连一个警察都看不到呢！」

没人监督，没人指挥，有没有人「偷步」？有没有人抢着出位？这实在是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个严肃的问题。

我们在1114房住了五晚，每晚都好奇地「偷窥」一阵子；答案是——日本人守法的精神，是我们所汗颜的。

根据《史记》的记载，当年徐福曾上书给秦始皇，说：「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以当日山东半岛对朝鲜、日本交往之密切和频仍，徐福云云，应当是有所依据的。《汉书》〈郊祀志〉也说：「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班固所说的，恐怕还是徐福及司马迁的旧材料，只是更加神仙化而已。这海上三神山，究竟在何处呢？

有一天，我们到千代区参观元寇史料馆；那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物，规模并不宏大，然而，摆设的史料却相当丰富。

元世祖将朝鲜并为版图后，得知东海还有三座山，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准备建立邦交。然而，使者尽管去了几次，不是被无礼对待，就是被拘留监守，完全得不到要领。至元十年，元世祖郑重其事地再度派遣秘书监赵良弼经朝鲜出使日本，虽然到达太宰府，却一无所获。

元世祖觉得，和日本进行和平外交竟如此之困难，于是，第二年，派遣水师率领战舰九百艘，士卒一万五千人，大举远征日本。同年十月，入侵日本九州之对马、松浦、福岡及箱崎一带。日本军民，纷纷逃匿，眼看元朝即将大胜，不料海上发生暴风，蒙古船舰全部飘散淹没，元兵溺死者极众；这就是日本史上「文永之役」了。

往后数年，元世祖一再派使至日本，尝试和日本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皆无法成功。十八年，世祖大怒，组织

了一支蒙古、回回、汉人及南人的混合大军，约十几万人，分南北两路大举东征，北路取道朝鲜，战舰九百艘，南路自宁波出发，大小舟舰九千艘，在九州的对马、壹岐、志贺岛及鹰岛等处掀起大战，日方太宰府甚至一度落陷元军手中。只可惜海上飓风暴起，波涛如山，舟舰或沉或毁，元军尽墨。

自此以后，元朝放弃东征的计划了。

秦始皇派徐福携带三千童男女寻觅东海神山，一去无音讯；神山何处？永沉海底，遗恨骊山。元世祖数度遣派和平使者，两度调兵遣将东征；他看到了神山，但是，他得不到神山。

「有仙人，有长生不死之药；徐福和班固恐怕都是胡诌的……」在元寇史料馆内参观盘桓时，我一直想：「那么，元世祖为什么如此梦萦神牵呢？神山有什么值得追逐呢？」

研讨会结束后，主办单位派专车陪我们参观两个名胜——多久圣庙和有田窑厂。

「多久」是个地名，在福冈的西边，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圣庙」就是孔庙。「这是日本最古老的孔庙……」临行前，大会执行长町田三郎通过翻译小姐向我们解说。这座圣庙在江户幕府时代（公元1623）即已创设，成为当年日本传习儒家学问的圣所。我们抵达时，正是毛毛细雨的中午时刻，穿过几个小山坡，猛然回头一看；但见远方翠峰如仙岛，白云萦绕，青松横亘，好宁静祥和的一个圣地呵！往前再走几分钟，我们就看到一座日本式的「孔庙」了。

「孔圣的大成殿在山东曲阜……」主理者站在圣坛前向我们讲解：「这座圣庙，是根据我们日本人的想法而盖的；我们没法到曲阜，只能认为圣庙应当是如此如此的，所以，就如此如此地盖起来了。至于堂上的圣像，以及两侧亚圣孟子、述圣子思子、宗圣曾子以及复圣颜子的造像，也都莫不如此。总而言之，这是我们日本人心目中的圣人……。」

「这是我们日本人心目中的圣人……」在东海神山上，我们听不到看不到仙人及长生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却是道德完美的圣人及安详宁静的圣庙。

「我们的天皇时常来这里听道讲道……」中午，在圣庙旁的「东原庠舍」接受午膳招待时，负责人向我们讲话：「去年，我们的天皇也到我们这里来了一趟……。这庠舍本来是间小学，后来小学他迁，校舍才改成今天圣道讲场，成为圣道研习所……。」

这不是《史记》所说的「仙人居之」吗？圣人东来，圣学东传，世代成为思想主导，成为道德榜样，不是已经「居之」了吗？

下午，我们去参观有田窑厂。

从多久往西，再走一个小时的车程，就是有田了。这一带仅是窑厂，有两百年的历史，是日本烧窑最著名的地方，情形如江西景德镇。

骤然间，我想起那天晚上几位日本医生请我们吃晚饭的事。晚饭设在中央区的稚加荣新馆内，那是福冈吃鱼料理及肉料理最著名的一家餐馆，在福冈有四间分店。楼下是个很大的鱼池，池水非常乾淨，有鱼，有虾，有墨鱼，

有鲍鱼，全是生猛活游的；客人就围着鱼池的豪华柜台，只要伸手往池里一指，你所要的那条水族就会被捞上来，当场剖了送到你面前来，任你生吞活吃。楼上是间隔的客房，全是席地而坐的榻榻米。主人盛情，为我及石华安排了上好的「寿司」——活鱼、活龙虾一大盘；看到这些水族兄弟活鲜鲜的样子，我们哪里敢吃！

「日本人非常讲究吃的艺术……」三富兄向我们「上课」，说：「当主人帮客人斟酒、倒茶、加汤时，客人一定要把容器的图纹转向主人，装满之后，客人捧着容器把食物喝下去，然后，客人必须把容器的图纹转过来，让自己仔细欣赏一下。如果这件容器的瓷烧得好，图纹画得漂亮，你欣赏过来，就必须流露赞赏的口气说：好酒菜呀！好瓷器呀！那么，主人就会很高兴……。」

就东方文化而言，吃本来就是一种艺术！日本人得到东方文化的精粹了！讨论了三天的东亚传统文化，最后一个节目是参观日本「景德镇」，可见此安排也是颇费心机的。唉，汉人的文化，看来都传来东海三神山，而且还「居之」了。

我不相信东海中有仙人，更不相信东海中有不死之药，但是，我相信人类几千年文化里，必定有不朽而又崇高神圣的道德文明，也必定有永恒日新的圣人、圣迹及圣道，无论是在亚洲或者西方。作为构成一个国家的正式组织——政府，其最高的意义应该是率领芸芸子民，追逐这不朽的文明，实践这永恒的圣道。日本地无长物，仅凭一机敏灵巧的心思，近百年来却把东西文明糅合于一处，不能不令人钦佩。秦始皇所想追求的「不死之药」，元世祖

朝夕所欲结交的「神山」，恐怕就是这股文明呵！

「既然可以糅合东西文明于一炉，为什么偏在近代史里干下一件最不道德最不文明的事呢？」临上国泰班机时，我愤愤地想着。



樱花时节赴日本出席研讨会，并于公园赏花。

东亚文明之旅

已是第三次赴日本了；没想意兴一次比一次浓，收获也一次比一次多。

会议是四月八日开始的，我和石华却在三日提前抵步。三富兄将我们安置在福冈大学的招待所，房间宽阔无比，厨房、洗衣机、烘衣机、电视机及暖炉，全都齐备；附近有大濠公园、护国神社及旧城遗址，尽可以在这里痛快地游几天，「这样的环境，应该很理想吧？」虽然夜幕低垂，景致迷蒙难认，然而，刚才踩进招待所的门坎，直觉地已经知道这是个度假的好地方！握着三富兄的手，我说不出的感激。

「这间招待所有个特别的地方，客人来自什么国家，他们在门口就竖起什么国旗！」

「是吗？」我和石华不禁惊叫起来：「走！我们去看看他们竖起什么旗！」

大门口站着一排旗杆，昏黯的夜色中，有日本旗、五星旗、韩国旗、阿拉伯旗，还有一面红色米字旗。

「怎么不是马来西亚旗呢？我们怎么是从英国来的呢？」我们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怎么知道你们拿的是马来西亚护照！你们来自香港，当然挂上英国国旗啦！」三富兄说。

大濠公园是福冈著名的公园，园内有湖，绕湖一圈约五、六公里，湖内是堤；原来这湖是仿杭州西湖而造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逛日本西湖去；但见湖水潋潋，水天一色，好不清澄透澈！只可惜背景全是高楼大厦的建筑物，一座山也没有！「太小了，一眼看到底」我不禁叹了一口气。

「日本这么小，寸土寸金，有这么一个湖已经很难得了。」石华解释着。

离开大濠公园，穿过美术馆，经过舞鹤公园，我们来到福冈城遗址。

所谓故城遗址，不外乎几处残垣断墙瘫在山峦上，周围留了一条护城河，河边一排樱花，一排柳树。四月上旬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举国庆祝，朝野痴迷，是国家性的一件大事。来到舞鹤公园，又来到福冈城遗址，我们真正领略到樱花之美艳——一片白色的花海，间中夹着几簇粉红色，在蔚蓝色的晴空底下，显得非常艳丽和娇美。料峭的春风，微微轻拂，一片一片的花瓣随风飘荡，似万点雪滴，掠过晴空，撒在游客的发间和身上，落在游客的心头上和怜惜声中。人行道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花瓣，护城河里洒了一堆一堆的白点，天空飘着雨珠般的雪滴，四周站着一丛一丛的美女；啊，我们就漫步在花神花女之中，挽

着一朵朵的笑靥，萼着一片片的娇丽。

「樱花也是五瓣，岂不跟梅花相同吗？」突然，我望着樱花出神地想着：梅花开时通树是花，无一片树叶；樱花也如此！梅花色白，樱花最普遍的品种也是白色！突然，我想起北宋林逋的两句诗：「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花在隆冬「独暄妍」，梅花还有「暗香浮动」；这似乎不是樱花所能比拟的。唉，何时神州有这样肥沃沃的梅林呢？何时汉族土地上有这样清爽爽的公园呢？

在故城遗址转了两圈，我们循着护城河漫步到海边。

「日本的马路真是乾净整齐！」我们一面走一面惊叹地赞赏着。

日本虽然是个面积不大的国家，不过，他们却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我们跑了将近十天，不管城内郊野，马路上绝没有一个窟窿，更不要说修修补补、挖挖掘掘了！至于私人的院落，无人的窄弄小巷，街边的大沟小渠，都整治得乾乾净净，条条理理，令人看了非常舒服。「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脏乱！」一路走我们一路赞叹。唉，人家是把国家当自己家来管理，我们却把国家当大家国来治理，心态完全迥异，效果当然霄壤有别。

第二天，我们到唐津去游玩，又到呼子去望海、吃海鲜。

那是福冈西边的一个滨海市镇，车程约一个半小时。自古以来，日本向西边的中国交往，大部分都是通过九州

梁，名字取得真好！一路上，风景宜人，说不出的快慰；日本司机素来守法，更使我们觉得此行称心惬意。

常听人说，深更半夜人行道上遇见红灯，日本人也会停下来，待绿灯亮起才过马路；言语之中，带着轻蔑的嘲笑态度。这几天东游西逛，我们完全相信这个故事，但是，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嘲笑。日本像一串珠链，斜斜地摆在东方的海面上，朝朝夕夕沾溉了儒家文化，拥有东方文化的精华；然而，日本又是最早西化的东方国家，是最能吸取西方精华的国家。她有封建文化，然而，她有最新的民主和自由；她有儒家重情的文化，然而，她也有最严格的守法精神；反观自己，我们有什么？

一路上，车掌小姐派一瓶「养乐多」给我们解渴；二十分钟后，她捏着一个塑胶袋回来，将我们的空瓶子一个一个收回去；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日本的道德资产是多么的雄厚。在唐津的古堡兜圈、照相、了望后，我们在这观光区任何角落东张西望，包括城边兜售观光礼品的排排小店，我们就是找不到一点纸屑果皮；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小西湖的精神文明绝不可小觑。

道德，是文明最崇高的结晶，是人类数千年文化最珍贵的遗产。道德缺残或沦亡，轻则阴晴不定，乍暖还寒；重则风雨如晦，霜雪交加。你听过这样的顺口溜吗？「打起牌来，一夜两夜不睡。跳起舞来，三步四步都会。喝起酒来，五瓶六瓶不醉。做起官来，七十八十不退。玩起女人来，九个十个不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也不行。」你看过这样的报导吗？「台北捷运系统的经验，却是一场市政府

的梦魇……整个政治生态的弱点，都暴露无遗。……大官贪图享受，基层公务员做事没有回馈，薪金又低，贪渎风气盛行。」东方文明何在？东方文明何在？

清末以降，儒家逊位；民国初年，打倒孔家店成为时尚；六、七十年代，批孔竟成为一条巨蛇，东窜西流。

「道德」二字怎么写，想来已忘得一乾二净了！近二十余年来，新儒家运动逐渐兴起，在台湾，在香港，在海外华人社区，一股为儒家重新肯定的运动逐渐兴起，风从清清拂，云从白白移。中国大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今天也开始沉下气来，想想自己祖宗的事业了。谁说这不是好事？

许多朋友都说，这次「东亚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不但是九州前所未有的盛会，能够集合中、港、台、韩、欧、美及澳等学者于一处，也是日本学术界的空前纪录。美国的余英时、杜维明，澳洲的姜允明，台湾的王邦雄、蔡仁厚，都是当今时彦；至于大陆的学者，来的人更多。七、八十篇论文，分三组进行，前后研讨了三天，节目紧凑，安排妥善，日本人的组织能力非常强，新儒家的论文为数不少，自是意料中之事了。

在东西文化结合的过程中，无疑的，日本有许多好榜样值得我们学习。从今天日本的国民道德来考察，说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已拥有东西方的文明，恐怕一点也不过份。东亚传统文化在神州大陆发源，今天却在东瀛三岛开花；但愿其果实可以分享整个亚洲，尤其是我们这个民族。

不朽的山水画武陵源

「我们十一月底想到张家界去玩，你一道去吧？」八月在吉隆坡和姚先生见面时，他向我提出计划。

张家界是中国旅游最新的一颗天皇巨星，和天子山、索溪峪及杨家界组成武陵源，成为旅游界最新的星群，方圆三百七十平方公里，属湖南省大庸市辖治。这几个超级巨星虽然在八十年代初期才被发掘出来，但是，她光芒四射，明艳照人，立刻以她仙姿佚貌的神韵和婀娜绰约的风姿，倾靡了世人，迷醉了所有观光客。如今有伴同行，哪有不去的道理？于是，我们一行九人，半从马来西亚半从香港，组成一支小队伍，十一月二十四日从香港直飞长沙，准备在湖南滞留一个星期。

在长沙歇一晚，第二天一早，在彭总、龙副总及小郭的带领下，我们乘着面包车，直奔武陵源。

武陵源在湖南的西北，与湖北接壤，索溪峪在东边，

袁家界在北面，属于武陵山脉，全区大小山峰无数。在这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山峰中，有峭立的岩峰，有苍茫的林海，有秀丽的山溪，有幽深的洞壑，还有那最撩人情思、启人诗意的云云雾雾。我们在湖南将逗留一个星期，重要的节目就只游览武陵源。如果胜地不是值回票价的仙境的活，彭总他们恐怕不会要我们投下这么多时间的。

车行一天半，隔天下午两点多，我们抵达索溪峪镇。这是个非常宁静的小市镇，宾馆栉比鳞次，店铺星罗棋布，行人稀少，到处林木，真是个幽静的好地方。下车来侧头一望，不禁大惊失色：那一耸一耸的奇峰，那一柱一柱的石岩，陡峭嵯峨，拔地冲天，在白雾轻云的烟笼之下，像几十屏顶天立地的巨型山水画，挂满了整个南面！有什么大画家，能为我们留下这么精彩的神品？有什么大艺术家，能为我们遗下这么不朽的杰作！

「我们就到这一大片苍峰翠壑里游玩吗？」我暗暗地诧异着：「那不是等于走进画里吗？神仙也不过如此呵！」望着那一大片千姿百态的奇峰，望着那一层一层轻重不同的云雾，我楞了大半天。

据说，大约在三亿八十万年前，湖南西北地区地层下降，被海水淹没，全区一片浩瀚波海。武陵源正好在海滨地带，接纳了由流水从古陆地带搬来的大量松散碎屑物质，因而形成堆积碎沙、泥屑及木粒之地。久而久之，形成沉积岩，也即所谓水成岩，经过地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便形成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地质面貌——砂岩峰林，如屏如幕。

在专家村宾馆歇一夜，第二天用过早点后，我们立刻

向那几十屏巨型山水画出发。

车子刚开动，蒙蒙的雨丝也伸出长腿跟我们一道出发。「爬山的路子很好走，不用担心！」彭总向我们派定心丸，车子却开向市区买雨具，看来我们今天注定是要成为落汤鸡了！气温只有十四度，还要淋雨泡水，怎不叫人发愁呢！

在彭总的打气下，大夥儿的游兴非常旺。穿上透明塑胶雨衣之后，三三两两地撑着手杖，就谈笑风生向画屏迈开脚步。九个海外客，加上彭总、小郭及张老师，共计十二人，有的是红色雨伞在手，有的是蓝色雨衣在身，沸闹喧腾，艳彩夺目，和这一片宁静幽雅的山水画很不相配称。

路非常好走，全是石阶，宽可五尺。

这时候，云雾越来越浓密，一弯一弯的山谷不但弥漫着轻重不同的云海，随着轻风四处飘然曼舞，轻盈得像凌波仙子；耸立四周的石峰，或露挺拔耸直的林树，或展青翠叠嶂的藤枝，一柱一柱地在云雾的海洋中悠悠然凌空升起。有的石峰是铜墙铁壁，威武雄壮，坚不可摧，挺不可挫，像一名千锤百链的大将军；有的是玉柱金鞭，巍然屹立，若剑戟，似长干，气势磅礴，傲视游客；有的是夫妻，是母女，是家族，簇拥在一起，相抱相背，紧偎紧依，如人间世界，站在石阶上，环视四周。但见峰外有峰，林外有林，山从青青起，云从白白移，真是一个童话世界，更是一个天山仙境。

循着石阶，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觉已经爬了四个小时的山路。穿过南天门，绕过月亮垭，中午一点多

的时刻，我们来到东海风景区的另一高点——兰园宾馆。

「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和吃午饭！」老总及小郭看着我们这几只头湿、衣湿、鞋也湿的落汤鸡，状甚怜悯地宣布着。老高、石华及我立刻一马当先，冲进宾馆。

「来来来！你们先到这里烤烤火！」店里小姐见我们三人的狼狈相，也顿生怜悯之心，向我们招呼着。姚先生、林先生及大胡子夫妇拐弯到贺龙公园玩，这时候还有兴致进公园，真佩服！顾不了他们，我们三人往店内火炉簇拥而上。

吃饱饭，喝满酒，衣服鞋子半乾后，我们又壮胆冒雨出游了。

循原路走回月亮垭，然后折向另一条山径。风雨天，云海翻腾，雾气飞跃，虚虚实实的峰林，似近而远，如海市蜃楼，若蓬莱仙山，在云海雾洋中浮浮沉沉；黄昏里突兀高耸的石笋，瘦削怪特的石柱，棱角毕呈的石壁，在紫烟岚气的轻笼下，在云带雾纱的漫抹下，不但显得神奇诡秘，也更加显得耐人寻味思索。

下午四点多，我们抵达十里画廊，这是山脚了。「十里画廊，好漂亮的名字呀！」心中想着。

只要你往右边望过去，一条山路的后面，就是一排望不尽的奇峰怪岩，高插霄汉，坐拥云雾，一座一座地排到前方的天外去；所谓「十里画廊」，真是名副其实。我们在几十屏顶天立地的巨型山水画游了一整天，以为下得山来就要走出画面，心里头有一点不自在，突然骤见另外几十屏顶天立地的巨画，展示在我们眼前，任君欣赏，供君把玩，怎么不高兴得惊呼不已呢！

「你们看，这又是个风景点了——孔雀开屏！多像呀！」小郭对我们说。所谓我们，其实只有高先生、石华和我；姚先生乘山轿跑在前方，林、赵及大胡子等人在后面，十二人分成三批，进度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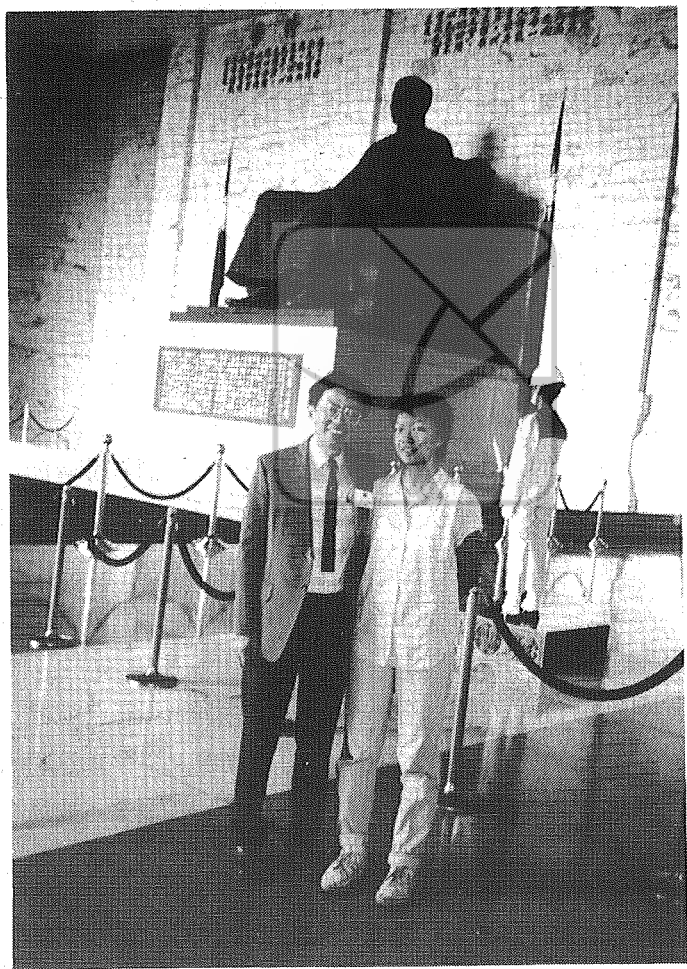
「你们看，那叫老人岩！多像一个老人家！」小郭又开腔。

玩过孔雀开屏，我们又玩老人岩，然后，又玩夫妻岩、姐妹峰、向王观书、寿星迎宾……啊，这条画廊少说也有八、九华里，每个画面都不同，我们一路欣赏一路赞叹！留下这样精采的作品，是什么大画家呵？留下这样不朽的杰作，是什么伟大的艺术家？五千座岩峰，或似将军，或似神女，或似长城，或似宫殿，千姿百态地耸立在沟壑深幽之中；八百条溪流如飞帘，如垂链，如水镜，如滚珠，蜿蜒曲折地穿行于石林峡谷之间；还有呵，那数也数不清的层层云雾，像游龙，像花香，像软纱，像薄羽，兜过一峰又一峰，转过一壑又一壑；如果不是天神天仙，如果不是经过亿万年的神雕鬼凿，如何能有这么精采绝世的伟大作品呢！桂林有山有水，黄山有云雾有峰岩；然而，武陵源有山，有水，有云雾，还有那充满原始的野气和神秘的风韵。

走出画廊，已经是傍晚五点多多了！

我们的衣服虽然湿了又乾、乾了又湿，我们的膝盖和小腿虽然越来越酸疼，然而，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念念不忘这几十屏精采无双的巨型山水画——它们以湖南为大厅，整整齐齐地以九天为挂钩，从天边云际垂挂下来，供中外人士欣赏。看，这是超越时空、超越任何画风画派的

巨型山水画，是人类最伟大的不朽作品！像这样超巨型的山水画，你觉得，欣赏一次就够吗？



与小女竹林摄于台北中正纪念堂。

有情山水张家界

第二天，我们从琵琶溪宾馆出发，游览另一个风景区——黄石寨。

黄石寨的风景特别多，加以今天天气特别晴朗，所以，甫一下车，我们大夥儿精神特别愉快。黄石寨毗邻沙刀沟和杨家界两个风景区，是张家界风景点最集中的地区，然而，广袤几百平方公里的山山壑壑，怎么是一天能游遍呢！又怎么是「到此一游」就够呢！

刚刚跨进黄石寨，第一个映进眼帘的风景点就是夫妻岩。心中不禁莞尔一笑，中国人的脑筋真巧！看来这里头一定有故事可以编造了。高耸独立的一块大石柱，被风化成两半；右半，酷像一个五官端正的男子汉；左半，和一个眉清目秀的女人没有差别；两根石柱头靠头，身挨身，像一对互相依偎的夫妻。「很久很久以前，半腰山上住着一对恩爱的夫妻……。」导游一面走一面讲故事，我点头微

笑着；呵，故事总是这样开始的，中国人呵，你们的心思真灵巧！

过了夫妻岩，我们走进一大片杉林。映在眼底的，是一片高大巍梧的杉木，高不见顶，密密麻麻，整齐如兵阵，人行其间，清凉无比。这时候，我才想起昨天小郭说的话，武陵源是特级防火区，山里绝对禁止吸烟、生火，也不准携带火种！这是多么正确的措施呵！「除了照片，请您别带来任何东西；除了脚印，请您别留下任何东西。」

「乱刻乱画只会给自己留下恶名，请您珍惜自己的大名和美丽的风景。」读着门票上的标语，我看出当局维护这特级风景区的决心，心中感到无比欣慰。中国其他各地风景区和名胜古迹，都应该向这里看齐学习。

「那是点将台！」步出杉林幽径，小郭指着另一个风景点说。是谁上去点将呢？韩信吗？跑到这深山里来点将，不是很奇怪吗？深山猿猴多，应该是孙悟空在此点将吧！否则，就是宋江！

「看！那就是很有名的天书宝匣了！」小郭说。大约几百公尺高的石柱，四周异常笔陡地站在雾中；柱顶平台上有两块长约二十公尺、宽约十公尺、一厚一薄的长方形石板重叠一处，小郭说：「那就是古代的藏书匣了！」为什么偏是藏书匣？而不是珠宝匣呢？真奇怪。为什么偏偏是天书？而不是其他什么书呢？「从这里往前走一百米，」小郭说：「可以看到在东南方的绝壁上，因长年累月水渍而留下一行一行的斑驳痕迹，远远看去，笔划可认，那就是天书了！」中国人真聪明，这里头一定又有一段奇闻逸事了。「相传从前黄石公的天书是藏在这宝匣里，后来送给

张良……到现在，那绝壁上的天书，还没有人读得懂……。」故事真动听，真有趣味。

沿石径继续迈步，走了不久，向东望去，远处峰峦在雾霭中冉冉浮动，近处翠松中一座石峰顶天立地，上尖下粗，大约几百公尺高，「这叫定海神针」定海神针？那应该在海底龙宫才是，什么时候飞到张家界来呢？「据说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也许等着你我来编了。一面观赏风景，一面编造故事，真有诗意。

突然，我想起前天下午游览黄龙洞的情景。

那天，我们从长沙直奔常德，又从常德千里迢迢来到索溪峪村，吃过午饭，休息也不必，立刻就冲向黄龙洞。彭总今早一句「这是中国目前已开放的山洞最大的一个」，我们再怎么困盹，也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在严寒的黄昏里，作「地底世界」之游。

我游过桂林的芦笛岩，游过肇庆的凌霄岩，游过昆明的阿庐古洞，也游过东马来西亚神山下的大岩洞；然而，如果和黄龙洞比起来的话，简直小巫见大巫了！黄龙洞总长十一公里，面积四十万平方米，内分四层，有河流二、水库一、瀑布三、潭水四，至于堂厅及回廊，更是数不清！最奇怪的是，这寒凉的地洞里，尽是有情世界——龙王宝座、金鸡报晓、定海神针、金花池、银花池、母子情深、仙人堂……到处是人的故事，也到处是神仙的故事。芦笛岩及凌霄岩情形也如此，不过，故事没有这么多，所以，玩起来没有这么热闹有趣！

「如果你们所讲的这些故事不是受训时上课上出来的……」有一次，我向导游小姐说：「而是你们自己编造

出来的话，那就更有趣了！」试想，一个小姐讲小套，十个小姐讲十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这个有情世界将会多热闹，多有趣，多温暖呀！

到了黄石台的六奇阁，已是中午十二点了。站在六奇阁的回廊边，我们往南面平视，但见不远处，有一块高数百丈，横也数百丈的刀削石壁，青斑纍纍，古树处处，盘地而坐，倚天而立，气势浩伟，巍峨壮观；平壁上，削立垂直，无草无木，猿猴欲渡愁攀援，飞禽欲憩无所依，这就是著名的「铜墙铁壁」了。突然，我想起元好问一首诗：「自笑生平被眼漫，看山只向画中看。天公老笔无今日，枉着千金买范宽」范宽画向以峰岳雄浑、气势挺拔著称，多为爱好者收藏，然而，看一看这铜墙铁壁，真是枉买了收买范宽的画呵！

突然，六奇阁内扬起悠雅动人的扬琴、二胡声，随着一阵嘹亮清丽的女歌声，像一条青蛇从幽壑里钻出来，然后向天空镖飞上去，看看飞升到众山之顶，轰然一声化成一条精力旺盛的飞龙，在天外，在云巅，不断地翻腾，忽而在山之巅，忽而在云之旁，腾耀高翔，穿天人雾，破云绕峰，令人叹为观止。我和石华立刻追着歌声，原来是一个土家少女在唱着土家山歌，旁边坐着一个弹洋琴的土家老妪，还站着一个拉二胡的土家少男。

张家界一带除汉族外，还有土家族、苗族及白族等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其中以土家族的最别具一格。土家族的婚姻比较自由，在传统的民族节日里，男女青年通过跳舞、唱歌表达爱慕，然后可以当场订婚，择日嫁娶。所以，土家族少

男少女都得学会唱山歌，以便庆典上派上用场。

「……一拜他的爹，二拜他的娘，三拜四拜入洞房。一更他不睡，二更才翻身，三更撒泡尿，打湿奴的花花套。不对堂前爹妈看，一脚踏到踏板上，背起包袱，我要嫁到别家……」少女在姚先生慷慨的奖赏之下，一曲又一曲，不停地唱。我们大夥儿就蜷缩在火炉旁，一面听山歌，一面让寒冷的中午悠悠扬扬地飞舞而过。

听过了山歌，吃过了午饭后，我们又开始一面下山一面听故事了。金龟探海，独龙戏珠，海螺出水，留君一坐……故事真巧，景名真有趣。中国人的感情不但用在动植物身上，也用在山山水水之间，乐趣无穷，热闹无穷，也温暖无穷呵！

玩遍了黄石寨，我们重新步入正门，再玩金鞭溪；心想，今天的游兴真旺得很！这里更热闹，到处是有情人间，随处都是故事山水，花果山啦、金鞭岩啦、醉罗汉啦、劈山救母啦……真是听不完，看不尽。据说，上游还有太白醉酒、千里相会、双龟天游等等，可惜夜幕低垂，寒气袭人，我们无法再玩下去了。

下一次到这个有情世界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自己造景点，自己取景名，自己编故事，让我的情感完全融进这山山水水里。

未到长沙先有情

中学时，在古典文学里，最佩服的有两个人，一位是三闾大夫屈原，一位是短命多才的贾谊。

屈原忠君爱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既有政治家的风范和眼光，又有文学家的气质和情怀，然而，在政治上敌不过对手，被放逐到湖南洞庭一带，完成了不朽的文学钜著《离骚》后，自沉汨罗江，结束生命。贾谊十八岁扬名郡中，二十岁在朝廷上畅论时政，「诸老先生不能言」，二十二岁完成了传世名作《过秦论》，经天纬地，才横气溢，然而，在政治上也敌不过保守派，两年后放逐长沙，担任长沙王太傅，写了《吊屈原赋》及《鹏鸟赋》，三十三岁就逝世了。

《离骚》及《过秦论》都是中学生必须的作品，我一面朗诵，一面想见他们的为人，在少年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发现司马迁在《史记》里将他们写在同

一列传中，以为他们二人有共同处，心中高兴万份！实际上，他们二人还有一共同处——和长沙有密切关系。汨罗江就在长沙附近，那儿迄今还有一汨罗市，市中有屈子祠；贾谊担任过长沙王太傅，在长沙住了好几年；可见长沙虽非他们的出生地，也算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了。

八月底，当老姚建议组团到长沙旅游时，我立刻答应参加。屈原和贾谊虽是二千年前的人物，如今长沙虽已沧海桑田，景物皆非，然而，我能够到他们的「第二故乡」一游，倒也满足了我一份景仰崇敬之心！何况我的一些朋友还是长沙人，了解他们的家乡，也是人生一得。所以，人还没出发，心已先到长沙了。

「我们会去参观省立博物馆，看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十一月二十九日返抵长沙时，小郭在车上就向我们简报「长沙一日游」的行程，她说：「我们会去参观湘绣，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与苏绣、粤绣、蜀绣齐名。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还会去参观岳麓书院，那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我们可以不可以去一下黄泥街？」台北有重庆南路，广州有北京路，都是著名的书店街；然而，长沙的黄泥街，据香港报章报导，是全中国书店最多的地方，应该比重庆路、北京路更值得参观，所以，我立刻向小郭提出要求。

我们仍然住进富丽华大酒店。酒店在闹市中，一边是火车站，一边是湘绣大楼，前面是一条宽敞的大马路，出入方便，倒是游客投宿的好地方。

「这座火车站，是解放后新盖的……」小郭郑重向我

们介绍：「在那个时候，北京的火车站还没动工，所以，在全国来讲，长沙火车站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新火车站，一共有五层楼高，中间还有塔楼，高……。」

「塔楼上面尖尖的是什么东西呀？」有人问：「是不是一棵树？」

「呵，是不是！」小郭噗哧一笑，立刻更正说：「那是一把火炬！」

「火炬？火炬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呵……设计火炬的时候，大家不晓得那把火焰应该朝什么方向才好！朝左也不好，朝右更不行！最后，大家觉得只好让它朝上了！所以，看起来像棵树。实际上，它是把火炬！」小郭很费劲地解释。

路上堵车的关系，我们虽然凌晨两点多才入住酒店，不过，为了争取更多参观时间，我们依旧八点半用早餐，九点出发游览。

第一个节目是参观省立博物馆。该馆陈列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是中国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七十年代初期，长沙东郊四公里马王堆的位子上，考古工作队发掘了三座西汉初年的古墓。根据二号墓出土的三颗印章显示，这里是长沙国轅侯苍及其家族的墓地。三座汉墓的规模都非常大，在出土文物方面，有几点值得大书特书：第一、一号墓出土一具保存完整的女尸，出土时皮肤浅褐黄色，湿润，内脏富有弹性，毛孔可清晰辨认，脚趾趾纹也很清楚，头发黑且有韧性，左耳鼓膜依旧完好。第二、三号墓出土帛书三十几种，文字十二馀万，破历来文字出土之纪录，对研究古代文字、历史、哲学、科

技提供了极丰富的新资料。第三、其他出土的随葬器物有帛画、地图、兵器、乐器、漆器及丝织品等，总计三千餘件。因此，发掘消息一经公布，立刻惊动中外学者，成为考古学一颗新的超级明星。

博物馆实际上就坐落在市中心，才不过绕几条马路，迎面就看见一个大院落，里面站着许多三、四层的大楼房。在门口照相后，我们就鱼贯而入；老高及老姚有事他往，今早就只有大胡子老何夫妇、赵先生夫妇、林悦恒先生及我们，显得清冷一些了。

马王堆这批材料对我而言，早已如数家珍。帛书《老子》、《黄帝四经》、驻兵地图、帛书、导引图、慧星图等等，我都曾经考察过；我还利用这批材料，写了一本《老子新校》的小书及几篇论文。所以，踏进博物馆，我竟那么亲切，仿佛主人看到自己的旧物一样。

从质量的角度来看，中国许多博物馆无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藏品不但「货真」，而且件件文物都价值连城！就以这座博物馆来说，墙壁上悬挂的那两幅巨型的帛画，岂止两座城可以换得来！看看那画面，上部画的是日、月、星、扶桑树、天神、蟾蜍、十日鸟、天国守门神等；中部画的是墓主人出行及祭祀的场面；下部画的是一巨人站在两只鳌鱼背上，托举大地；全画分天上、人间及地下三个部分。神话与现实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构思、布局、艺术，皆精妙有致，为艺术中之神品，其价值岂止两座城而已！然而，中国太穷了！许多博物馆不但设备简陋，照明、温度及湿度等都应付不来；那些价值连城的古物，「江山不爱宝」，任其「自然曝光」了。

「日本人好几次向我们联络，想借去展览……」导乡游小姐说：「我们就是没答应」

「如果日本人借去展览，肯定不是这样……」半吐的话，立刻咽下去；唉，中国过去是穷，现在呢？也许是习惯的问题呵。

我有位长沙师姐，三年前返乡省亲，在亲友的包围劝说下，「动心」买了一层楼。一个星期后回去，写信给我抱怨说：以后不再去那「鬼」地方！长沙是「鬼」地方吗？到底「鬼」到怎么个样子？未到长沙之前，脑筋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彭总是女强人，龙副及张老师都是至善至仁的人；小郭年虽轻，将来恐也是女强人；总而言之，陪我们的几位长沙人一点也不「鬼」！参观了博物馆，在长沙兜了两圈后，慢慢才知道长沙的「鬼」在何处！

长沙并不富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大浪头的汹涌澎湃，长沙也拚命地在蛮干苦干！到处盖房子，到处铺马路，所以，市面上一片乱糟糟。天晴时，沙尘滚滚，天空一片灰蒙蒙，草木无不黑乌乌；下雨时，大街小巷浸满泥浆，车子跑过行人遭殃！真是行也不是，站也不是。至于乱丢垃圾，乱堆建筑材料，乱挖洞窟，乱设路障，更是随处可见。那天正好雨丝飘过，路上所见，尽是黄色泥沙，连四星级酒店的大堂也黄泥一片，泛滥为灾；在灿烂的灯光的照射下，在堂皇的设备的对衬下，显得多么刺眼！唉，长沙呀长沙，难道长远地黄沙黄泥一片吗？

到黄泥街的时候，我真怀疑眼前就是闻名全国的书店街。

街很长，街中有街，向两边延伸；无论纵街横街，街

面都不宽，和巷街没两样。尽是一些个体户的小书店，栉比鳞次，设备简陋，一片一片地紧挨着，沿街排列，一直排到不见底的街尾去。行人很多，有的是路客，有的是书客。路既是那么狭窄，行人又如此多，按理应该禁止车辆驶入，才是管理之道。然而，自行车、三轮机车、面包车、计程车全都挤进来，人多车多，人杂车叫，那有心情逛书店！加上刚才一阵细雨，地上到处烂泥浆，走太快鞋子裤脚脏，走太慢车子催你挤你，真是烦人！兜了一圈，才知卖得都是低档货，而且灰黄居多，真使我失望！黄泥街呵黄泥街，街黄书黄，你就以此称著于全中国吗？如此情况就称著于全中国，那么，当今中国阅读风气及文化的走向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爱长沙，她是屈原、贾谊的第二故乡；但愿她不要「鬼」得太邪，走向正道上。



与石华摄于张家界

登龙门，望伊阙

常听人说过：「到中州，不到洛阳，等于没到中州；到洛阳，不到龙门，等于没到洛阳！」游罢洛阳归来，始觉得此言不虚，只恨来去匆匆，无法尽览。

洛阳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几乎和中国历史等寿。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夏桀在伊水、洛水之间「筑琼宫」、「饰淫台」，《藻书》也说：「伊水、洛水两岸，有夏之居。」可见夏朝之时，华夏民族就生活在洛阳一带了。公元前十二世纪时，周武王灭商，建都镐京（即今西安），而把洛阳叫作「洛邑」，当作经营东方的根据地。周公旦在这里修建两座城池，一座叫「王城」，一座叫「成周」。王城，即今洛阳市内的王城公园；成周，位置大约在今洛阳东郊白马寺一带。公元前七七〇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为中国历史上以洛阳为首都的第一个王朝。自此以后，洛阳的大名在历史的长廊

里显赫不衰，成为一座非常古老的大彗星。

从巩义到洛阳，不过七十公里，面包车呼噜噜呼噜噜地开了两个小时，就抵达洛阳市了。我们并不进城，只从市郊经过，然后继续呼噜噜地往南奔驰。跑了几公里，就抵达目的地——龙门石窟。

车抵龙门，看见一条几百公尺宽的河水，水波不兴，潺潺而流，很有古意，似乎从远古的历史流出来似地。仔细端详，原来就是著名的伊水了！这一大片土地，伊水在南，洛水在中，黄河在北，三条大川几乎平行地由西向东奔驰，龙门在伊、洛之间，洛阳在洛、河之间；唉，这三水二城，竟支配了半部中国历史！十二月的隆冬，冷风吹刮，寒气袭人，我站在停车场，望着冷冽冽的伊水，伫立良久，不想移开脚步。

从停车场至石窟，还有段小距离，步行约需十五分钟。走了一会儿，就看见一座高大的石桥，它以圆拱的高姿态跨过伊水，伸出两条长臂架在伊水之上，为两岸提供你来我往的服务。一排一排的柳树，站在岸边，弯着腰垂着手，抚弄著安安祥祥的水靛，好像婴儿吮过奶水，抚弄母亲的奶头一样，那么真纯灵洁，那么安祥平静。石路铺得很好，岸边的铁栏杆也砌得很整齐，「这一段路真像颐和园！」我赞美着。

龙门石窟与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佛教石窟艺术宝库，它座落在伊水南岸的悬崖峭壁上，全长一公里有馀。在这一公里的大石岗间，中国人以他们超绝的智慧以及无比坚韧的毅力，从北魏孝文帝开始，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及唐四百多年之久，把它开

凿成为两千一百多个大小不同的窟龕，窟龕内雕造了不同大小、不同形状、不同风格的佛像十万馀尊、佛塔四十多座，碑刻题记三千六百馀品！你说，这不是世界的奇迹吗？何处尚有此奇迹呢？

如果你走到奉先寺，你会发现，这里有龙门石窟规模最大、最宏大的露天大龕。它在西山最高处，南北宽约一百尺，东西深约一百廿尺，中国人不但开辟了这座大石岗，挖空了整座石岗的石块，而且还在三面石壁上雕造了卢舍那佛、弟子、菩萨、天王及力士等十一尊超巨型的大石像。其中主像卢舍那大佛通高近六十尺，头部长十二尺，耳朵长五尺有馀。各石像除了巨大、超大之外，雕造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卢舍那大佛面容丰满秀丽，二目宁静含蓄，姿态端庄肃穆，衣纹闲洁流畅，达到形神兼备的境地。侍立二弟子，一个严谨持重，一个温顺虔诚。至于菩萨，则体态娇娆，衣带飘洒，显得极为端庄矜持，风采动人。还有那尊天王，气势猛壮，威武刚健；力士则筋突肌暴，咄咄逼人，无限威猛。试想，这么一处伟大的艺术工程，要耗费多少人力来挖凿？要花费多少时间来开辟？在那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

如果走过万佛洞，你俯身内望，你会震惊——这座位于西南部鼓台上的洞龕，除了主佛阿弥陀佛及四个形态威武、筋肌暴突的力士之外，南北两壁上竟雕造了密密层层、层层叠叠的佛像一万五千尊。其细致工整，精炼典雅，甚称举世无双！

如果探访了最早的一个洞龕——古阳洞，你更会惊讶，这个花了十八年始凿成的洞龕，除了西壁及南北两壁

雕造了数不尽的佛像，多层排列组合地跌坐在哪儿之外，其龕额的装饰图案尤其丰富多彩，是北魏雕刻、绘画、书法、建筑等艺术总荟萃之所，书艺界著名的《龙门二十品》，其中十九品就刻在这儿，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神品。价值之高，只有用「国宝」二字才形容得恰当。

至于其他值得大写特写的洞洞龕龕，多得简直数不清、说不尽。试想，一个民族，把四百多年的时间投注在这块石山上，应该会创造出什么奇迹来！何况这是个绝顶聪明的民族！

走不到半小时，我发现伊水对面山上也有洞龕，数量比较少，远远望过去，仿佛一簇一簇的蜂窝！原来对面是香山，伊水自香山及龙门山之间缓缓流过，两山相峙，伊水流向天外，形成一个大缺口，这就是著名的「伊阙」了。《水经注》说：「昔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如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大禹当年治水，临山开阙，才形成两山对峙。站在龙门山腰远眺，但觉此处地势绝胜，风水绝佳，怪不得白居易说：「洛阳四塞山水之胜，龙门首焉。」并且把自己葬在这里。站在伊水旁，只见两山翠柏苍苍，飞泉倒悬，伊水默默，流不尽的长河水。

我们钻了一个石窟，又钻一个石窟，爬上爬下，走出走进，突然，我们发现一些新鲜事儿；有的龕是白挖的，龕内空无所有；有的龕有石像，但是，只有半张脸。如果龕内空无所有，参观者顶多「物盲」——看不见实物，不知发生了啥事儿。然而，许多石像有身体，有双手，有面庞，却偏偏大半个脸不翼而飞！真奇怪。

石窟都围着高高的、生锈的铁栏杆，石窟都罩着密密麻麻、蜂巢式的铁网。可怜的石像，像犯了滔天大罪的罪人，终身囚坐在黑暗潮湿的牢狱里，见不得人，看不得光！我们就在铁网外、铁栏外，像探访罪犯一样，东张西望，夹缝里窥宝，网洞中探佛。纵使如此，许多龛是「人去洞空」，有的石像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真使我们惊讶！唉，有的人也真恶作剧，整个像抬不走，半个身挖不动，一个脸搬不开，就是要那半张脸！要那半张脸供在家里！睹物思佛，看半张想全身！像这样的情形，数目非常多。我想，雕造一个半张脸不知要花多少人工和时间，然而，一分钟却可以搬走许许多多的半张脸！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站在龙门山腰，背着奉先寺的巨型佛雕，我望着远远的伊阙，它就像这条龙的嘴唇一样，张牙吞珠，舞髯伸舌，喷出无形的火花。唉，在这人杰地灵的地方，为什么偏要把无数的神佛囚在铁牢里？为什么偏要把无数的艺术品关在铁网中？龙的传人呵，告诉我，为什么？

奔向古代历史途中

「这是临颖！」清晨六点多，我们的火车匆匆经过一个市镇，踏出门外向窗口望一望，我心里头叫了一声。

我们不是已经到了郑国吗？那是我自己的发源地呀！我最原始的根就在这里呀！临颖，春秋时代称城颖，也就是郑庄公放逐他母亲姜氏的地方。纵目四望，只见到处是片平原，冬天的麦秧像初生的嫩草，盖满了整个郊野，席卷一个山冈又一个山冈。麦田中的田垄，像铅笔线一样，细长纤瘦，左弯右拐，延伸到天外去。「不到黄泉，誓不相见！」望着这片青葱而又茫然的麦田，郑庄公的誓词，似乎在我耳际里响起来，一阵又一阵。

郑本来是个小国，原封地在陕西。西周末年，郑桓公见佞臣当道，朝政日非，于是，将家眷及财物都迁移到今河南荥阳及新郑附近来。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洛邑，郑武公随平王东来，消灭了在荥阳的虢和郛，后来传位给他

的儿子郑庄公。武公及庄公都担任过周平王的卿士，辅佐周室，管理周政，在春秋初年算得上称霸一方的小侯国了。没想，今天竟初临其地了。

「许昌！」半个多小时后，火车进站，我叫了一声：「那不是春秋时许国所在地吗？后汉建安时，曹操迎接汉献帝，就以此为行政中心，挟天子以号令诸侯！」越想越兴奋，我向石华叫了一声：「这是许昌呢！」

卧铺车厢的设备还挺不错，上下铺四人一房，床单、枕头及被单都还乾净，惟一缺点是房内没有通风设备，房门一经关闭，房内就闷窒得很。火车摇晃颠簸，进站出站时，摇动如地震，虽然在湖南玩了一个星期，感觉得很劳累，大夥儿还是很难入眠。老何、老赵他们大概通宵聊天，我和石华只趟四、五个小时，只有老姚及林先生鼾声呼呼！至于老高，昨晚八点一躺下，就一直睡到现在；好像在向我们宣示：既买卧铺，不彻底饱睡，怎会值回票价！

卧铺车厢设备虽然令人满意，然而，餐室车厢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餐厢就在我们前面，按理来说，我们尽可自由自在到那儿喝杯水，聊聊天，欣赏餐室里的音乐，浏览车外的风光。然而，事与愿违，完全出乎意外！昨晚，我们几个人想去吃饭；试想，在火车上吃个漂亮的晚餐，该是人生多惬意的事！于是，老姚、老高、石华及我分头过去，没想竟吓了一大跳！餐室里挤满了人群，谈话声、高笑声以及服务员的喊叫声仿佛失控的火车，到处鸣叫，响彻霄汉。此外，不知怎么回事，厨房的油烟竟向餐室倒灌，到处是油烟味。中国人抹餐桌很特别，碗碟等餐具拿走，残骨剩菜抹到地上，所以，吃过一、二轮之后，地面上到处

是垃圾，走路很不方便。老姚、老高及石华胆子大，留在那「非常热闹的地方」吃晚餐，我则买了饭盒，躲回房里去。自此以后，我们不敢再去餐厢了。

「长葛! 到长葛了!」春秋初年，长葛为郑国所有；鲁隐公五年，《春秋经》说：「宋人伐郑，围长葛。」第二年，就被宋人占领了。没想，现在仍然叫长葛! 生活在这里的人，简直就生活在历史里，真令人羡慕。再过几十分钟，我们就到新郑。春秋时代，郑国的京城就设在这里的附近。

郑国有两条水，一叫溱水，一叫洧水，二水曾经河南密县，至新郑。根据郑国的风俗，每年三月春水高涨时，青年男女皆来此踏青戏谑，情甚欢乐。《诗经》载郑国有风诗〈溱洧〉，说：「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以生动的语言和真挚的表情，描写青年男女在溱水及洧水两旁踏春嬉乐的情景，至今读起来不但回味无穷，而且也可想见当年郑国国家富庶及人民安乐的盛况。

接近九点的时候，我们抵达了目的地——郑州。郑州是河南省首府，也是河南工商经济中心之所在，是中州第一大城市。我在这里有位忘年之交的朋友——杨丙安先生，河南社会科学研究员，年约八十，出版过《孙子兵法》的专著，写得很扎实，六十年代已闻其名知其人，只可惜中马无邦交，我又远在千里之外，所以，缘慳一面。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年，在北京出席研讨会时，才圆了这段因缘。此趟把名片带来，至少也盼望在此通个电话。

火车站盖得很好，站在路边都是高层建筑，车水马

龙，人潮喧腾，不愧是工商经济的大都会。

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摇篮，那么，河南应该说是这个摇篮的中心了。夏朝时，河南在「九州」中为「豫州」，所以，简称「豫」。夏朝几次迁都，无论是阳城或斟鄩，也无论是帝丘或原等，都在河南。商朝时，河南为京畿地区，商的建都或几次迁都，也大多在河南境内。西周时，洛阳为王城所在地，管、蔡、卫、陈及宋等大批封国也都在河南。春秋时，政治中心由陕西迁至河南，北有晋，南有楚，郑、宋及卫在其中。到了战国，韩、魏及楚在河南形成鼎立之势，更是逐鹿中原的要地。单以洛阳来说，她是东周、东汉、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及后唐的首都，说她是「九朝都会」，一点也不夸张。如果把开封的「辉煌历史」也计入的话，你说，河南怎么不是这摇篮的中心呢？所以，将河南称为「中州」，九州之中，摇篮之中，中华文化之中，是很适当的。

出了车站，我们还得乘汽车赶到巩义市去。从郑州到巩义，还有八十二公里，最快也得两个小时才能抵达。在郑州兜了半圈，吃过早点，我们就赶路了。掏出名片，看着「杨丙安」三个字，我怅惘地又摆进袋里。

车子开得很快，一路呼噜呼噜，长驱直奔，声威势壮。接近十一点的时候，我们经过荥阳。「呵，这是荥阳！」我轻叫一声，然后，东张西望，恨不得把她多看几眼，让脑筋留头深刻的印象。我们姓郑的，不是以「荥阳」为郡望吗？荥阳固然是郑的国土，但是，她并不是郑的京城。郑庄公逆产出世，很不得母亲姜氏的喜爱。被立

为君后，姜氏即经常协助其弟共叔段，希望共叔夺君位，继承大统。姜氏两度向郑庄公请求，最后，庄公封共叔在「京」，时人称他为京城大叔；这个「京」，就是今天的荥阳了！郑的郡望其实应该是「新郑」，或是「溱洧」，却不知为什么认老二共叔段的封邑为郡望，显得有点不太合理了。

跑了不远，路牌上出现三个大字：虎牢关。我惊叫一声，这不是春秋初年叫「制」的地方吗？当年郑庄公即位时，姜氏要求将此地封给共叔段，庄公一口气拒绝说：「制，是个非常险要的城邑！当年虢叔就死在这里，我怎么能封给他呢！」原来就在这儿。车子跑得太快，左顾右盼，看不出其地如何险要，实在可惜。

下午一点多，我们抵达巩义市民俗文化村。

当天晚上，文化村总舵手刘黑记以盛宴美酒招待我们，酒过三巡，他发表高论：「全中国的客家人，不管是四川的，广东的，其实都发源自我们中州！都是我们河南人！历史上发生好几次大动乱，中原嘛，经常打战；他们就在不同的时期里，分成几次迁移出去！你们几个客人……」老高、赵先生及内人李石华都是客家人；刘先生瞄了一下，一面抽烟一面说：「其实，都是我们河南人！你们此趟来，可以说是寻根！是归宗认祖！」

「那好呀！」老高第一个开腔，高举双手表示欢迎，说：「这里有一半的土地是我的啦！」立刻，哄堂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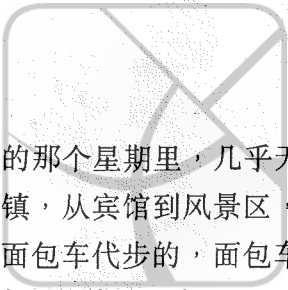
其实，刘先忘记了：我这个姓郑的，不但是发源自中州，而且是中州的开发者，是中州古代历史的造作者，严格来说，这里的土地全是我们姓郑的！老高怎么有份呢！你

们姓姚的、姓刘的、姓林的、姓赵的，尽管都是河南人、客家人，也都全没份呀！大家喝得高兴，我也就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在苏州出席顾颉刚学术研讨会时，与顾先生三千金合摄于叶圣陶先生纪念碑处，右起顾潮、顾洪及顾浚。

无限风光面包车



在湖南逗留的那个星期里，几乎天天和面包车发生关系。从城市到乡镇，从宾馆到风景区，上山下谷，跨城走市，没有不是以面包车代步的，面包车几乎成为我们此趟旅游「开门七件事」的第一要事了。

彭总是总指挥，是我们行、住、吃的三军总司令，她精明能干，一副女强人的英姿，连同行的一些男士也自叹逊色！龙副总「屈就」担任面包车的司机，他觉得公司里没人的驾驶技术比他好，他也不放心让旁人开车带我们四处游，所以，带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情，「屈就」机座。就在彭总及龙副的指挥和率领之下，我们日日与面包车为伍；在面包车上吃点心、看风景，在面包车上谈话、休息，在面包车上看热闹、打瞌睡，甚至差一点以面包车为营幕在面包车内露营过夜。这一个星期的游览，使我对面包车发生无限的感情。

抵达长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黄花机场距离长沙市不过几十公里，然而，马路只有来往双线，照明也不理想，龙副左冲右陷，好不容易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将我们送达富丽华大酒店。在这段不算长的冲锋陷阵过程中，我开始领略出车内观光的情味来。

马路中央当然清清楚楚地划着白线，一来一往，和外面的世界没有两样；然而，对中国司机而言，白线似乎完全失去意义。车子在马路上飞驰时，他们似乎都成为「白线盲」了。对面车子迎面而来，按理是绝不可超车的，然而，只要对面路旁没行人、没小车，你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越过白线超车，迎面的车子即使拼命按喇叭高鸣不已，你根本不用慌，因为他必定会被你逼进路旁，闪进路边去。相同的情形，如果对面车子采用相同的方式，越过白线在你面前大胆超车，你也只好抱头鼠窜，逼自己跳进路边。你喇叭按得再响亮也没用，因为对方也拼命按喇叭！负负得正，喇叭对喇叭，结果等于没有喇叭！看，他多么理直气壮，好像在说：「我来也！超过白线，占用你的行车道，你又要怎样？还不快避！撞上的话大家倒霉！来吧！撞上来吧！老子看你敢不敢！」呼的一声，你只好像落水狗一样，低着头缩着尾躲进路边，让他傲然称雄称霸而过！大家在飞车，哪有是是非非可言，谁凶谁蛮谁就飞得快跑得快！

提起喇叭，趣味更是无穷了。

喇叭是车子的一部分，当然必须显得其存在，使物物皆尽其用。长沙国际机场小推车都附上脚车铃，可见喇叭和车是不可分的。因此，车子一开动，喇叭跟着也开动。不管左线右线有没有人，也不管路上是车、是人或是畜

牲，司机必须提高十二分的警惕，喇叭永远按到底！路上的行人太自由了，他们可以几个人并排横行，占了半边马路；车子出毛病他们可以横在路当中，正大光明地修理；还有，那些牛车、骡车、板车、脚踏车和马车等等，他们虽不是「马路天使」，至少也「马路霸王」，谁也不敢招惹他们……试想，在他们如此七割八分之下，能够让出来给车子飞驰的还有多少呢？喇叭如果一刻松弛，所有的路面岂不是要全部被抢光了吗？此外，那些突发的事件——在常德路上，一部机动三轮货车突作三百六十度全方位的转向，冲向我们的行车道，龙副四轮一转，几乎就撞上去！这样的风光，不猛按喇叭怎么行！

有一天，当我们经过常德附近一个小市镇时，但见人头攒动，到处挤满人群，「是个很热闹的市集！」我们都这么说。龙副揪着喇叭慢车前进，接近人潮时，人群突然像天狗吞月般地，一口气把我们吞进去！一群一群皮肤棕褐、衣着黑旧的湖南人，张着千千万万只好奇的眼睛，隔着玻璃窗，不断地向我们车内搜索和探视！这个时候，十二亿人口的压力，使我感到有些心惧。突然，两个四、五十岁的湖南人露在我们眼前，他们你揪我我抓你正在那儿殴斗着！像两只暴怒的老牛，角顶角地在对峙纠缠一样。我没见过大人打架的情况，更没见过一大群人围观大人打架的样子；似此风光，龙副一刻也不留，匆匆将我们带走，甚为可惜。

在抵达常德之前，突然，司机门上的铝制窗框「哗啦」一声竟脱车而去，掉到马路边去。车跑得太快，停车准备掉头捡回时，离那铝框已有五、六百码之遥了。这

时，迎面驰来一部机动三轮车，车上坐着两个年轻小伙子，他们从我们旁边擦身而过，然后加快马达往前飞奔，捡起铝框就快马加鞭跑！好像捡到黄金，深怕被追回似的，中国人真行！《礼运》〈大同〉不是说过「货恶其弃于地」吗？丢在地上浪费了多少可惜！龙副心有不甘，掉过头后就飞车追上去，趋前拦了两次，他们硬是不停车，「叭叭叭」地开着机车往前跑，反正你面包车不敢撞上我的机车！何况在我的地盘上！龙副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把车挡在路中央，大家停下来！开了车门，龙副过去向他们论理索窗，没想讲不到两句，三个人竟打起来！怪不得近代史里湖南出了很多革命家！你看，这些人简直就是地方上的小革命家，从小革命家发展到全国性的大革命家，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吗？不作实地的考察，怎么会了解湖南人这种性格，又怎会了解湖南的民情以及中国近代史！这就是旅游的好处呵。

才打不到两下子，路边村里突然冒出三个年轻人，他们站在机车的那一边，向龙副抡起拳头！这时候，我们大家都慌起来了！「你们锁在车里，千万不要出来！」彭总丢一句话给我们后，带着小郭及张老师冲过去。我们大家面面相觑；心想，一场地方性的战争就要爆发了！

「陈胜、吴广就是这样起家的！是暴民，也是革命家！中国不是整天在喊革命吗？他们不就是现成的革命家吗？」我心里想着。面包车风光无限难道不是吗？

第二天从常德赶赴武陵源时，车出常德不及两个小时，龙副就把车子停下来了。这就奇怪了，车子正飞驰得非常悠扬快乐的时刻，怎么好端端地就停下来呢？更奇怪的事又发生了，明明一来一往的双线路，怎么无缘无故另

一条线不见来车呢？而他们这边，车子却排得「神龙不见首，不见尾」！还有更奇怪的事呢，在这渺无人烟的郊野，路旁怎么架起蓬帐？摆摊子兜售食物呢？卖给谁呢？

许多人都说，在大陆最畏惧的是在路边巷口叫计程车；我却觉得，最畏惧的是堵车。叫不到计程车，你可以改乘公共汽车，顶多是走路，无论是前者或后者，你还有自由身。如果是堵车，你就寸步难移，连个自由身也丧失了！随着改革开放，大陆中部及沿海一带的各个县市，几乎到了「无屋不重建，无路不翻造」的情况。撤房屋影响不了游客，顶多是空气污染吧了；然而，由于不会管理，翻造马路却给游客带来另一种风光。

「堵车啦！」龙副哼了一声，把车子熄了，好像准备「八年长期抗战」似地。

原来是堵车！怪不得路旁有人架蓬帐摆摊子，售卖面包、茶水、茶叶蛋、香烟、糖果等杂物，为司机、乘客解渴解饥，想得真周到！中国人真行呵！这许多蓬帐、摊子，残破陈旧，不知开设了一段多长的时间，看来这一带堵车不但是时时有、天天有，而且是堵了一段相当长的岁月，也还会再堵一段相当长的岁月！

等了好半天，迎面却不见一辆车子，感到非常纳闷。经龙副解释，才知道原来前方远处正重铺马路，由双线改成单线，来往车子只能各走一个小时，你赶不上过路时间，就得等下一个小时。「要等一个小时！」车内有人叫了一声，表示惊讶万分。「现在对面龙头还没到，龙头到了之后，再等龙尾过去，起码要一个半钟头！」

在张家界玩了两天，我们赶早离开琵琶溪宾馆，希望

避过那堵车的路段。

车子穿过慈利，跨过澧水之后，我们就开始提心吊胆，因为这个时候已接近中午，恰好赶上挤车的时刻了。十一点，我们提早吃午饭。吃过午饭后立即开车，准备一口气干到底，既使堵车也不愁肚饿口渴，飞驰到长沙去。才高兴不到一两个小时，大约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我们就赶上那条龙尾了！龙副本领特大，原来来往两线的，他忽而左忽而右地挤出第三条线，然后，拼命直上往前追过去！原来他想赶上这一个小时通过去。

左冲锋，右陷阵，约莫半个小时的冲刺奋战，龙副终于挤进这一个小时，排在栏杆内，成为最后几部车！他喘了一口气，我们也松了块大石头。

事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实际上高兴得太早了！车子才走不过几十分钟，就完全瘫痪下来。原来对面有人开辟第三车线，我们这边也有人开辟第三车线，原本只来往两车线的马路，现在却挤上三部车、四部车，怎么通得过呢！于是，大夥儿就堵死在一起了！加上前方又有一段路在重建，挤上加挤，堵上加堵，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寸步不移。看看手錶，才不过两点半！

你也许会问：交通警察呢？这里不是很多公安人员、武警、交警、刑警等人员吗？他们去了那里？一路上在各处堵车的关节上，我们的确见到许多这类人员，然而，前两天在这里堵车时，我们看到几个交警站在路边东张西望，仿佛在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搞的？把马路堵成这么样子，真该死！」刚才我们在冲刺挤前一小时的时候，看见两名武警忙着和几名司机吵架；一片湖南话，我

们半句都听不懂。龙副他们一批人争先恐后非法抢路，他们完全看而不见，让所有司机「自生自灭」。

这个时候，车子不再是车子了。无论是公共汽车、面包车，无论是货车、轿车，也无论是豪华旅游车、小机车，安安静静地停歇在那儿，变成一幢一幢不同形状的小房子。这些房子，没有客厅，没有房间，没有卫生间，更没有厨房；它们一律的只有一个大通仓，仓里排着密密麻麻的座位，住客们就像沙丁鱼一样地住在座位上，坐也是它，卧也是它，吃也是它，站也是它，活动也是它。

一过四点半，天就黑了，气温也骤然急降了。玻璃窗内有的黑影幢幢，屋内的人尽在打瞌睡；有的却出出进进，忙着想办法到路边买点糊口的东西，忙着到泥泞边「施肥」；骤然之间，公路上长出两、三排局促窘迫的小房子，成为「新生人口」活动的「新社区」，几十公里地一直排到常德去。

我们十二人，除了偶而出去「向天施肥」之外，就胆怯怯地反锁在这黑黝黝的小屋子里。望着左邻右舍出出进进，有的谈笑风生，有的吸烟冥想，有的吃喝玩乐，有的打鼾大睡，有的跑上跑下……悠哉游哉地过着恬静愉快的生活，真使我们羡慕不已。郊野外非常寒冷，刚才一阵微雨，使空气更加凝固冰封，我们蜷缩在屋子里，感到非常寂静和无望；这个时候，我倒恨不得有千万部车子的马达声和千万部车子的喇叭声。晚上七点多，龙副下去买了一些面包和几罐薏米露，大夥儿分着吃，心里头感觉到好像这就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似的。晚餐后，我们感觉到更冷及更无望。试想，晚餐都在车上吃，今晚是不是就在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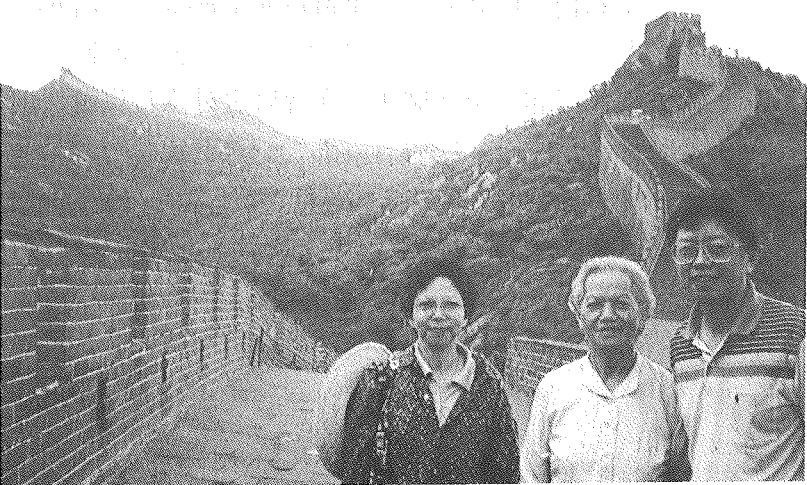
上过夜，也就不言而喻了。彭总非常焦虑，四处挂电话求援；然而，这条车队前后少说也有三、四十公哩长，除了直升机外，什么都援救不了我们！

八点一过，我已打定主意，今晚在面包车内露营算了！你看，人家左邻右舍多自在，要聊天就聊天，要睡觉就睡觉，自自在在，那有一点焦急忧愁呀！

说也奇怪，车子居然开动挪动，看看手錶，十点一刻！骤然，这寂静的郊野又开始热闹起来——马达声、喇叭声、吆喝声，再加上刺眼的车灯，喧闹成一大片。第二天凌晨一点半，终于抵达长沙，完成这「跨世纪堵车」壮举！从下午二点开始堵车，到第二天凌晨才完全通车，跨越两天；试问，不是「跨世纪」是什么？

离开长沙北上河南时，在长沙火车站上，我望着那部浅黄色的面包车，竟流露出一胜依依之情，风光无限好，下次游览胜地，还是要乘面包车。

与家母同登万里长城



黄土高原上的大傻瓜

到河南旅游，除了参观各地名胜古迹之外，也想品尝品尝窑洞的滋味。「我家乡那班朋友搞起一个民俗文化村……」组团之前，姚先生向我推荐说：「整个村都是窑洞，我们就住在洞里！」心想，专家楼、招待所、迎宾馆、大酒店，样样都住遍，惟独窑洞尚阙如，何不把握此良机呢？于是，我们一团九人，千里迢迢北上河南，领略黄土高原的风味。

南方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在郊野之外纵目浏览，但见山是长林丰草，一片欣欣向荣；岩是叠苔重翠，到处蓊蓊葱葱，怪不得白居易再三高唱「江南好！江南好」！河南在长江之北，就在黄河边上，出了郑州郊区后，极目所见，尽是黄土高原。虽然山一座接一座，却都是濯濯之童山；虽然树一株接一株，却都是叶落枝枯的树；在这严冬的季节里，黄土高原一片灰蒙蒙，到处是风沙，和南方相

比，简直霄壤有别。

「那些就是窑洞了！」经过荥阳以后，姚先生指着黄土丘边的门洞说。

门洞都是半圆拱形，好像庙门一样，门外垂帘，以示有人居住。窑洞没有屋顶，屋顶就是高原，高原上一片黄浊浊的泥土，或栽树数棵，或种麦数亩；窑洞没有窗，左右两侧完全是土墙土壁，暴露在外面。一个窑洞代表一户人家，等于南方的一间屋子；洞与洞相距不远，洞与洞并排相挨，排洞上面又有排洞，左右相排，上下相叠，情形宛如南方人口密聚的屋群。门洞是黄土，屋顶是黄土，窗户是黄土，地面更是黄土；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黄浊浊的泥土！「黄土高原的生活真艰辛！」远眺窑洞，我想着。

刘黑记、周西钊及王宏建等先生迎接我们，满口河南腔的普通话，和姚先生的一模一样。民俗文化村其实就是座大酒店，内设客房、餐馆、文物展览馆、游乐场、书画馆、卡拉OK厅、关帝庙以及正在筹建的大型游泳池等；此外，还主办一些文化活动。吃过丰富的午餐后，我们把整个文化村参观了一下，印象非常深刻——这批河南人所创者，半是酒店半是文化村；说得清楚一点，即借酒店生意搞文化活动。

姚先生是我最相知的河南人，他一生从事文化活动，办周报，办杂志，办文娱活动，办教科书的出版，从二、三十岁干到现在七十二岁。我七一年认识他以来，和他「臭味相投」，搞出版基金，搞文化协会，搞书艺协会，搞文学奖，东奔西走，忙忙碌碌。他有句至理名言：「搞文化活动的人，都是一群大傻瓜！要害一个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叫他去搞文化活动!」来到河南，参观了民俗文化村，我才知道：河南人都是大傻瓜，姚先生细胞里的傻劲，原来源远流长!

酒店里办文物展览馆，真是风雅得很! 馆就在酒店右翼的楼下，由数座大厅组成。进得厅来，除两边柜台之外，壁上尽是一格一格的木架子，格架上满满地陈列着出土文物。河南乃中州之地，古代文物多如牛毛，什么唐三彩啦，五铢钱啦，汉俑啦，战国铜器啦等等，几乎遍地都是，所以，格架上尽是古物，目不暇给，趋前详视，绝大部分都是真品，「真了不起!」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赞美着。

「我们目前已经有几位陶艺师傅……」周西钊兴致勃勃地说：「将来我们打算请他们制作一些仿造品，参观的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向我们采购。」他是研究地质、地理的，在新疆住了十几年，没想对出土文物有这么大的兴趣，不脱文人本色。

民俗文化村距离巩义市大约有四、五公里之遥，应当算是郊区了。在这儿开设酒店和餐馆，生意是不是尽如人意，实在值得怀疑。上这里投宿、用餐的客人，除本地本国人之外，外国游客应该没有几个! 酒店里弄一个这么高雅的部门，对象是哪类人呢? 本地本国人有兴趣参观、购买这些文物吗?

文物馆之外，还有书画馆。就在酒店的边角上，临河而筑，庞然一大型建筑物，远看如室内足球场。馆内摆设有许许多多的石碑，方的长的，大的小的，笨重得很，都是从附近田野里搬运过来的，占满书画馆一部分的面积。

这些笨重的石碑，这些几百年前的石刻，和酒店、餐馆有什么关系呢？来投宿用餐的人客，有几个对这些半残驳半风化的石头有兴趣呢？

馆内另一边挂满字字画画，都是当代书画名家的作品，正厅中还设有案几一台，上备文房四宝，兴趣者可当众挥笔，真是雅致得很。我一面参观，一面在思索：我是不是在参观文物馆、美术馆？我是不是在参观书画展？这是酒店餐馆附设的部门吗？

参观了书画馆，我们又去参观关帝庙；一路上，还是思索着相同的问题。办酒店，做生意，还搞文化；唉，看来这批文化人老实得太可爱了！以生意支援文化，这种劲儿也真是傻到极点了。

「我们河南人非常老实，绝对不会弄虚作假……。」来河南之前，姚先生这么说过。

这里说个故事：有个不识字的河南人，某次到外地去，走段远路后，又饥又渴。这时，路旁柜台边站着一个做生意的外江佬，望着过客喊道：「澡堂！澡堂！」原来是开公共浴室的。这个河南人喜出望外，趋前问道：「你这枣汤一碗多少钱？」「澡堂？一块钱！」「我正渴得很，你拿一碗来！」外江佬虽露惊讶之状，心里却想：有生意做，管你什么枣汤还是澡堂！于是，拿了个大碗走进去，大浴缸里那层油腻腻的污秽捞呀捞在一起，装得一碗满满的，然后热腾腾地端出来：「哪！一块钱！」河南人望着那碗棕色的热汤，心想，我们河南真穷呵，猪骨汤从来就没有这么浓过！还是外江人行，准是几斤猪骨熬了大半天！于是，付了一块钱后，端起来呼噜呼噜地喝下去。喝完后，用舌

头舐舐嘴角，用衣袖揩揩嘴角，然后，露出非常诚恳的脸色，附在外江佬的耳旁，低声地说：「老板，我私底下跟你说，可不要给旁人听到：你这枣汤赶快一碗五角卖掉，都有一点酸了！」

开酒店设餐馆就开酒店设餐馆，还搞什么文物馆、书画馆、关帝庙呢？干脆叫「巩义大酒店」「巩义大酒楼」不就行了吗？还弄个雅气十足的名堂叫什么「民俗文化村」！人家也许知道文化村里有文物馆、书画馆和关帝庙，但是，谁知道文化村内还有酒店、餐馆呢？做生意本来就应该目标清楚、服务对象明确、服务性质家喻户晓，如今，既开酒店餐馆，又搞文化事业，视线模糊，工作混濶；真是文人办事，糊糊涂涂！这跟那位喝了澡汤还悻悻然的河南人有什么不同呢？文人老实，河南的文人更老实！老实到极点。

将窑洞辟为旅馆及酒楼，确是别出新裁的好主意。窑洞冬暖夏凉，久居甚舒适。民俗文化村的窑洞全现代化，有抽水马桶，有热水设备，有暖炉，有灿烂的电灯及电视，有电话，还有漂亮的地板、墙壁及床铺，简直是「摩登窑洞」；如果能再改进，然后对外大事宣传，相信港台同胞、海外华裔以及外国佬，应该很有兴趣。文化村后座有个三百多年历史的大窑洞，明代中叶开辟的，他们将它再挖大、再拓宽，改建为音乐舞厅，可供百人共舞，也可唱卡拉OK！将古老的和最新的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神奇的妙想呀！只可惜从郑州到巩义，路程虽不远，路况却不理想，必须大加改善，才能吸引境外观光客。

「我们文化村正推行两项大型的文化活动……」一天

晚上，刘黑记陪我们用晚餐，一面抽烟一面说：「一项是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千米长卷工程，我们要将几千幅书法装裱在一起，长千米，成为健力士世界记录，还要将它们出版成《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千米长卷大观》作品集，八开精装；此外，打算将这些作品送到国内各主要城市巡回展出，包括境外的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韩国等地。在我们的发动下，已经收到好几千幅作品，经过专家评审淘汰，留下一千多幅……。」那天晚上，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在楼上观赏了部分的作品，精彩万分。

第三天，我们又观赏另外一项大工程的部分作品——中国当代著名花鸟画家品长卷工程。在他们的筹划下，征集了全中国当代著名花鸟画家的作品，经过遴选及淘汰之后，保留了可观数量的作品，准备编印成巨型的画册。这两部大书，将是姐妹作。

在观赏这两次丰富的作品的当儿，我不停地在想：我是身在博物馆、美术馆呢？还是身在大酒店、大餐馆呢？对面站的那几个人，是博物馆、美术馆的人员呢？还是大酒店、大餐馆的？这群傻瓜，到底是在搞文化事业，还是在开酒店餐馆？我一直迷惑不解。

有一天，在他们的陪伴之下，我们到郊野外去参观杜甫陵园。杜甫诞生在巩义，就在站街镇附近；逝世后也埋葬在巩义，墓地在巩义市的西边，与康百万故址甚近。墓地早已荒芜废弃，无法辨认，没想在刘黑记一班人的领导之下，不但把墓址找出来，还把它发展成为一个面积广大的陵园，可供人景仰凭吊。为了充实陵园的内涵，他们尚且在陵园内开辟一个巨型的碑林——把中外著名书法家的

书法征集过来，刻在石碑上，然后一块一块地竖在陵园里。虽然只完成部分的工程，然而，单是参观已完成的这一部分，已经花费了我们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了！陵园工程之大，可想而知矣。像这批人，你说，是搞酒店餐馆的生意人吗？还是搞文化事业的大傻瓜？

搞文化事业没经费，文化事业绝对搞不成；搞生意而放弃文化，生意成功了，社会却变成庸俗市侩！懂得做生意，又懂得将赢余注挹文化事业，你说，这种人是傻瓜吗？看来，河南人就出了许多这样的大傻瓜，所以，河南才维持了她文化中州的地位呵。



与至友陈瑞庚夫妇合摄于台北。陈乃大书法家。

洛神续赋

「这就是洛水了！」赴洛阳的那天，当我们的面包车准备跨过石桥时，王宏建指着前面一条小河，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什么？这就是洛水？」我惊讶地应了一声：「当年曹植写〈洛神赋〉，就从这条河得到灵感吗？」

你看，曹植说：「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这段文字固然在描写洛神，然而，谁不知道却也在描写洛水之美呵！这条在洛阳之南，由西向东流的名河，今天成什么样子了？河床两边，不但堆积十几尺高的泥地，泥地上还种著一溜一溜的蔬菜等农作物；所谓洛水，已经「缩水」变成一条不及二十尺宽的小河流了！窄得连小船都通不过，更不必说有什么旖旎美妙的风光可以欣赏！唉，不

过千多年，河流依旧，只是面目全非，恐怕连曹植也认不得了！

第二天，我们去看宋陵。

面包车开出巩义市后，就一直朝南飞驰。出了北山，两边都是一望无垠的平原，一亩一亩的麦田像草席一样，一张接一张地铺向天际。河南的郊野虽然没有南方的多情，然而，灰蒙蒙的天际，冷金金的阳光，再配上岑寂寂的空旷，却也有其庄严肃穆的一面。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摇篮，而中州却是这摇篮的中心；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草草树树，哪一个不是阅尽大半部中国历史？哪一个不是历经沧海桑田？

到了芝田，路面转窄，颠簸不平，曲折高低；路竟是哪么难走！我们去探望宋陵，宋朝的皇陵，宋代的皇家陵园，按理而言，应该是宽敞大道、气盖河山的，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呢？

拐个弯后，车子戛然停下，是个小村落，村名叫「呼沱」，真古怪。

「这就是其中一座宋陵了！」王宏建说。

就在麦田中，我们看到两列并排有秩的巨型石雕，有石兔、石虎、石羊、石人、石麒麟、石象等等，井然有序，庄严镇静地矗立在那儿。当中这一大片麦田，显然的当年就是康庄的大墓道了；宽可七、八十尺，长就在千尺以上了。趋前细看，呵，这是永熙陵。

永熙陵是宋太宗赵光义之陵墓，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也是宋朝第二个皇帝，在位十二年。我们沿著两行石雕之间的「康庄大道」向前望，远远地就望见一座几十

尺高的山峦，山峦下也站着两个石雕；很明显的，这就是宋太宗的主墓了。永熙陵是一个主要的陵墓，其北有明德李后陵及元德李后陵，东有符后陵及贺后陵，都是宋太宗的后妃的陵墓，作半月形地拱卫着宋太宗，成为五墓相聚的一组墓群。在这组墓群的南面，有宋太祖的宋后陵及王后陵，还有宋真宗的潘后陵。彼此相挤而葬，环环相护卫着。

芝田之中，西村、孝义及回郭等镇也分布着一组一组的墓群。北宋的九个皇帝，除徽宗、钦宗为金兵所掳，葬身他乡之外，其余七帝皆葬于此四地，再加上赵匡胤之女母赵宏殷、杜后的合葬墓，统称为上帝八陵。另外，他们的后妃、亲王、宗室以及大臣如寇准、包拯等之坟墓近千座，也都附葬于此。

试想，这座跨越四个市镇的超级皇家大陵园，在当时来说，气派应该有多么雄伟！北宋首都在开封，没想巩义一半的土地作了开封的后花园，成为北宋皇家第一圣地，是皇族成仙后的一块「人间天堂」！这么一块圣地，当然地理好，风水好，而且整治得更好，是可以肯定的了！然而，这七帝的陵墓——永熙陵、永昌陵、永安陵、永佑陵、永献陵、永泰陵及永裕陵，今天却淹没在麦田之中！化为麦田，供人耕种！那风光一时、叱咤一世的主坟，不知被挖掘过多少次，更不知被盗窃成什么样子！也许早已空无所有，只剩一丘土堆吧了！

我们在永熙陵徘徊了一个多小时，有的照相，有的捡石头，有的对天空想，都想捕捉一些旧风情古风光。「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

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一面吟着〈王风〉，一面在想：连神女寓身的洛水都山川改易、面目全非，大宋的皇家陵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黍叶离离，杂草青青，只不过一种新陈代谢的循环而已！山依然是那些山，水依然是那条水，并没有改易。「山中一日，世外千年」；从自然界而言；千日的推移，只不过瞬息而已；然而，对我们而言，却已是无穷的变易了！照相捡石头，又能抓住什么呢？望空忧心，又岂不是徒增烦恼而已！

离开芝田，我们驱车到康百万庄园去。它就在孝义镇西郊的大路边，交通非常方便。

这座地主庄园建于清代道光年间，以「风水宝地」大坟坡为中心，依山面河，建在蜿蜒起伏的邙山半腰，平房围着高楼，高楼围着窑洞。在六万四千馀平方米的土地上，盖起三十三处庭院、六百六十八座房屋，周围又用青石条和巨型砖块砌起一道四、五丈高的寨墙。当我跨进大门时，立刻想起欧洲中世纪的古老城堡！

寨墙正门坐西朝东，两扇黑漆大门森严而立。一进寨门，便是一个开阔的广场。广场北边，由东向西并列五座院落，建筑异常讲究。主宅院外，大寨南边还有一座高耸的楼房。它比主宅院更为华丽阔绰，这是康家宴请达官贵人、巨商士绅以及婚丧嫁娶、过节敬神举行仪式的地方。大院东，还有一座书馆，是康家子弟读书处。

我们在那儿盘旋了两个多小时，尽是一座空楼阁，一座人去楼空的大庄园！唉，洛神呵，曹子建的赋作尽管把妳写得再优美，然而，妳扔下的那条洛水，依然如昔，只是面目全非！再看看那一区一区的皇家陵墓以及康百万的庄园，

不是人去楼空，就是沧海桑田！山川何曾变化，阳光何曾变化，然而，到处是麦田，到处是荒草，到处是黍叶，到处是空楼房废土堆！



在日本福岡出席研讨会后合摄。右起为成中英、刘述先、柳存仁、余英时等。

迷人的武夷山庄

从福州乘机赴武夷，不过五十分钟的光景。一路上沿着闽江上溯，但见闽侯、闽清、古田等县市，如星罗棋布，散置在机翼底下。大约到南平之界域，机头转北，经过建瓯、建阳，直赴武夷山市。螺旋桨的飞机已经久违了，在福州俯身低头上机时，内心颇有迟疑及畏惧的感觉，不过，当飞机下降俯冲，觅地停泊时，一切紧张焦虑就像天上的碎云，消散得无影无踪——这五十分钟的飞行，虽然空调欠佳、招待略逊，飞机穿云破雾，俯弋高翔，倒也飞行得非常稳定，确实是心满意足。

「那不是九曲溪吗？」我坐在窗边，俯身外望，机翼底下有一条清碧得如少女颈上的秀玉，在几个山头间左弯右拐，婀娜多姿，玲珑秀逸，和旅游画册上的相片对照一下，我立刻就猜到；那一定是武夷山的九曲溪了！飞机以俯冲的姿态向九曲溪掠过时，突然，一座亭亭玉立的石峰露在眼前，「玉女峰」我惊叫了一声。

我们一行十人，被面包车载到武夷山庄。

「武夷山庄就在武夷山的山脚下，是这里最好的一间酒店。」在车上，杨大姐向我们介绍：「只有两层楼那么高，设计得非常好，一点也没有破坏武夷山的风景，所以，连续获得三次优等奖」。

从机场到武夷山庄，不过五、六公里路。一路上，我们循着溪边小路飞驰，望着清澈见底的溪水，一片哗啦啦的溪水声，夹杂着窸窸窣窣的树叶声，到处都是天籁，都是悠然和谐，真令人宁静安怡。「不愧是世外桃源！」不晓得是谁发出这样的赞叹声。

车行十几分钟，拐个弯，亮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白色墙、棕色瓦的双层建筑物。它伸着长长的臂膀，伏在山坡上。「它扩建了七次！总共有两百个套房。但是，它和武夷山非常和谐地互相依附着。」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杨大姐已是第三次来此山庄，所以，不免以地主自居，一再向我们解释。

举头一望，两座沉甸甸的岩石峰——幔亭峰，从青葱油绿的树丛堆中冒起，露出壮硕巍峨的身膛，仪表中正地站在山庄后，仿佛年迈的慈母呵护稚子似地，安抚着山坡上的人来人往。山岩是丹铜色，掺杂着一片一片直垂而下的黑斑纹，仿佛千岁智者脸上的老人斑；武夷山庄是白色，伏着棕色的瓦片，依偎在山脚边。山岩代表自然世界，那么庄严崇高，头顶青天，脚踏大地；山庄代表人间世界，那么温顺谦卑，低头伏地，伸臂降心；是的，酒店虽然庞大，却完全融合在这自然世界里！不但没有破坏大自然，而且在此山山水水中添上一点人间烟火，使人觉得自

然世界的可爱可亲，让人觉得山水有情、天地可信。呵，怪不得它荣获国家建筑设计一等奖！又获全国优秀建筑艺术作品奖！如果能将设计者的大名铸刻在大门的石碑上，当作是一种荣誉，那该多好呀！

在门口东张西望几分钟后，我们蜂拥而入，恨不得快点办妥入住手续，腾出时间来照相。哪知刚踏进门口，举目一望；哎呀呀！到处是回廊，到处是潺潺流水声，完全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风味！真是使人高兴得眼泪夺眶而出！一幅一幅竹制的对联，字体古拙，制作高雅；一张一张石凳，造型简单大方，古趣盎然；中央有个天庭，是个人工池，水清见底，游鱼成群。

「这座建筑物好！这座建筑物好！真好！」德高望重的金公不住地赞美着。

「融合中、西建筑于一处，而又能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真是了不起！」我一直念着这几句话。

神州的风景区多不胜数，区内的酒店、饭馆，实在应该向这座山庄学习。来中文大学教书快七年了，早就听人家说过，以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自居的中文大学，校舍竟没有一点传统文化的风味和特色！这真是件诧异的事。看了这座山庄，作为中大一分子的我，也觉得非常惭愧。

把行李安置妥当以后，我们就到餐厅用午餐。「餐厅就在楼下！」杨大姐老马识途，指着说。

餐厅并不很大，不过，落地玻璃窗外一排哗啦哗啦的瀑布，却把大夥儿溅得心花怒放！「我们简直就在帘洞里吃饭嘛！」金公一面抽烟斗，一面高声说。原来山庄设计师利用人工池的水，让水流过餐厅的屋顶，然后从屋檐泻将下

来，溅入下层建筑外面的水塘；而餐厅，就占满了整个下层建筑，所以，从餐厅望出去，就像从水帘洞望向外界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在这建筑群里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设计得真妙呀！

最有趣的是水塘里还养了三只鹅，让人畜情感交流，打成一片；可见山庄主持者也晓有情趣，深知天人合一的妙机。

吃过午餐后，我和石华到门口照相，我们要在记忆中留下这山庄，要在记忆中留下山庄背后的幔亭峰，要在记忆中留下天人合一。步出山庄不远，就在幔亭峰底下，我们看见一座石雕——朱色平台上，摆着一块棕黑色的大石，石上露出一个男性的脸，只见高鼻、大眼及长嘴，其他眉毛、胡子及发鬓等，全与黑石块融为一体，浑然与自然合而为一。

「彭祖！这是彭祖！」我们惊叹一声。

传说洪荒年代，彭祖老人驾云降临闽北，命其子彭武、彭夷两兄弟开山辟石，拓溪导洪。在他们的努力之下，青凌凌的九曲溪出现了，白茫茫的洪水消退了，崇山峻岭之间，茶园叠翠，梯田堆金，四时鲜花不败。于是，乃以其兄弟之名命此山，是为武夷山之所由来也。没想这雕刻家把当年开天辟地的苍茫和艰辛，完全在眉宇之间表现出来！真是使人佩服！所以，只需要露出鼻、眼、嘴三个部分，其他眉、发、胡子，乃至身体其他各部分，完全融进石内！让观赏者自己去联想好了！

「雕得真好！真是大手笔！」我们左顾右盼，可惜就是找不到雕刻家的大名。

碧水丹山武夷游

「目前，中国许多旅游胜地，以张家界和武夷山的生态保护得最好！一点也不受污染！」未来武夷山之前，早就听人这么说。张家界去年游过了，确实不凡；武夷山初临贵境，只不过几个小时，就已感受到当地的决心和苦心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车沿着九曲溪的公路逆流而上，准备从上游乘竹筏顺流而下，观赏武夷山的风光。似此游程和古人相反，比如讲学于武夷山的朱熹，他写有〈九曲棹歌〉十首，除第一首为序诗外，底下就顺着一曲、二曲、三曲的次序写下去，可见他是逆水游九曲溪了。今天，游溪的小船是竹排，一排八、九根竹管子，合二排为一「筏」，上载六人，水就在筏底奔流，甚至于浸及椅脚，所以，不宜逆水上游。

「这些竹排都是嫩的竹管子，而且是当年生长的！老的

管子容易爆烈」杨大姐对我们解释：「砍下竹管后，要把竹皮刮掉，否则它会沉下去……。」

抵达上游，跳下面包车，大夥儿兴奋得直叫直喊：「晴了！晴了！」原来今早下了一阵不小的雨，而且浓云四布，天老爷似乎存心和我们过意不去。「我们试试看，到上游后，如果不行的话，立刻改作爬山！」风趣的导游小黄在出门前安慰我们，所以，一路上我们都叽哩咕噜地不敢吭声，「听天由命」了。没想抵步时，天空竟放晴，微微的雨丝东飘西荡，好像一群一群烂漫天真的儿童，围着我们手拉手嘻嘻哈哈似地。

九曲溪并不很宽，也并不很深，不过，水却清澈见底，碧绿得像一片青嫩的草地。两岸高山峻岭，或露丹铜色的石岩，或长青葱蓊郁的林木，像五百罗汉并肩排坐，罗列在这条最原始、最处女的清溪两岸旁。还没上竹筏，我们就看见远方云雾妖娆，一圈一圈地围着山腰，好像少女初展云华仙姿，风采翩翩，令人遐思；又好像山神展舒云白衣纱，欢迎我们的莅临。

这时候旭日初升，一片片晨曦从云端射将出来，穿过稀稀疏疏的雨丝，像一阵阵春风，浴得我们雀跃无比。九时正，我们登上竹筏；杨大姐、小李、钦栋、石华及我同一筏，赤琰夫妇、金公夫妇及茅小姐另一筏，大夥儿或手执相机，或手托录影机，准备得稳稳当当后，一声下令，欣赏武夷山最精彩的九曲溪去！

初入大溪，水势平阔，竹排浮游清溪上，甚有疏节安流的逍遥悠闲情致。坐在竹凳上，竹凳就安在竹筏上，而溪水就在竹管之间上下浮游，我们很有浮坐在水上的感

觉。这个感觉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们和大自然更接近，使我们更容易更迅速地融进大自然里，和桂林乘大船隔离流水的感觉完全不同。我们仰着头，有时照相，有时高喊，有时赞美，有时惊叹！一座一座石岩峰，以千姿百态的形式展露在眼前，有的踮踈如惊鸟，有的盘潜如蛰虬，有的如露脊的瘦羊，有的如丑怪的夜叉，有的如覆笠如平案，有的如虎踞如欹醉，……。心想，一百分钟的游程，实在太短暂了。

竹筏甫入七曲，居然阳光收伞，细雨如密，我们正开始失望之时，突然，发现雨中游赏九曲溪及武夷山，却是另一种情调和景致！远山一片迷蒙，近景也蒙上一层薄雾，丹铜色的岩壁渗进一丝一丝的白粉，份外雅致。青碧的水泛着一圈一圈的涟漪，把石岩的倒影扯得七零八落，非常有趣。才不过十分钟的光景，云收雨止，金光又从石岩顶倾注下来；举目四望，远山近峦，远水近流，却又是另一番风味和景致了！

「这是五曲，朱熹的紫阳书院就在上面……」撑筏的年轻人姓张，名胜生，能诗词，颇有国学基础，吟诗诵词，点活胜景，使人赞赏不绝；这时，他指着左边岸上的一座建筑物说：「现在已经改建为接待所了！」

「哎呀！可惜呀！可惜。应该把书院恢复过来！」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古人讲学在深山，和今天学校开办在闹市里，其精神和趣味完全不同。古书里早就说过：「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只有学生到老师处求学，从来没听说老师必须趋驾前往教学的。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某第一夫人想向名师学

画，名师要夫人到他府上学习，夫人却坚持名师到官邸授课，名师断然回绝。夫人无奈，只好另觅愿意屈就的师傅了。这位名师的高节行谊，可以媲美于古人。老师代表学问，学问就是尊严；学问必须有尊严，才能显现其价值和地位。古人讲学在深山，你要求学，就得万水千山跋河涉水去追求；它绝不是闹市里的买卖。望着山腰边的建筑物，对这种已逝的古风，我怆然神伤。

「这是晒布岩！」竹筏泛进六曲时，小张指着说：「你们看，多像！」

说来也真奇怪！一匹一匹白布，从岩顶垂悬下来，晒了几千年几万年，晒得变成丹铜色了，迄今还在哪儿曝晒着！你说奇怪不奇怪？

进入四曲时，眼前出现鸣鹤峰，溪中更出现嶙峋怪状的乱石。乱石中有一巨块，中裂如巨斧所劈，名为「试剑石」；相传有控鹤仙人曾在此试剑，留下剑痕。

「你们看，壁缝间有船棺！」小张指着百丈峭壁，要我们张望。

原来在金鸡洞的半腰间，有洞穴纍纍，都是船棺悬葬之处。虽然高在数百尺之上，依然隐约可见木板横陈，这就是宋、元以来流传民间的「仙船」及「遗蜕」等种种传说了。眺望危壁险崖间的船棺，无不为此奇特事件而啧啧称奇：「这么高的峭壁，他们到底用什么方法送上去呢？」和小三峡的悬棺相同的，这将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呵。

十点多，当竹筏流进二曲时，迎面而来的，竟是一位簪花临水、风姿绰约的美女，但见她袅袅婷婷、风度娴

雅，临溪而立；这就是九曲溪最负盛名的玉女峰。但见玉女高数十丈，清高优雅，发顶上花卉参簇，与鬟髻无异。峰前溪水，静如平镜，清可鑑人，名曰「浴香潭」，是玉女沐浴之所。潭边怪石横陈，依其形貌有扁石、香梳石、镜台、印台、翰墨石等等，让人联想翩翩。

绕过玉女峰，我们来到她的后方。小张说：「你们看，从这个角度望过去，玉女峰变成三姐妹了！」

「哎呀！真像呀！三姐妹站在一堆，靠得很紧！」我们惊呼着。

「大姐爱端庄，亭亭玉立；二姐爱打扮，头上插花；三妹爱风流！」小张继续说下去。

「怎么说三妹爱风流呢？」我们诧异地抗议着。

小张迟疑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又说了：「你们看，她不是挺着个大肚子吗？」

「哈哈——」大夥儿一阵爆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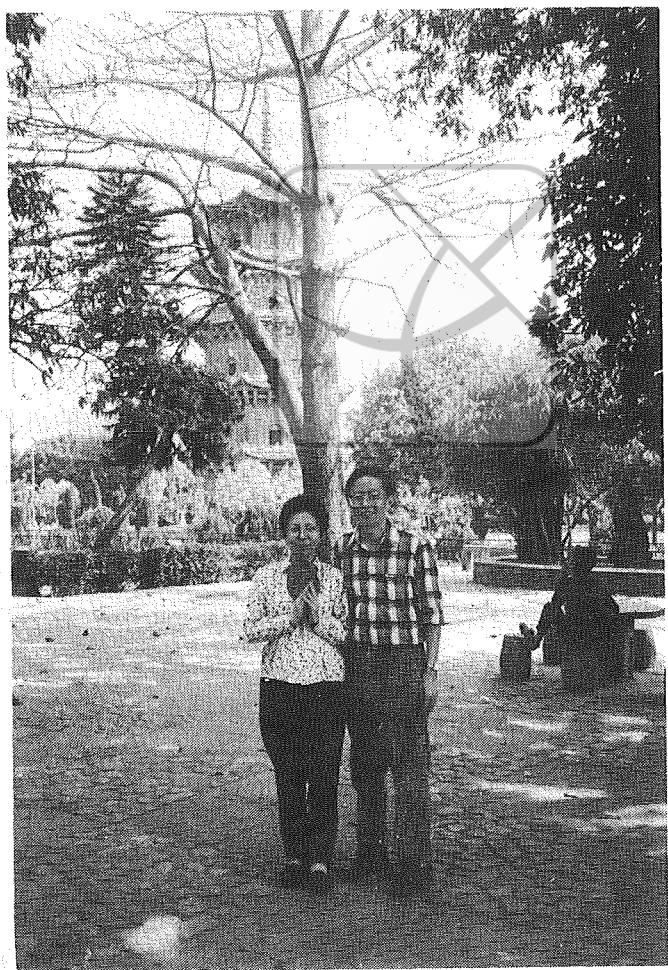
最后，我们来到一曲，向大王峰膜拜。大王峰巍然雄踞岸边，拔地而起，高数百丈，直追云表，故又名天柱峰。清代王复礼咏诗说：「大王久已独称尊，一柱擎天万古存。三十六峰皆拱向，周遭罗列似儿孙。」可见大王峰气势的不平凡了。

待我们靠边上岸时，已经接近十点半了。

「这一趟游得太快了！太快了！如果现在能回去再游一次，那该多好呀！」我们都这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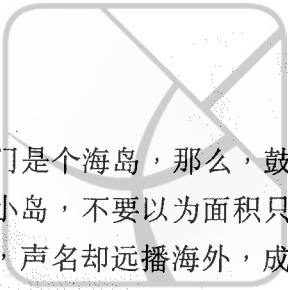
「晚上下雨，第二天一早游九曲溪，那是最好的时刻了！」出发前，香港朋友这么说。这次游九曲溪，清晨却下了两个小时雨，而且游程中雨丝的长腿还不时伸进竹筏

来，陪我们一道游玩，「东边晴来西边雨」，将武夷山最优美的脸庞展露给我们观赏！此中景致，竟比前一晚下雨好上十倍！看来我们这群人和武夷山真有缘了。



与石华摄于泉州。

海上花园鼓浪屿



如果说厦门是个海岛，那么，鼓浪屿就是厦门岛中的小岛了。这个小岛，不要以为面积只有一点七平方公里，小得像粒鸡蛋，声名却远播海外，成为旅客必游的胜地。据说小岛西南海边有块巨石，长年累月受海水侵蚀，中间形成一个竖洞，人可穿行其间，洞顶又有岩石一块。每逢涨潮，波涛搏击岩石，即发出「隆隆隆」响声，如擂鼓一般，人们称它为「鼓浪石」；其后，乃称此小岛为「鼓浪屿」矣。

从厦门搭乘渡轮，只不过七分钟的光景，就可以登上这个海上花园了。从码头望过去，这个会擂鼓的小岛其实就在我们眼前；但见山峦起伏，逶迤曲折，奇石秀峰，充满灵气。据说，岛上禁止任何车辆行驶，包括自行车、板车及马车等，上自总统，下去贩夫走卒，登临斯岛，一概徒步，绝无例外。因此，从厦门海滨远眺，但觉海岛青葱

一片，空气景致格外新鲜迷人。

「如果这里架座飞天小桥，让人步行往返，那多有诗意呀！」我挤在渡轮上，耳际响着喧嚣的人声，心中却不住地想着。

鼓浪屿远离所有现代科技的文明和污染，禁绝任何形式的车子出现，像个淳朴真纯的少女，披发露肩，倚坐在蔚蓝色的海角边，令人憧憬爱慕。然而，当渡轮半渡之际，我们发现少女肩上胸前竟全部挂着五颜六色的花花招牌——各式各样的巨型商业广告，像一面彩色缤纷的围墙，一幅一幅列队海边，把少女的纯洁全给遮掩掉了！这多么的不配称呀！十几年的改革开放，难道鼓浪屿就只增添这些不伦不类的商业广告吗？难道无法再为这位纯真的少女增添诗情画意的魅力吗？如果海上花园尽是商业活动，那还有什么好看头！

实际上岛上的商业活动相当蓬勃，当我们沿着幽静古雅的小路环岛而行时，就经常看见许多小商店兜售着各种观光礼品！所幸这些摊贩还算斯文，除了商店装潢庸俗刺眼之外，倒也保持相对的宁静，破坏不了海上花园的雅称。如果当局能效法新加坡，协助他们把商店搞得高雅古朴，那就洪福齐天了！

「这些都是违建的！」小李这么回答：「政府下令要他们撤，他们立刻就可以撤，牺牲不会太大。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理他们，他们只有作短线的投资，所以，全部因陋就简，随便搭算了！」

「应该将他们合法化，然后协助他们，才能解决问题！」

曾经有一个时期，十几个外国把他们的领事馆设在这里，鼓浪屿鼎盛的情况可想而知了。走出码头，立刻就可以看见被红卫兵烧毁的英国领事馆，那是一座庞然壮伟的红墙建筑物，草坪优美，设计古趣，可惜烧毁的建筑物依然故我，没能力恢复原貌，真是「破坏容易建设难」了！日本领事馆更大，拥有几座大楼房，如今被几个单位瓜分占领，成为领导干部的疗养所……。我们走呀走呀走，不觉来到了日光岩，准备爬山俯瞰鼓浪屿及厦门。

龙头山像一座突起的高台鼓在岛中央，和厦门的虎头山隔海对峙，形成两个险要的据点守着厦门港口；而日光岩，就在龙头山的山颠上。岩峰怪异，满山林木交柯接叶，景致清丽。山顶上有两块鹅蛋形的巨岩，一高一低；高者直立，低者横陈，状如两个驼峰相对隆起，俗称「骆驼峰」。

「当年郑成功就在日光岩上屯兵筑寨，对抗满清！」小李走在前头向我们说。

这说法是正确的，《厦门志》说：「郑氏屯兵于此，上有旧寨遗址。」民间于是把这地方叫「龙头山寨」。

寨门两旁各有大石一块。走入寨门，可见石上凿有圆孔，大小如拳头，恐是当年用来架梁搭屋的梁洞了。寨门右侧，是「宛在亭」：所谓「宛在」，即郑成功英姿雄风宛然在此的意思。亭下山坡，一石傍倚；据说，这就是郑成功操练水师指挥台的遗址了。仰头一望，「闽海雄风」四个大字绣刻在石上，每字一米见方，笔力酣畅，气势雄浑，不愧大手笔。上下左右题刻甚多，其中「礼乐衣冠第」五绝一首，据说是依郑成功笔迹而刻的，底下有「郑

森私印」及「成功」印章二方。

我们在那儿留连了一阵，就继续往高处走。

穿过古避暑洞，走过几座架设在峭壁上的天梯，便直达山巅。顶峰盘石上筑有一圆形平台，四周环着栏杆，游人登临至此，举目四望，顿觉眼界开阔，心旷神怡。一弯碧水环绕，海风轻拂，浪花簇拥；鼓浪屿的确有其妩媚的地方呵！俯眼下望，只见岛上绿树层层，郁郁葱葱，富丽的楼房宛如精美的工艺品，栉比鳞次地罗列在坡地上；海水波光粼粼，如晃动的绿色绸缎，悠然飘流；只可惜这个时候阵阵浓雾飘来，把厦门市遮掩在神秘的虚幻里，无法一睹厦门远景的风采。

辞别了日光岩，我们顺着山坡前进，不过十来分钟，就抵达著名的林家花园。

这是林叔藏的私人花园，现开放供人赏玩。林原籍福建龙溪，先世迁居台湾淡水，在那儿建了一座著名的林家花园，迄今尚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叔藏的父亲乃迁居鼓浪屿，并在这里盖了一座庞大的私人花园，格局与台北者相若。

我们穿山走桥，跨溪越径，匆匆忙忙地走了一大圈，发现此花园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把借景这道传统建筑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她依山临海，花园本身不满十亩地，然而，那四十四桥以及那几座亭亭阁阁却建在海上，将广阔的海包含在花园之内，以海拓园，以园饰海，而园在海中，海亦在园内！占地不过十亩的花园，却揽海何止千万顷！这真是巧妙得很！也是至高的建筑艺术！在园中环视，你会觉得：日光岩成了她翠绿的画屏，海上扁舟仿佛是她

园中的游艇；还有，远方那一金黄色的沙滩，似乎也变成了花园的一角！而这些花园外的景物，都被借来点缀她自己！你说，巧妙不巧妙？高明不高明？

在花园内玩了好一阵子，我们就朝海边走去，准备拐过沙滩打道回府。

这沙滩本来非常漂亮，然而，不知道谁竟在沙滩边盖了一排几百公尺的摩登建筑物，而且建筑废料乱扔乱弃！深蓝色的塑料板墙，白皑皑的石灰圆柱子，一副俗里俗气的样子，和这优雅闲逸的沙滩不但非常不协调，而且显得很刺目！真使我们恼怒！

「这是金带企业公司搞的……」导游见我们个个怒发冲冠，忙解说道：「盖了以后，很多人抗议批评！于是，就搁浅一边，既不能用，又不肯折！如今，就这么个样子了！」

「这真是岂有此理！」

「要他们折掉！并且赔偿损失！」

「这里的风景，全给破坏光了！」

在一片愤怒声中，我们离开林家花园，也离开鼓浪屿，到南普陀寺吃素菜去。

泉州一日游

泉州是我们此趟赴福建的另一个访问重点。

这座座落在晋江下游北岸的文化古城，恐怕是福建开发得最早的一个城市，由于他面对大海，海岸线曲折，有优越的天然海港，所以，很快就跃起成为与外国通商的重要商埠。早在南北朝时，泉州就开始与外国来往；到了唐朝，她成为当时四大商港之一。到了南宋，泉州已发展成为全国两个最大的商港之一，与广州并驾齐驱。元朝的泉州，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世界最大贸易港」，是泉州的黄金时代。

我们从南平乘夜班火车南下，第二天一早六时十分抵达厦门，准备盥洗后吃早餐，然后尽快赶路赴泉州。「车程要两个半小时。」杨大姐在火车上说。

火车是准时抵达厦门，我们十个人二十只手，必须自己把十几件行李打发走，于是，有的人两件并提，有的人

一推一提，有的人背一件拖一件，像一堆到处流浪的盲流，蹒跚跚跚，踉踉跄跄地走月台、下地道、爬石阶、出站口。「门锁的！」突然，前面有人喊一声。站口大门锁住？火车到站，大门却深锁不放人？这就奇了！怪不得前面站着一堆人。

「为什么大门锁住？」我们这群外星人似乎初生之犊不怕虎，竟然还发问呢！「刚刚还开的，出了一些人。后来，他们说钟点到，下班了。」这真是岂有此理！千千万万的乘客要出去，他们却说要下班，锁起出口来！

「中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们可以丢下长长的队伍不管，不管你死 活，说走就走！」赤琰又在大发伟论了：

「我在深圳，每次都碰到同样的事情，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唉，中国人真是驯良呵！」望着那一大堆毫无动静的乘客，我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东南亚大酒店就在火车站的旁边，导游小姐小孟带我们走过去。我们依然像流浪汉似地，满手满脚都是毫值不值钱的家当，拖拖拉拉，拎拎提提，走进这家四星级的酒店。心里在想，何必小孟来带路呢？我们不认识字吗？

出乎意料之外，我们没有房间休息，把公厕当私人卫生间，和普罗大众打成一片。小孟远远地避开我们，扔下我们不理不睬，好像我们在大厅里叽哩咕噜跟她毫不相干似地。「上班时间还没到！」有人说。

其实，他们也并不准八时上班！我们等到八点四十分，小孟蹒跚然走过来，说：「车子来了，我们上车吃早餐！」我们才获得这两位迟到的中旅社的雇员的「服务」，开始

我们的节目。

从厦门到泉州虽说只有一百公里，却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出厦门过集美学村后，到处都在修路，不但沙尘滚滚，而且路面颠簸，当然只有蜗行牛步，像鹅像鸭地走三步停两步了。车内的冷气系统完全是装模作样的，闷在面包车内，望着窗外的黄尘，「我们在苏拿浴！」我解嘲地说。思绪起伏不定，像甲板上的圆球，东滚西翻，只差一点掉进汪洋的大海。

快到泉州时，两旁但见小型工厂林立，烟口直上青天，密密麻麻，使我想起南马许多市镇耸天的鱼骨电视天线；差别最大的是每根烟口的末端都是一缕翻滚冒升的浓烟，把青天染成黑乌乌的。「不得了呀！」赤琰叫嚷着。他的「不得了」是指污染严重呢？还是指工业发达？「这里的瓷砖销售全中国！」小孟回应说。「这怎么住得下！泉字使人联想到清澈乾淨；现在，看来泉州已变成烟州了！」还是赤琰的声音，真多嘴。

「我们先到清源山！」杨大姐说。

到清源山的目的是看老君岩。清源山一名齐云山，又称北山、泉山，拥石堆沙地坐在泉州北郊，距市区只有三公里路。在广袤的山峦中，还座落着许多寺宇轩亭及文物古迹，生长着无数苍松翠柏、奇花异草。历代诗人骚客至此，皆题字赋诗，制成摩崖石刻，琳琅满目，随处皆是，宜乎有「闽海蓬莱第一山」的美誉了。老君岩就座落在清源山的右峰，原名羽仙岩。山中本有真元洞、真君殿，建筑已圯，为当年道教庙观集中地。现仅存露天老君巨像一尊，高五米多，宽七米多，是宋代巨型道教石刻。

面包车车身小，可以横走四窜。抵达清源山时，司机把车往里直开。「车子开进去，不必走这一段」司机说。望着停在外围的大型旅游巴士，我们当然为司机欢呼一番。「呼呼——」面包车又跑又跳，两下子就停在老君岩的脚跟前。

拐个弯趋前几步，就瞧见一座巨型的石刻。这就是骑牛出关，写下《道德经》的老聃了！左手依膝，右手凭几，两眼平视，双耳垂肩，脸含笑容，苍髯飘动，生动及逼真地表现了这个高大的石老人的慈祥及安乐的神态。头、额、眼、髭等细部雕刻，皆精致而又不夸张；此外，衣褶分明生动，线条刀法柔而有力，堪称石雕上乘之作了。只可惜这位艺术者到底何人，已无可考了。

我们在这里盘旋了半个多小时，就呼噜呼噜地上车，准备离开了。

泉州的辉煌时代早已过去，然而，她留下来的历史陈迹，今天依然「兴亡满目」，供人「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旁的不说，光说街名巷名，就足以使人前来吊古怀旧了。泉州各种宫庙寺宇非常多，几乎遍布每个街口巷尾。寺庙虽然大都坍塌废弃，但许多与宗教有关的街名巷名，却沿用至今。在现在的街名巷里，与宫庙有关的即达六十多处；有的街巷甚至直接取名为平水庙、龙宫、雷公厅、文公祠、白考庙、同莲寺、塔顶宫等；有的则用神佛尊号，如通天巷、二郎巷、上乘巷、五夫人巷、奉圣巷、忠文巷、承天巷、小泉涧巷、土地巷、祖师巷、上帝宫巷；有的则省略「宫」、「庙」字眼，如孝友、义全、进贤、广孝、广灵等；有的则根据宫庙所供奉的神佛命名，

如阿弥陀佛巷、菩萨巷、莲灯巷、裴巷等……。今天，「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残留这些历史陈迹，「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乔木」。

要考察历史陈迹，最好到博物馆去。于是，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上车时，司机把小李叫过去，在耳际啜嚅一阵。「请诸位下来！请诸位下来！」小李不好意思地在车外向我们招手。怎么啦？好端端的要上海外博物馆，怎么叫我们下车呢？

「师傅说，只有这一次！只有这一次要大家帮忙！」小李说。

原来车子不能着火，要我们下来推车。

「底下应该不会了，请你们放心！」司机转过头来，对我们说。

我们莫可奈何地讪讪然下车！没关系，金公及赤琰年轻时练过举重的，如今宝刀未老，依然大力士一个，让他们出出力也好；只是贵为大学教授，金枝玉叶，却成为车下工人，实在备受委屈了。才推不及两步，车子就「蓬扑蓬扑」叫嚷起来，行了！我正瞄准相机想为他们留下「历史照片」，没想就收手了，真是可惜。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又称泉州海外交通史石刻陈列馆。馆内陈列着宋元以来外国人在泉州遗留下的多种宗教石刻二百三十几方，是泉州海外交通史的重要见证者。

陈列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伊斯兰教石刻，主要陈列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墓碑，以及部分艺术品。第二部分景教石刻，主要是聂斯晚里文、拉丁文、八恩巴文的墓

碑，上有十字架、云片、火焰及飞天等雕饰。第三部分摩尼教石刻，主要陈列晋江县草庵摩尼教遗址、佛像、浮雕等照片。第四部分婆罗门教石刻，陈列品中有一尊女神雕像，神态端庄，造型优美。

古代泉州可说是中华文化的缩景；她兼容并包，容纳各种不同的文化，让她们在她的体内发展及演绎，最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理在此。大马有幸拥有几股不同文化，如果能够兼收并蓄，在东南亚地区将有不可限量的前景呵！

吃过午饭，我们转往开元寺，就在海交馆附近。

寺初建于唐代垂拱二年（686年）。本名莲花寺，后曾改名兴教寺、龙兴寺。

相传此地本一大桑园。一日，园主黄守恭梦一和尚前来求地建寺，翌日果然有一和尚向他要一块「像身上袈裟一样大」的地皮，黄欣然同意。不料和尚脱下袈裟朝太阳抛去。袈裟停在空中，投下一大片影子，和尚说：「我要的就是这片土地。」黄无法拒绝，便提出除非三天内桑树开莲花，方可在此建庙，以此来要挟和尚。不料第三天内桑树竟开了白莲花，黄只好如数捐地，并定寺名为莲花寺。至今寺内大雄宝殿的巨匾仍写着「桑莲法界」四个大字。

跨进寺门，往四周张望，竟和潮州开元寺一模一样，看来潮州开元寺曾来这里取经。

开元寺的另一组珍贵文物——东西石塔，就分别座落在两廊外的草坪上。它们芳姿卓立，巍然对峙，相距约二

百米，使整个寺院的布局显得格外宏敞壮观。

它们都是浑体花岗石的楼阁式建筑，平面八角，五层五檐。除某些局部略有差异外，建筑規制基本相同，恰似一对孪生姐妹。那样的富丽堂皇、崔巍雄大和富有诗意！而在结构上的紧凑完善和科学合理，又使它历经七百多年来无数次地震、风灾的严峻考验，迄今依然巍然挺立，叫人赞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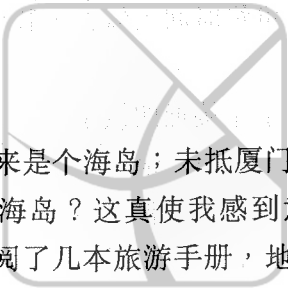
泉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虽然城市不大，可供游览的地方非常多。此外，这里还有一所华侨大学，几位朋友就在这儿执教，可惜时间太短促，我们就如此匆匆走马看花而过了。

打道回府时，已是下午接近四点了。一路上，我们个个累得像盛夏田里的水牛一般，恨不得找个地方蒙头大睡一顿。惟有赤琰精力依然充沛如初，不停地唱歌为我们解劳，使我们享受美好的服务。



一家四口合摄于P·J·家中，时为八八年春。

陈嘉庚的教育王国



厦门本来是个海岛；未抵厦门时，杨大姐向我们说。厦门本是个海岛？这真使我感到意外。在香港未启程之前，曾经翻阅了几本旅游手册，地图上就未曾显示出厦门是个海岛——公路、铁路一直划到厦门去，如此一脉相通，怎么会是个海岛呢？

原来厦门和大陆相隔一道两公里的海峡，两地百姓来往，全靠渡轮，情形就像海底隧道未成之前的尖沙咀和香港岛一样。五十年代初期，政府动用了两年的时间，在海峡上盖了一条长堤，上设公路和铁轨，把两地接成一线。它长达二千二百多米，堤面宽十九米，用洁白的花岗岩石砌成，两边又分别用条石垒成半人高的胸墙。怪不得地图上的公路、铁路皆直达厦门，以厦门为终点站。所谓海岛，也变成半岛了。

「你们看，那一大堆建筑物就是集美学村了！」面包车

在长堤上飞驰时，杨大姐说：「多美呀！」

中学的时候，就听说过厦门有个集美学村，那是海外华族学生念书的理想地方。一些报章还刊登照片，发表文字，大肆宣扬，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影响。班上有好几位同学，就接二连三潜往升学，掀起一场涟漪。「到厦门，集美一定是要去的！」杨大姐安排节目时，就敲定这项节目了。

「集美是陈嘉庚的故乡……」在面包车里，杨大姐向我们解说：「从一九一三年起，他就在这里兴办各类学校。如今，这里有水产学院、师专、航海学校、财经学校、中学、小学、幼儿园等几十间大大小小的学校，形成一个学村了！」

那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学村！在这建筑面积达几十万平方公尺的滨海平地上，陈嘉庚盖了一百多幢校舍大楼，除作为上述各类学校的校舍外，还增建了大礼堂、游泳池、体育馆、医院及试验场等等，夜里灯火辉煌，日间书声琅琅，真是名不虚传的学村！

我们在薰风楼前面的一条马路下车，准备从学村的一隅穿过，浏览学村部分的景色。右边是个大湖，实际上是个小海，海水流进湾里来，形成一个内海，无风无浪，竟如静海。左边是建筑群，为首的是集美中学，五、六层的庞大建筑物，外型壮观，设计雄伟，极富民族文化特色；接下来是十四层的南薰楼，主楼及两则翼楼的楼顶盖着很别致的阁亭，为学村增添了浓厚的东方色彩；再过去就是航海大厦等等。

路边有亭阁水榭，或依湖边，对镜梳妆；或立湖中，

如彩凤展翼；这的确是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学村！当年陈嘉庚的构想和设计，的确是旷古所未曾有！宜乎今日还津津为人乐道。

「这湖边如果种上一排柳树的话，那情调就会更好了！」经过一座亭阁，我向杨大姐说。

「湖水好脏呀！」同行中有人很敏锐，率先叫了一声，语惊四座。

是呵！这湖远看很漂亮、富诗意，近看就一塌糊涂、其丑难当了！湖中弃物甚多，湖边废纸破瓶更是成堆成堆的，真是大煞风景。「好臭呀！」经过航海大楼前的亭阁时，有人高喊一声。大夥儿趋前张望，以为一定是死猫死鼠，没想到却是湖边露出一条小沟，秽物七颜八色不停地滚进湖里，状至难睹，味至恶闻！

「现在，学村里自己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由他们自己管理了！」杨大姐很不好意思，一直向我们澄清：「从前不是这样！从前不是这样……。」

「唉！管成这个这样，责任可就重大了！」

「太不相称了！」

集美学村的尽头就是鳌园，那是陈嘉庚安息的陵墓了。远远望过去，但见矗立的纪念碑，挺直在海角边，一片云海苍茫，一片碧波万顷，甚为壮丽。这里原是海边的一个小岛，岛上本有座小庙，叫鳌头宫，抗战时被日军摧毁。一九五〇年，陈嘉庚在废墟上建起鳌园，面积约九千平方米，成为旅游胜地之一。

陵墓就在纪念碑的南侧，墓盖用磨得闪光发亮的青斗石镶成，墓园屏壁上有他的传记浮雕，刻得非常精致。鳌

园的浮雕遍布四处，引人入胜。浮雕中，有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古典小说、传统戏曲的几百幅连环图，有描绘花鸟虫鱼、珍禽奇兽、山水名胜的图像。这些浮雕，刀笔简练，线条优美，形态逼真，朴实生动，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

「这里就管理得非常好！」不知谁竟叹了一口气；是的，整齐、乾净，鳌园是值得游的。

「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另一大贡献！」访问厦大之前，杨大姐说：「校园非常大，又很美！」

「多么像台大！」刚跨进大门，往前一瞧，我惊叫一声：「那些校舍，这几条大马路！」

跨进校门，两边是二、三层高的校舍，一栋挨一栋，往里延伸。中央是几条笔直的大马路，安全岛上种的都是高瘦的大王椰，很有秩序地挺立列队，使人感到庄严。繁忙的自行车和行人，在运动场上奔驰的学生，把整个校园搅动得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这些景致，这些情调，简直就是台大！

「这几条路真像台大！」金公也是台大出身，同意我的看法。

循着大马路，我们忘记时空地走下去，好像走在台大的校园里一样。经过一个小山坡，拐个小弯，来到大礼堂。「这简直是南大的图书馆大楼！」这次是赤琰的叫声，他好像回到母校的怀抱里一样。呵，原来当年南大建校时，曾经来这里取过经。

唉，陈嘉庚真是了不起！从幼稚园到大学，从传统教育到职业学校，都是他策划及发展的项目。「毁家兴学」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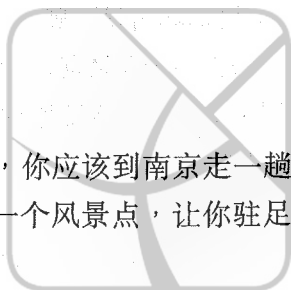
个字对于他而言，可谓绰绰有餘！走过集美学村，再参观厦门大学；呵，陈嘉庚办学一点也不马虎，其真诚及认真完全在公校之上！光是这两点，就足以使他名垂青史，永为后人景仰！

五十年代我们有陈六使跟在陈嘉庚之后；今天，陈六使之后呢？



与石华摄于南京中山陵。

南京的树



如果你喜爱树的话，你应该到南京走一趟；在那儿你会发现，每一株树就是一个风景点，让你驻足徜徉，久久不忍离去。

住进南京大学南苑后，我们立刻在校园里闲步一会儿。没想仅是那么半小时，我们对校园内的树树木木竟产生无限的恋情。南大的校本部在南苑的北面，中间隔着一条汉口路；从汉口路的大门望进去，只见中央躺着一条宽阔的马路，路两边种的尽是法国梧桐，高可四、五十尺，把旁边的图书馆、教学大楼都遮到后边去了。这些梧桐不但高大如巨汉，而且还伸出粗壮的长臂，又从长臂中伸出无数的短臂，将整个天空网络起来；然后，又长出千千万万片宽大的梧桐叶，铺盖在密密麻麻的网络上。于是，走在这条大道上，你就会感觉到，简直是走在千万支雨伞底下，既明亮，又清凉，真是奇妙得很。

更使我们惊讶的，是梧桐树后面那一棵棵的雪松。

第一次见到雪松是在东京大学，那高大雄伟的枝桠，像五百壮士的铁臂；那浓密散垂的松叶，苍劲豪迈得像张飞龙髯；通身龙鳞，宇度万千。没想到人间世竟有如此傲节忠耿的树木，真令我们惊叹不已。来到南京大学，才知道满校除了梧桐之外，就是东种西栽的雪松，把南京大学点缀得到处流露出傲节忠耿的精神，到处都充满着万千宇度的气概。

往后几天，当我们四处乱逛、到处张望时，才发现整个南京都种满了梧桐和雪松，哪只是南京大学一处而已！那笔直的中山路，那宽敞的北京路，还有那热闹的珠江路，到处都是林林树树，整排整排地列在那儿，成群成群地站成一堆，使我们印象深刻。

「南京的树真美！」接待我们的周先生当晚到南苑来探望我们，问起对南京的印象，我们第一句话便说：「南京人真了不起，种了这么多树！」

「是的，是的，南京的绿化过去做得很不错；不过……」满口上海腔的周先生，脸露笑容地说：「这几年砍得多了！新市长上任以后，为了拓宽马路，砍了不少梧桐树！比如鼓楼一带，就全部砍光了！」

「真是可惜呀！」

「是呀！那是很可惜的事。所以，我们一直批评他，说他什么事都不会做，就光会砍树！」

鼓楼就在南京大学的附近，我们过去张望时，发现那里一片开朗明亮，绿草油油，红花处处，树虽然砍光了，却也整治得条理整齐，还可一看！大陆许多旧城市，路窄树

多，根本无法发展；为了拓宽马路，只好把树砍掉，实在也是不得已的事！只希望有砍有种，绿化的工作要抓得紧，城市才是个人住的地方。

第三天上午，我们赴紫金山游览；才知道不但整个南京城绿化做得好，连南京的郊区也古木参天，到处清凉明亮！

紫金山又叫锺山，也叫蒋山、金陵山，在南京城的东北郊，由珠江路口乘公车而往，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车子出了中山门不久，远远就望见三峰并起，蜿蜒如伏地的蛟龙，气势宏伟，巍峨壮丽。这三个山峰，以锺山最高，为群龙之首，蜿蜒盘曲地向东南边奔走而去，然后转过雨花台，往西直闯，奔向以石头山为终点的西部诸山，像猛虎般地雄踞长江的江边。据说当年诸葛亮联吴抗魏，特地到东吴走一趟，路过这里，登山一望，不禁脱口而出，叹了一口气道：「锺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自此以后，「龙蟠虎踞」扬名遐迩，竟成为南京的代名词了。南京地形之险要，于此可见了。

我们首先是到灵谷寺，去探望那著名的灵谷塔。车离开干道，奔入锺山的地界时，我们立刻感觉到阳光不相同，空气不相同，气氛也不相同。原来我们在梧桐树林里奔驰，左右前后全是梧桐树林！苏州的梧桐是任其生长，所以，许多枝桠都生得太低，占着空间，挡住视线，使人觉得路窄人挤！南京的梧桐明显的经过修剪，把矮枝、横枝全给砍去，保留竖直的枝干，让这些枝干往天空生长，而宽大的梧桐叶就长在这些高高的枝干末梢。远远望过去，就如一支一支高高的绿色雨伞，把阳光遮挡在绿伞的上端，

保留阴凉的空气在下端。因此，车行其中，但见头顶上一片明亮的阳光，而底下却是一阵一阵清凉的和风，真是舒服清爽。

穿过无梁殿后，我们就看到灵谷塔。虽然是座近代建筑物，却盖得极为高雅古朴。九层八面，高六、七十米，顶覆深蓝色的琉璃瓦，内设螺旋式扶梯。我们上一层望一层，每望一层就觉心胸增一分浩瀚悠渺；到达顶层极目四望时——哎呀呀！锺山这条巨龙竟堂堂皇皇地横卧在我们的眼前！天文台是龙首！龙眼平觑长江，然后挺着一节一节冷傲的脊骨，蜿蜒东走，伸向苍茫的天外去。

「紫金山的龙气真盛呀！」我打从心里赞美着：「国民政府真了不起！把革命英雄烈士葬在这里！把北伐阵亡将士葬在这里！还把孙中山先生葬在这里，真有眼光！」

「二、三十年代时，国民政府把这一带的树木全部整治过。」事后，周先生告诉我：「所以，今天这里的树木才这么好！国民政府的确下了功夫的！」

「怪不得整个锺山都种满整整齐齐的树木！」

谒拜中山陵是我此次来南京的重点节目。据说一九一四年中山先生辞退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与人相约到紫金山打猎，在今日中山陵堂处休息时，向远处眺望，顿觉心旷神怡，于是，高兴地向同伴说：「他日逝世时，当向国民乞求一地，以安置躯壳耳！」国民党将中山陵建在锺山南坡半腰上，完成中山先生的夙愿，中山先生固然感到高兴；对默默无语的锺山，又何尝不是一件荣幸的事！

中山陵除建筑雄伟，体现孙中山先生自由、平等及博爱的精神之外，两旁无数高人云霄的巨型雪松，更能表现

出中山先生一生为民为国奋斗的大智大仁大勇。这些雪松的栽植，显示出当年策划的用心和孤诣，也显现出当年所欲表达出来的精神和人格！今天，从底下拾级而上时，还能体会出此中的深意。当你举头仰见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天下为公」，以「国父体」的书法横布在那儿，你怎么不会泫然感动呢！唉，到中山陵去凭吊和旅游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琢磨琢磨这些寓意深远、耐人寻味的大雪松呀！

原来雪松梧桐和锺山一样，是南京的灵气！它们不但点活了南京城，也点灵了南京的郊区。从紫金山天文台纵目远眺，只见人间到处整整齐齐的青青绿绿，沿着锺山的背脊卷席而下，一直到清凉山。中国自东吴以后，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及大明等朝代，皆以此为首都，盖也有道理呵。



与竹林合摄于北京北海公园。

在兰新铁路上

在整个丝绸之旅中，有一段是火车行程。在飞机上，我们了望过终年积雪的天山，也了望过酒泉、柳园及哈密等绿洲；在冷气巴士上，我们感受过千里荒漠渺无人烟的孤寂，也领略过「中国最大省份」的「最大」滋味；现在，走一段火车行程，更换一下交通工具，未始不是一项很好的安排。

起站是吐鲁蕃，目的地是嘉峪关，是兰州至新疆之间的一段铁路。

我们在吐鲁蕃玩过两天之后，车子就送我们上火车。那时正是午饭过后，我们在绿州宾馆里把肚子装得饱饱的，满肚尽是新鲜的青菜和美味的羊肉，再加上新疆啤酒，然后，在导游小高的催赶之下，就登上冷气旅游巴士。说是上火车站，巴士却一味往郊外开去，这真奇怪了。打听之下，原来吐鲁蕃的火车站设在郊外，怪不得车

子不往城内跑！说是在郊外，实际上车子行一两个小时，早已远离吐鲁蕃，到了七泉湖。七泉湖只是个站名，算不上一个大市镇；为什么火车站盖得这么远？住在吐鲁蕃的人，怎么到这里来搭火车呢？满腹狐疑，连小高也答不了。

火车三点二十分准时抵步，只停了六分钟，立刻就拖着长长的车厢轰隆隆地往东南蠕动。我们和黄宏发夫妇共一厢房，其他十几位团友分住我们前后。安顿下简单行李后，我立刻站到走廊上，望着窗外，希望捕捉一些迷人的景色，充实我们的行程。

守着窗前大半个钟头，我实际上所能捕捉到的，除了广袤无边的沙漠，还是广袤无边的沙漠。不但烈日当空，温度在四十度以上，而且十几级的强风猛刮，一片滚滚黄尘，从前到后，由左到右。

新疆自古以来交通就奇差，这个号称中国最大省的大西北，在五十年代以前根本就没有一寸铁路，新疆民族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火车。至于公路，其情况也非常可悲可叹！二十年代从乌鲁木齐至塔城之间虽修有一车道，质量却低劣，行车也艰难，不久就无法通车；三十年代将呼和浩特至乌鲁木齐的驼路改通汽车，天津《大公报》以「开辟西北交通新纪元」的大标题庆祝一番，然而，那并非一条正式的公路，不适宜汽车经常通行，所以，两年后就淤塞关闭了。

因此，在四十年代以前，新疆和内地的来往，除了一个多月的骑马骑骆驼，或者数个月的步行之外，就没有任何直接的交通工具了。许多旅客及货物，都必须绕道苏

联，才能抵达新疆；就如当年到西藏、云南，必须绕道越南、缅甸、印度及不丹一样。至于铁路，就像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一样，永远只是新疆人的美梦吧了。

四九年后，新疆的形势完全改观。

一九五二年冬天，当天兰铁路通车之后，中国在毛泽东一句话「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的指示下，立刻掀起修建兰新铁路的热潮，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驰骋的这条铁路了。那个时候，兰新公路虽已通车，然而，从乌鲁木齐乘汽车至兰州，仍然需时八天！如果改乘火车的话，只需四十四个小时，不必两天两夜；新疆和内地的距离，立刻缩短好几十倍！所以，无论从战略及运输等角度来看，这条铁路非常重要。

铁路全长一千八百多公里，除了几个绿洲之外，全部行走于戈壁大沙漠！不是高寒无走兽的山区，就是荒僻无人烟的弃地，酷暑奇寒，乾旱缺水，终年飞沙走石，虐雪饕风。要在这么一大片弃地铺上近二千公里的铁路，简直就如在沙漠上种树一样，谈何容易！此外，在甘肃这地段下，铁路还必须爬上海拔一万多英尺、高寒缺氧、三伏天依然大雪纷飞的祁连山。至于从吐鲁蕃到库尔勒的南疆铁路，更必须穿入天山腹地，横越阿拉沟、乌拉斯台沟三十六次，修筑隧道二十九座，桥梁四百六十三座；如此艰巨的工程，真难以想像。总而言之，即使采用今天最新式的建筑工具，兰新铁路绝非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然而，一句「继续努力修筑」，全国立刻总动员，采用最原始的工具，不但按期施工，而且还提早完成！五二年冬动工，六二年冬通车；按十年计算的话，每年完成二百

公里，平均每天完成半公里有餘。

站在窗边，望着那一大片灰黄色的大沙漠，我看不到一根草，更看不到一棵树；听着那鬼哭神号的风声，我看不到一个人影，更望不到一只苍蝇。这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人间世所有的历史及文物都不会在这里投影；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领将这条无边无际的铁路铺在这段地壳上？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气魄和权威下达这样的命令，使人民风靡云从地甘于效命和牺牲？如果这样的意志力及效应长期地运作的话，会产生多雄大的威力？

在历史事件及现实世界里，我们经常产生矛盾及碰撞，不知如何解决。在教科书里，在日常的教育里，我们经常指斥秦始皇为暴君，秦始皇推行的都是暴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酷爱攀登万里长城，赞誉万里长城为「民族之灵魂」，代表中华民族，并且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统一文字，中国早已分崩离析」。我们时常批评成吉思汗及努尔哈赤，说他们消灭了汉人的朝廷，蹂躏中原，血流漂杵，然而，内蒙古、东北以及昔日的蒙古如何列入中国的版图？这些历史上的伟人，他们时而掀起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大震荡，让你激情如醉如痴，也让你失落得魂消魄散。当风定尘落后，我们固然看到伤痕累累，却也看到几许山水风光；试问，我们当如何评估这些人物？要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和碰撞呢？

如果没有「继续努力修筑」这句话；试问，新疆今天的交通网会是如此吗？今天，新疆会有二、三万公里四通八达的公路吗？今天，新疆还在中华民族的摇篮里吗？会有兰新铁路，并且西延乌苏，直驳苏俄；南走库车，打通

南疆吗？当年时机一错过，今天经济挂帅登场，一切都讲「钱钱钱」的时刻，新疆这些公路及铁路，还铺盖得成吗？如果没有这些交通网，新疆恐怕会像台湾一样，天天在哭在闹了。

此趟丝绸之旅，我们北走乌鲁木齐，南游敦煌，西奔吐鲁蕃，东跑兰州，无论数百公里外的牧场高原及藏族山区，也无论僻远四、五小时车程外的古迹胜景，到处都是一级公路及高速公路。「这是什么时候修的？」我都非常惊讶地问着小高及小濮。「基本上都是六十年代修成的，不过，九十年代初期再加以扩大和整顿一次！」答案依然使人惊讶。「从这里，可以直通四川的成都和九寨沟！」小濮在敦煌的路上，指着叉路说：「都是这样的一级公路！」

我们不愿意再看到如痴如醉的大激情，就如我们不愿意再有魂消魄散的大失落一样；当中国逐步走上现代化时，我们盼望看到的不是诗人气质的政治人物，而是政治家，有气魄有胆识有权威的政治家，在理性上能使老百姓风靡云从、甘心效命的大政治家。

我望着窗外漫长的铁轨，来不知何处，去不知终极，长长地嘘了一声。

1997-9-5 稿

雕弓满月射天狼

抵达乌鲁木齐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游览南山牧场；那一天，早上去天池，下午转南山。

南山是哈萨民族放牧的山区，距离乌鲁木齐有一段相当的路程；一路上，除了撒也容易、搭也容易的蒙古包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一群一群骑马或蹒跚或飞奔的哈萨克少年。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少年人，个个身体强悍魁梧，精神饱满机敏，忽而扬鞭驱马飞奔过河，忽而成群驰驱先后争逐，要奔要跃，要前要后，要速要缓，简直如人奔驰于平地，没有半丝半毫的困阻。这使我想起在天空表演的战斗机组队，十几架战斗机排列一处，突而冲天俯地，突而左旋右弯，突而翻身而回转，突而散开突而集合，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哈萨克这些少年，如果手中抡的是雕弓，而不是马鞭；试问，中原民族何以堪！

到兰州的第二天，我们驱车到夏河，那是三、四百公

里以外的藏族山区，准备去参观拉卜楞寺和桑科大草原。在接近藏区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见到成群的马队，或路边，或山谷，或河旁，或平原，到处都有他们的踪影。马能涉人所不能涉的水，马能翻人所不能翻的山，当年李广被匈奴围困时，要不是马儿带路突围，恐怕就饮恨异域了！所以，游牧民族的马队不是汽车和巴士，而是吉普车和坦克车，当他们结集成队时，声势可以惊天动地，威势可以丧人之胆夺人之魄。

那天下午，抵达夏河后，我们就驱车去探访桑科大草原。草原在大夏河的上游，从夏河镇向前走十公里，就是大草原的边缘地区。实际上，冷气旅游巴士经过临夏之后，基本上就沿着大夏河溯游而上，一路穿山走谷，过河涉崖，都离不开夏河潺潺的水声。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前后都是茂林密树，原来我们逐渐向高原爬行，不觉已经爬上七、八千英尺高的高原地带。外头的气温降为二十馀度，深山里除了三三两两藏胞民房之外，一切都那么宁静，时间似乎完全停止，日月也忘记了运行。这里，那里会有什么魏晋南北朝，会有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山中一日，世外千年；到底那一处才是永恒，真使人迷惑了。

夏河市海拔一万馀英尺，桑科草原在我们投宿的拉卜楞宾馆十公里处。根据小濮的解说，我们才知道这个大草原纵长三十馀英里，宽长近四十英里，尽是藏族放牛放羊的地方！「他们春天和秋天就进山去放牧，夏天和冬天就下山到山下居住，」小濮说：「现在是秋天，他们已经进山去放牧了，你们恐怕看不到羊群牛群了。」于是，我们二十几个人就千里迢迢来瞻望这个大草原。

抵达草原时，我才开始感觉到，游牧民族的大草原原来是这么的大！放眼望过去，满山满谷满地平线，一片青草铺天盖地而来，卷过你的身边，然后，又声势浩大地铺呀铺呀铺到地球的另一端去。空洞洞的天空，就像一块染了蓝色的画板一样，平平板板地压在你的头顶上，使你感觉到顶天立地并不是一件挺容易的事儿！两边的山头，几乎把颈项伸向云堆里，被平板的天压得喘不过气来；但见天低地高，人的空间被压成一条缝罅了。下得车来，十几名藏胞牵马骑马到我们跟前，「要骑吗？要骑吗？」不停地兜生意，另一些却只顾自家儿在草原上奔腾追逐，笑声飞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

「你的马没有坐垫，我怎么骑？不摔倒吗？」我怯生生地问。

「不会的，不会的，你看！」女藏胞立刻一蹶，霍一声就跃上马背，头也不顾地驰骋如飞箭。

这简直是在驾机车，岂是在骑马！在没有机车的时代，他们成千上万的机车，形成黑压压的机车大队，风尘滚滚，黄沙漫漫，铺天盖地地向黄河流域飞奔过来；你说，万里长城还有用吗？江南穿长袍戴儒冠的读书人还有用吗？这一大片草原，就是他们磨练驾车技术的绝好场地，他们飞驰慢驶，左旋右拐，奔前突后，倒骑站骑，卧骑放手骑，样样精绝，人人一手；试想，提倡文治轻蔑武功的宋朝焉得不亡国？数十年不露面的明朝皇帝焉得不灭种？

在这空旷孤寂的天板下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忍着寂寞强劲骨健肌肉；要在这低压无边的天板下温饱整个家族，就必须有人抬起头来，带领大家一起磨练、战斗、拼搏和

壮烈牺牲。大地是广漠无边的，弱者必定被淘汰；天板是冷漠无语的，老者必定被弃队；只有真正的强者才可以称雄于大草原，而当这强者诞生时，不但草原各部落俯首称臣，中原及其周边民族也必定无法抵挡。

「只有这样的大草原，才会出现成吉思汗！只有这样的游牧民族，才会出现努尔哈赤！」望着那低压压的天空，我不住地想着。

在新疆漫游的几天，我们去过乌鲁木齐，去过吐鲁蕃，跑过艰辛的兰新铁路，看过一百五十公里长的火焰山；虽然所见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却知道，这是天地间一块不易生存之地。我们抵步的八月天，白天温度是四十几度，晚上可以降至十几二十度；这里，有水才有树木，有水也才有人烟！其他全是荒地弃地废地。这里的生存条件，比蒙古及满州还要艰辛。新疆维吾尔族及甘肃藏区有大草原，蒙古及满州也有大草原；然而，蒙古出了成吉思汗，满洲出了努尔哈赤，而新疆的维吾尔族呢？甘肃的藏胞呢？

抵夏河的第二天，我们就到城里去参观拉卜楞寺。拉卜楞寺是中国喇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创于清康熙四十八年，距今已近三百年的历史。它即是学府，又是信仰中心，更是统治机构；是拉萨以外最大的院寺。甘肃、青海及四川地区的藏族过去即以此为政治、宗教、文化及教育中心，其他位之崇高，于此可见了。寺院俗地一千二百馀亩，可容喇嘛三千馀名，僧舍不下万馀间，下设闻思、续部下、时轮、医药、喜金刚及续部上六大学院，俨然如一所组织庞大的大学。我们清晨九点叩门参观，一直

到十一时半，才走马看花地绕了半圈。

对藏族而言，当喇嘛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举家必须全力支援，一直到他有能力独立为止。他们不可结婚，不事生产，终日佛事。在这样「优惠条件」的鼓励下，喇嘛越来越多，而藏族几乎成为一个宗教民族了。遥望拉卜楞寺，重门叠户，金碧辉煌；藏胞不知耗费了多少资源，才缔造出如此帝国来！他们生而耽溺于宗教，宜乎无法驰骋大沙漠，在低压的天板下闯出江山来。

维吾尔族呢？他们有大草原的考验，有大沙漠的淘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们应该可以冲出这片有限的天地，创出一个江山的。

至于生长及生活在江南的汉族，他们看惯小桥流水人家，看惯秦淮风月苏州情；骤然之间看到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以及无树木无动物的大沙漠，他们肯定会惊慌及畏惧！所以，中国历史自从把北方割出万里长城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华夏文化强悍的一面了。能够像汉武帝一样，向大沙漠、大草原要土地、要人口及要物资的伟人，实在寥若晨星！到底是华夏历史阉割了北方，并且不小心把华夏强悍的一面也阉割掉，还是大草原开除华夏历史、大沙漠淘汰华夏文化？十二天的丝绸之旅，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1997-9-8)

大漠上的骆驼草

敦煌是这次丝绸之旅的重点站；这座在数千年前经已发煌的边疆要塞，不但对汉族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域外的其他民族也同样是座闪烁发光的名城。自从汉武帝战胜匈奴人以后，就大量徙民于此，把它建成一个农业城市，使它基本上自给自足；而汉武帝在河西走廊上所置的四郡，即以敦煌最边远，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控扼丝绸之路的要塞，如人之咽喉。

这座海拔四千尺的绿洲，实际上处于大戈壁的包围中，所幸南边祁连山有山水，可以为灌溉，所以土地出产饶富，宜于人居。从吐鲁蕃乘夜班火车抵达嘉峪关之后，我们首先游览这座名关。

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终点关塞。万里长城以秦、隋及明三代的工程最伟大，秦的长城止于甘肃的临洮，隋的再西至武威，而明的更西至嘉峪关，是最西最远的一站了。

在这草木不生长、鸟儿绝飞翔的大沙漠里，却平地建起一座巍峨宏伟的大城塞，真使人觉得强毅穿虹、气魄贯天。只有到过西北的人，才知道生存的艰难；只有到过沙漠的人，才知道人类毅力的刚强。

站在城下，我望着「天下雄关」的巨型石碑，又望着终年积雪、高不可攀的祁连山，感触联翩。

记得在吐鲁蕃的时候，我们参观过一种叫「坎儿井」的地下水道工程。新疆有几个盆地，而吐鲁蕃恰好是盆地的低洼处，就如一个炒菜锅的锅底一样，所有的热气趋聚于此，外头的风又吹不进，所以，这里奇热奇旱，素来就有火洲之称。在此热库里，人们怎么生存呢？原来他们从地面上挖井，井深可达七十米，浅者也有十几二十米；得水之后，就顺着水势挖掘地下道，形成地下渠道，以便和另一口竖井连接。竖井既是挖水之用，也为了渠道的通风和修葺；而地下渠道则如河流一样，顺着地势可以流向任何地方。据说，掘井的工程始于汉代，至今仍然不绝，而全新疆渠道得一千六百多条，分布于吐鲁蕃盆地、哈密盆地、南疆的皮山、库车和北疆的奇台、木垒、阜康等；其中以吐鲁蕃县最多最集中，为数近千条，总长约五千多公里。

有人比喻坎儿井是地下万里长城，和运河同样伟大，是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之一；谁曰不然！戈壁大沙漠本来就是一片荒地弃地废地，但是，有水就有人类，不管这水是多深多远，人类就是有办法获取，并且赖此生存下去！你看沙漠上一堆一堆圆土包，状如小火山堆，那就是坎儿井的竖井口，座落有序地引水奔向绿洲。

无论是在公路上，也无论是在铁道上，了望两边沙漠，总看见零零散散的一棵一棵矮小草株，说它们是草却灰蒙蒙的一堆，通身不胜朴朴风尘，说它们是垃圾却又有点儿青绿，满脸蒙着风沙；原来那就是骆驼草！沙漠的乾旱是著了名的，单以吐鲁蕃而言，一年下的雨量总共不会超过十几毫米，平均每年下雨不会超过十天；像这样的「雨」，简直是小孩在半空撒尿，尿还没落地已蒸发乾了！此外，还有终年的沙风，所谓「每年一把风，从春刮到冬」，强风不但无止尽地猛刮，而且年头刮到年尾，其强劲更非我们这些南方人所能想像得到。而骆驼草，就蒙着脸、灰着身劲强地生活下去。

刚抵乌鲁木齐那天傍晚，司机在机场告诉我们，「刚下过大雨！」特别把「大」字的音调扬高。我们大夥儿出了机场，正热得不得了，只见地上一片乾旱，沙尘滚滚，而司机却偏说刚下过「大」雨，这真奇怪了！「你说什么？」我很诧异地问着。「这里刚刚下过大雨！」他郑重其事地再说一遍。「你们看，你们看，」我指着乾旱的地上，说：「师傅说，这里刚刚下过大雨呢！」大家都笑成一团。住在新疆的人，大概从来没见过我们南方那种大雨吧！那才是真正的大雨呢！

试想，一年难得小孩在半空撒把尿的地方，居然可以长草，而且到处都是！

敦煌就是骆驼草，在四周广阔的大沙漠当中，南有祁连山，终年积雪，北有马鬃山，威武雄昂；而敦煌夹缝中求生，依靠宛如半空撒尿的祁连山水，就草草树树、物物人人地繁殖起来，成为沙漠上一处塞外桃源。

月牙泉只是个奇妙的风景而已，莫高窟才是人间的绝唱！这座人间奇葩位在敦煌东南二十五公里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对面是「舜逐三苗于三危」的三危山，南北长约一千六百馀米。从前秦建元开始，到唐武则天，已有一千馀窟龕；其后，又经过历朝不断建造和重修，也经过历代人为破坏及风吹雨打，如今仍保存洞窟四百九十馀个，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像两千多身，是世界上现存佛教艺术最伟大的一个宝库。像这样伟大的艺术库如果建造在江南鱼米之乡，或南方人口稠密之地，恐怕不会太使人惊讶；然而，它却建造在资源极度匮乏及生活条件绝对困难之下的蛮荒不毛之地；你说，这不是另一种骆驼草吗？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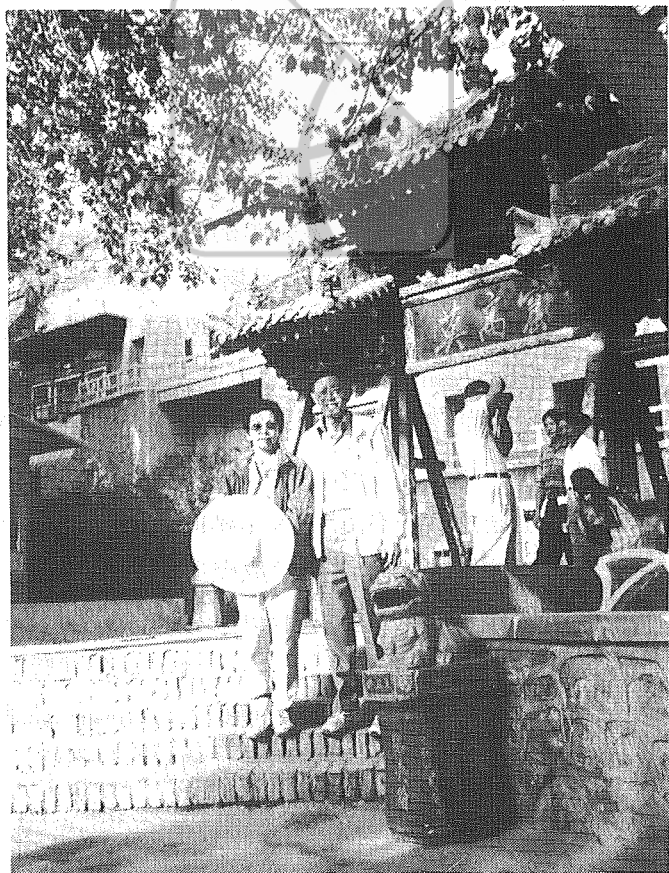
在吐鲁蕃的时候，我们游过了火焰山；虽然当年孙悟空三借铁扇公主的芭蕉扇熄灭了冲天的烈火，不过，今天当我们经过这红通通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名山时，依然感觉热气蒸腾、火喷满天，可以把鸡蛋焗熟、把人烤乾。然而，就在火焰山背后不远处，我们竟参观了一处佛教遗址！你说奇不奇？骆驼草偏向艰难处扎根开花，不是吗？

吐鲁蕃第二天的清晨，我们又到十公里外的亚尔乃孜沟中，参观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车师前国的国都——交河故城。这里是远古时代由洪水冲刷而成的一道河谷，经过数千万年的冲蚀，四周崖岸形成壁立的屏障，西汉时代的车师前国即建都于此。唐太宗贞观年间，在此设立交河县，作为统一广大西域的大本营。盛唐诗诗人李颀曾写下「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的名句，生动地描写了这里的戎马生涯。今天，我们看到的故址，大体上是

唐人的遗迹。

这里，有宽敞的街道，有无数的房舍，有雄伟的殿堂，有高耸的城墙，还有并肩的官署和工作坊等等；布局的完备和结构的工整，实在不亚于其他名城。想当年，这里何尝不是车水马龙！

尽管人类是肉身，生命有时而尽，也尽管人类是脆弱无比的；然而，苍天却赋人类予坚强的意志力，可以抗拒任何千倍万倍的艰难。区区乾旱的大西北，又怎么能够难倒我们呢？



摄于敦煌莫高窟

文艺界的家长

——为姚拓七十大寿而写

如果华人社会的文艺界要推举一位家长的话，那么，我想姚拓先生应该可以当得上了。当家长是一件乐事，无论那一方面的家长，你都可以颐指气使地睥睨众人；惟独当上文艺界的家长，你却必须像老牛拉破车般地，一辈子背着一车一车的历史包袱。姚先生五十年代来到新加坡，负担《学生周报》的编辑工作，后来转到吉隆坡，又负起《蕉风》及自己出版公司的编务，与《蕉风》同步迈过三十几个岁月，这一列一列的历史车厢实在够长的了。你说，当上文艺界的家长好受吗？

出版杂志及期刊也并不是一件什么苦差事，大马华人社会就有好几种；香港有上百种，多得连报摊都摆不下；日本更多，大人的，小孩的，男的，女的，消遣的，专业的，知识的，整间书店「爆炸」得连人都挤不进去。然而，像《蕉风》，像《学报》这样的期刊杂志，办起来可

就是「苦上苦」的傻事了——单是《蕉风》而言，这几十年垫出去的债务，就足以在吉隆坡闹市里买两、三栋几层楼高的店屋。你说，这是不是天下最苦的大傻事？好多年前当刘国坚还在吉隆坡时，我们三人正在聊天，突然老刘冲口而出说：「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想陷害一个人的话，最好是叫他办杂志！」我愕然半日不语，后来想一想，他们是有感而发呵！苦中寻幽默，作为一名有使命感的文人书生，似乎只有这样「大而化之」一途了，说起来真是可怜呢。

一九七一年认识这位大家长以来，就眼看着他为这些苦差事奔命：《蕉风》年年亏本负债年年照旧出版，全仗他在董事会里疏通及争取。尽管公司上下都嘲笑他年年在做大傻事：《学报》要「出阁」，他四处奔走接洽，又绞尽脑汁为她筹设嫁妆：中学华文课本过时几十年，他花了几年的时间重新改编注解，结果不被批准，血汗白流；诸如此类的种种傻事，都是他一个人在干。在马大教书那十几年里，我时而到他的办公室聊天，就只看见这位「傻瓜的大家长」在那里为文化界、文艺界静静操心和默默地耕耘。

「天底下就是傻瓜的人太少了！」这几乎是姚先生的口头禅。对华人社会而言，当文艺界的家长完全是苦差事，是没人愿意干的大傻事；然而，姚先生却数十年如一日，甘之如饴，没有怨言。去年他来香港，到中文大学来探望我和石华，还旧事重提，计划在完全离开岗位之前，把《蕉风》付托给一位可靠的良人，永远出版下去。「这是一项责任！」他沉着气说，唉，都已经快七十岁的人，还在

想这种傻事，我心里在嘀咕着。

文艺界的确需要一批大傻瓜的人。早期的《学生周报》及晚期的《学报》，出版了四百多期的《蕉风》，都是一些「傻人」搞出来的「傻事」。光是从其「寿命」而言，已超过大马其他兄弟民族的杂志，也超过港台任何期刊，甚至于超过五四运动时代中国任何杂志！至于经过《周报》、《学报》及《蕉风》鼓励、发掘、培育，而成长茁壮的写作人，那更是数不清了！陈慧桦、王润华、黄崖、周唤、慧适、淡莹、刘放、年红、小黑、梁志庆、陈政欣、温任平、何柴良、谢川成、川谷、沙禽、紫一思、菊凡、张树林、程慧婷、梅淑贞……多得如夜晚天边的星星。如果你翻开马崙最近出版的《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将五十年代以后的写作人加以考察一番，你就会发现，与《周报》、《学报》及《蕉风》发生直接间接关系的新、马写作人，恐怕多得骈肩累迹，无法数得清。

如果大马华社缺少这些闪烁的星星，如果大马华社文化界缺少这批载歌载舞的文艺人物，你说，华社的天空岂不是一片苍白吗？华社的文学岂不是要交白卷吗？姚先生五十年代已经看出这一点，所以，他静静操心，默默耕耘，做一件最苦的差事，当一个最笨的大傻瓜，数十年如一日，为华社写文艺历史，为华社编制文化。他无心于为「文艺界家长」，然而，他实至名归；如果你不相信，问问那一簇一簇绚烂的星星吧！问问那四百多期的《蕉风》吧！

姚先生长我近二十岁，一九七一年魏维贤先生介绍我们相识之后，我们立刻成为莫逆之交。我们曾经一起站在

文化界的前线，为华族文化尽过心、献过计、出过力，然而，我老是脱不了「学术气息」，作战几年后就退回自己的专业来，所以，我没有他的「坚持到底」的精神。我们曾经一起跑码头，到许多城市乡镇去宣扬自己的文化，同房而居，共桌而餐，然而，我毕竟是学术界的人物，交游没有他广，影响力没有他的辽阔。尽管如此，他的建议我一定支持，我的计划他一定赞成，因为我们只有一条心——努力为华社做大傻瓜。

记得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曾一道赴云顶高原出席戏剧学会主办的一个研讨会。姚先生开车，我坐车旁，石华及女儿竹林坐车后。车临上山之际，突然大雨滂沱，下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前面有刘国坚的车，后面有吴天才的车，我们夹在中间。斜坡陡，大雨急，突然前面的车停下来，我们的车跟着也「死火」了，进不得，退不了，真是紧张万分。姚先生开动引擎，搞了几次，车子依然「睡」在那里，我们开始焦急了，万一滑下坡怎么办，后面一排车子不是遭殃吗？雨那么大，又无法出去看一看。「慢慢来，慢慢来，不要害怕。」姚先生处变不惊，一面说，一面重开引擎。也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努力，车子终于狂叫一声，惊醒过来。姚先生踩著大油门，冒着千斤重的大雨，一步一步移着笃定的脚步，跟着刘国坚继续上山。路多滑，坡多斜，雨多大，都难不倒这位老司机。也许，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惟其「慢慢来」的笃定，才能在逆流中致万里，最后柳暗花明又一村。

前两个星期，拜读了姚先生寄来在《南洋商报》连载的《还乡记》，我及石华除了深受感动之外，遽然才知道

——这文化界家长原来今年七十大寿！可惜我们身在千里之外的香港，否则一定联络一班文艺界朋友，包括艺术界朋友，如钟正山、正川兄弟，黄金炳，庄金秀等人，大伙儿来个聚餐，就在大人餐厅（那是姚先生最合口胃的餐厅），为这位「傻瓜家长」祝寿。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曹操一首《乐府》诗的两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似乎是姚先生一生的心境呵！曹公此下还有两句：「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我及石华就以这两句，祝这位「文艺界家长」身体健康，「傻人有傻福」；并祝他全家阖府幸福平安。

（1992.3.2 稿于香港中文大学）



与姚先生合摄于广州六榕寺。

战国时代

如果说我们正处于几千年前的战国时代，你一定不会相信。

在那个时代，同一个方块字，齐国长的是两只有爪的脚趾，魏国可能变成原始形态的“四点水”；同一个方块字，秦国是鱼旁，燕国是鸟旁，飞禽水族不分；文字的孳乳衍生，几乎是一件极寻常事。

今天，汉字使用的地域虽然分成几个政治圈——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但是，以今日资讯之发达和迅速，汉字的战国时代应该不会出现才是。然而，事实却相反。

台湾刚解除学者进入大陆的禁令时，就经常发生一些“战国纷争的局面”，令人尴尬不已。有位朋友到北京开会，报到领取名卡时，他根本找不到名卡——不是找不到，而是认不出。他的姓简写成“卫”，相差十万八千

里，首先就使他丧失了“以姓找名卡的索引功能”；两个名字也简笔，有一个尚且由二十余划简成三划。于是，他站在众多名卡之前，就像面对汪洋大海一样，不知道捞起那一根针才是。

简体字的流行可以追溯到很远古的时代。文字及语言本来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工具，大夥儿这么说这么写，你我他都公认了，所以，这个字就这么读那个字就这么写，成为一种“社会习惯”了。

和“简体字”相对的，是“繁体字”。“繁体字”这个名称本身就含有贬义——繁冗、繁琐、繁杂，一切陈旧、罗唆及杂乱，都向这里汇流，成为一个藏垢纳恶的洼地。然而，台湾、香港及澳门运用的都是繁体字，连大陆在香港发行的刊物也都是繁体字，为什么就不会觉得繁琐罗唆呢？

随着大陆经济改革开放，也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繁琐复杂的方块字有回流之势。在广州，在深圳，你可以看到“专销各国佈帛”的招牌。去年，济南山东友谊书社出版袖珍本《论语》，印量八万册，“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印作“子贡曰：诗雲：如切如磋”。今年四月，我在济南某店里，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书，书名是“皇後淚——婉容自白”，日本人江曜子著，陈喜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出版，什么叫“皇後淚”？当你看到你“范”姓的朋友被写成“範某某”，姓“于”的朋友被写成“於某某”时，你是不是只有会心的微笑？当你参观大学时，手中的概况、介绍手册，经常出现这种“回流的恶垢”时，你会有什么感想？

“繁体字”也许应该正名为“正体字”。

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及快捷的时代，汉字一方面是壁垒森严，七国纷争，一方面是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完全是一面旌旗混乱、车辙错杂的局面。简体字是主流吗？不见得。繁体字是主流吗？也很难说。新、马流行不简不繁的方块字是主流吗？更难说了。也许“正体字”的大旗竖立起来后，主流旁支的分别才昭著人心，汉字才逐渐结束战国的时代。



摄于龙门石窟。

传奇一、二、三

传奇（之一）

「不，不是，这个不是我的！」邻座不太流俐的普通话在我耳际响着，潜意识里感觉到，这是外国人说的普通话，于是，抬头望过去，是个蓄两撇胡须的日本人，女侍员手中正端着一碟乾炒牛河。

「这是我们的！」我向女侍员招手，又向日本人微微一笑。

一碟乾炒牛河，盘据着油滑滑的白瓷碟，令人垂涎三尺。我和石华相对看了一下，会心地正想举起筷子，突然，日本人开腔：「我可以……我可以过来吗？」

他要过来和我们同桌？我环视一下，暨南大学明湖餐厅傍筑湖边，窗外一片清澈明透，厅内到处是净洁整齐的

方桌，在这样的环境下认识一位异国朋友，倒也不失为一段美缘。

「好吃吗？好吃吗？」他把啤酒、酒杯、筷子以及几个小碟搬过来后，就指着我们前面那碟炒河粉。

「好吃！当然好吃！」石华应着。

「哎呀，这里的食物呵……」他一面说一面皱眉头，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你来这里多久了？」我好奇地问着。

「四、五天了！」他伸出四根手指说：「你们呢？我看，我看你们应该是外面来的人，是不是？」

「好精灵哪！」我的内心想着。

「我是日本人呵，是拿日本护照的……」当我问及他的国籍时，他皱着眉毛比手划脚地说：「其实，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姓林，两个木的林，我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在日本学医，然后就住下来，我在日本出生的，所以是日本人……。」

「那你来暨南大学做什么呢？」我们好奇的问着。

「我来学针灸，我是个医生……。」

「呵！你是个医生！」我惊讶的叫了一声，四十岁的年纪，戴着眼镜，蓄着胡子，黄褐的肤色，衬恤，牛仔裤，黑绒鞋；他就是一名医生……。

「我是脑部神经医生……我想来这里学针灸，但是我现在住的这个招待所，很不好呀！旁边的卡拉OK，一直吵到晚上一、两点，我不能看书，也不能睡觉呵！我实在住不下去！」暨大招待所就在我们住的专家楼的旁边，看来招待所的音乐厅给他很大的威胁，所以，他脸露痛苦之状，说

着：「我已经向他们说了，他们说会想办法，想办法！」

「你非常难得，还到这里来学针灸！将来可以带回日本去！」

「我不想再回日本去！我现在在台湾！日本那个地方呵……他们就是不给我升级！我很早就拿到高级学位，很早就在那里服务，但是，他们知道我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们说，你是姓林的，不是日本人，现在我们告诉你，这里有三、四个日本名字，你选择一个，把姓名改过来，我只好随便选一个！改过来后，他们投票，两票赞成，八票反对，我还是讲师，不是副教授！……」

「那你结婚了没有？」突然，我想到一个问题。

「结婚了，我们没有孩子，所以，离婚也很方便。」

他低着头说。

「太太是什么人？」石华好奇地问着。

「日本人，不过，现在已经不是我太太了。」

「你的普通话从那里学来的？跟你父母亲？」我朝另一方面探索，希望看到全面。

「不是，不是，不是！」他急速地摇着手，说：「我母亲和我讲英语……我小学念的是华侨学校，所以，会讲不太好的普通话，到了五年级，没有办法呵，在日本要升上去，一定要会日本话，所以，就转到日本学校，那是没有办法的……。」他似乎有点歉意。

「后来呢？」

「后来我到美国念大学，一直念到医学院毕业，后来，我到德国去！在那里念高级学位……德国很不好，那边的外国人很复杂，德国很不喜欢外国人，所以，我到北欧

去，在北欧拿到高级学位……。」

「然后，你回到日本，在日本医学界服务？」

「是的，在日本的大学里，但是，他们很不好，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完全不给我机会……。」突然，他发现

「知己」很多，「知彼」很少，立刻抓住机会：「你们是哪里人哪？」

「我们来自香港，来了好几天了……。」为了探索上的公平，我稍微「放点水」。

「香港很好，不过，不过，香港人的普通话很不好，你们……。」他的眼睛露出疑惑感的光芒。

「我们是马来西亚人，现在在香港工作……。」我只好「坦言相告」了。

「马来西亚？呵呵，我去过，有槟城，有吉隆坡，有马六甲，有新加坡，还有，我会讲几句马来话……。」说着，就讲了几句简单的马来话。

「你在马来西亚住过多久？」

「不是，不是。我在棉兰住了两年，时常到马来西亚去旅行。马来西亚的中国人很麻烦，政府对你们并不好！」

「不会，不会！」我立刻否认：「马来西亚政府对我们很好！」

「很好吗？那就奇怪了。我在棉兰，那边的日本大使馆、日本国际学校，还有日本商人，他们不相信印尼医生，他们要找日本人自己的医生，所以，到日本医学院来找人，所以，我就过去，在那里住了两年……印尼人对中国人也不好，也不好……。」

「你目前在台湾当医生？」问题的核心似乎已展露出

来，于是，我从第三个方向往前探索。

「我在台大医学院……他们给我副教授，台大医学院真奇怪呵，全部是台湾人，而且都会讲日本话，不会日本话的人，很难进台大医学院，所以，他们给我副教授，把我留下来……。」

「那你在台大多久了？」

「三年。」

「学完针灸，准备回台大吗？」

「不一定，不一定。台湾很不错，但是，空气很肮脏，摩多车太多，到处乱叫，很吵闹！我在温州街租房，情况比较好。温州街你知道吗？……嗯，哪里住的都是台大、师大的教授，但是，一离开温州街，就很不好！所以，我辞职了，把我的位子让给小老弟……」

「那，你只好回日本去了？」石华关心地问。

「日本？日本很是不错，我是日本人呵，但是，他们说我是中国人！我真不明白，我拿日本护照，在日本出生，在日本受教育，娶日本太太，他们还说我是中国人！……」

「你喜欢广州吗？」

「你说广州这里呵？……在暨大这里呵，里面还可以呵，不过，那个卡拉OK一天吵到晚，日本根本不会这样！学校外面，很危险，车子非常乱，人很没有礼貌，不过，到香港很方便，我可以星期六到香港 Shopping，星期天回广州，非常方便！」

「那你可以留在暨大华侨医院里了！」我说。

「我不知道！我才来几天，还不知道！但是，他们说我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和台湾一样，都说我是日本人，不

是中国人！真奇怪呀！我姓林，父母是中国人，身体流的是中国血，会说普通话，但是，这里和台湾都说我不是中国人！……唉，我是日本人，有可能留下来吗？我是华侨，他们不承认双重国籍，有可能回来吗？唉，这个世界真奇怪呵……。」

是的，这个世界真是奇怪呀！交通越是发达，人的来往越是不方便！时代越是进步，人的距离越是遥远！国家来往越是频仍，人越是没地方安身托命！望着餐厅外面的明湖，水波清明，柳叶低垂，没有一丝风，也没有半片云，一切景物依旧，适才一席话，竟是那么的简短和清淡，丝毫没有泛起一点涟漪。

传奇（之二）

「你就是老梅吗？」走进大学站，我望着那位手拎黑色旅行袋的老人家，吃惊地问着。

「是的！是的！」佝偻着背脊骨，他哈腰点头。

「哎呀！……」虽说二十几年没见面，只不过是五十出头的中年人，怎么竟变成六、七十岁的老头儿呢？当年雄姿英发的老梅，如今竟是一位满头苍苍白发、满脸皱纹斑斑的老者呢？这真叫人不认呀！然而，他「是的，是的」叠声连连，证明我并没认错，只好将惊讶万状的神情立刻收起，改口成为慨叹万千的口气，说：「二十几年没见面了！时间过的真快呀！」

「你们后来是不是结婚了？」把老梅接回宿舍后，石华就泡了一壶浓茶上来，还没安顿行李，我想起当年他和

白蕊拍拖的事，立刻问道。

「当然是结婚啦！」白蕊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们非常关心他们的事，只可惜我们离开台北后，就失去他们的音讯。

「白蕊还好吗？」石华抢着问。

「唉！我们结婚以来，白蕊就没有一天过着安宁的日子！我拖累得她很惨……。」老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很难过地说。

老梅是缅甸华侨，初中还没毕业，就离开出生地到台湾升学。大学毕业后，留在台北某中学教书……。

「教几年书后，我们就结婚。婚后第二年，白蕊先回大马，在怡保生下大孩子。我在孩子出世不久之后，也就到大马去。」

「为什么后来又到泰国去呢？」我焦急地问。

「唉！大马政府根本就不让我留下来！这也难怪啦，我不是大马公民，只领个台湾护照，怎么可以在大马教书呢？半年后，我设法跑到新加坡去，在裕廊工业区打工，然后，利用假期回怡保探望白蕊她们母子。当然，白蕊她们也经常来新加坡探望我……。」

「唉，一家两地分，也是够辛苦了！」石华叹气。

「辛苦的事还后头呢！后来，我被新加坡驱逐出境！非法打工，当然犯罪啦！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我真不知要往哪儿去！」

「回台湾去！为什么不回台湾呢？」我问。

「我回过台湾，但是……」老梅看来有几分愤气，声音不免高扬：「我离开了一段时间，回去后竟找不到教书

的工作！他们都不要我了！」

「为什么呢？」我诧异地问着。

「理由一大堆！不说也罢！」

「后来呢？」

「后来，我从台北跑到曼谷去！缅甸不能回，台湾不要我，新加坡赶我，大马不允许我居住，要上哪儿呢？想来想去，只有泰国！何况泰国距离大马也很近，白蕊他们来往也方便！于是，就到泰国去！」

「到泰国做什么事？」

「和一个泰国朋友合伙做生意！」老梅喝了一口浓茶后，又说下去：「开始几年还不错，白蕊母子也到曼谷来住，而且又生下一个女孩儿。唯一遗憾的是，我是无国籍的浪人，白蕊他们也成为无国籍的浪人……。」

「唉！……」我和石华听到这里，不住地摇头！唉！世界这么大，竟容不下几个人！

「几年后，大孩子长大了，却无法上学！没有学校愿意收容他！想来想去，只好由白蕊将两个孩子带回怡保！等我住满年限，买通关节，取得泰国籍后，再带他们过来！在这段期间里，为了照顾孩子，又为了照顾我，白蕊两地奔波，一身居二处！短短几年而已，就满头白发、牙齿摇落！唉，生活竟是这么的艰苦呵……。」

「其实，孩子们回大马念书也不适合……。」我们来不及叹口气，老梅就说下去了：「我不是大马人，他们怎么有心在大马住下去呢？……」

「那么，他们到底要去哪里呢？」我们惊叹地说：「他们要在何处安身呢？」

「唉！他们真是可怜呀！……」老梅长长地叹口气，摇头说：「在怡保，他们无心向学，马来文更是一塌糊涂，每次都不及格！真把他妈妈急坏了！」

「唉！无辜的孩子……。」石华叹气着。

「即使是这样的困境，也维持不了几年！那位合作的泰国朋友把我的股份吃掉了，还到法庭上告我一状，说我占用公款！我不是泰国人，也没泰国籍，立刻琅璫入狱，没有自辩的余地！这个时候，真是苦了白蕊！她不但要两地奔跑来探望我，还要在怡保到处借钱举债来营救我！钱虽然能使鬼推磨，我由死罪改为无期徒刑，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由有期徒刑而被宽释；但是，白蕊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老太婆了！……」

「唉！华侨，华裔！这一代的华裔，真不知要朝什么方向去呀！」我心里在喊着。

「假释出来后，白蕊也不知从那里找来一些钱，我们在曼谷东山再起！她把两个孩子完全丢在怡保，手胼足胝地和我从小生意重新开始！……」

「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点成绩，站得住脚；于是，花了一笔钱，我取得泰国籍，有了一条根！立刻，把两个孩子接回曼谷，一家人重新团聚！……。」

「唉！苦尽甘来！真是太苦了！」石华说。

「孩子有书读了，然而，他们已经读不下了！插班生，泰文一个字也不懂，怎么追！怎么追！学校补再加上家教补，也追不上！……」

「他们是泰国人，将来会在泰国落地生根，如果不将泰文学好，那该怎么办呢？」石华也焦急起来，问着老

梅，好像要向老梅兴师问罪似的。

「是呀！我们也好话说尽，要他们用功！但是，的确程度差得太远了！怎么追得上呢？……」

「唉！华裔呀！华裔！……」我心里啜嚅着，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了。

上苍不是让我们生下来就印上胎记吗？这是母亲血脉的印烙，是传统文化的印记，是神圣崇敬的符号。然而，为什么有的印记竟是苦难的象征呢？为什么有的胎印竟是血泪斑斑的化身呢？人类呵人类，请解答我。

传奇（之三）

“我是在广西出生的……”扭开电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较小伙子对着镜头，心神不宁地说：“我父亲是越南华侨，年轻时就到西贡闯天下，后来，潜回广西乡下娶老婆，也就是我的母亲。五岁的时候，母亲逝世，父亲将我带到越南去……。”

“你就在越南长大吗？”采访员问着。

“我在越南长大，在越南受教育，会说越南话，也会写些简单的中文。我十几岁就帮父亲做生意，而且也做得很好。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患病逝世，生意由我接手，做得很好。没想到，他们说我不是越南人，把我赶出来……。”

原来是采访越南难民营的电视节目！

香港有好几个越南难民营，那是七十年代英国政府宣布香港作为难民第一收容站以后遂个建立起来的。如今，香港有两万多名越南难民，绝大部份从越南乘桴渡海而来，少部份从大陆南方各省逃过来，反正香港北面及西边都是经济落后地区，香港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天堂，所以，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纷纷涌过来，像初一、十五的潮汐一样，挡也挡不住。于是，难民营盖了一座又一座，香港人甚至被迫掏腰包支付他们的生活费、医疗费、教育费，甚至遣散费。

“这是基于人道的立场……。”英国政府说。

“那么，你怎么办呢？……”采访员面露同情之色，追问道。

“我逃到广西乡下去！想办法在那里做点小本生意。后来，他们发现了，他们说我不是中国人，要抓我！要关我进监狱！”

“他们说你不是中国人？”采访员似乎明知故问。

“我怎么不是中国人呢？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中国人，我在广西乡下出生，我怎么不是中国人呢？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要我证明！我怎么证明？我怎么证明？从前乡下又没有出生纸，要怎么证明呢？所以，他们说我是越南人，要逮捕我！……”

“所以，你就跑来香港了！”

“是的，我只好逃来香港，结果，被香港政府抓住，住进这里来了！”他垂头丧气地说。

“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能有什么打算呢？前年，我参加自愿遣返的计

划……。”

前两年，香港政府为了在九七政权移交之前解决所有难民营，鼓励第三国不愿意收留的难民参加自愿遣返计划，由香港政府资助送他们回越南去，在越南重建家园，落地生根。参加者必须通过越南政府的审查和批准，香港政府才能遣送回去，他们也才能回抵过去在越南的原籍地。香港政府出尽浑身解数进行这计划，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有的甚至被赶回香港。

“……但是，越南政府说我没有越南身份证，又不在越南出生，所以，不是越南人……”

“我的两个孩子虽然在台湾出生……”前几个月，在台北和一位马来西亚籍的朋友聊天，他气愤地说：“……虽然我不是这里的国民，但是，我的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然而，他们一天没有书读，一天就不能在这里住下来！尽管他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接受教育！”

“什么叫没有书读？”我狐疑地问着。这位大马朋友七十年代取得硕士学位后，在大专任教，迄今已二十余年，他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献给台湾的年轻人，然而，他得到什么？

“如果他中学毕业考不上大学，他们必须立刻就离开这里！如果大学毕业考不上研究所，情形也相同！换句话说，他们目前可以在台湾居住，最大的也是惟一的理由便是读书！”

“台湾不是承认双重国籍吗？”我好奇地问着。其实，如果从出生地来论，他们早已是台湾的公民了！何况台湾还承认双重国籍！

“哼！老实讲，台湾今天是在排华！”

只听说外国排华，没想到台湾今天也排华！中国大陆的情况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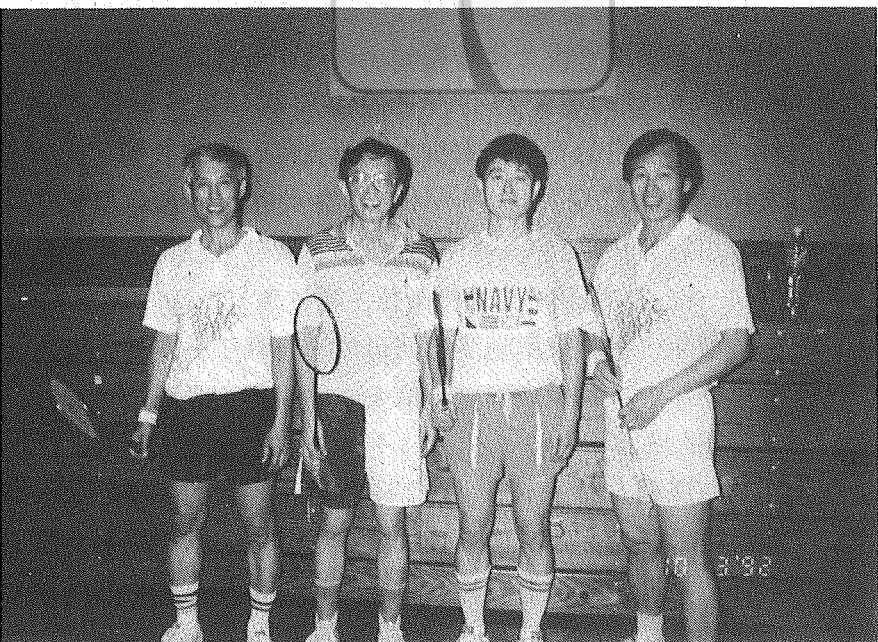
“我不是越南人！但是……”电视上那位年轻人也和那位朋友一样，气愤填膺地喊着：“中国又说我不是中国人！我到底是什么人呢？……”

“那你又有什么打算呢？”采访员又是明知故问了。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连自己的国籍都搞不清楚，你说，我要怎么打算呢？……”

“九七年以前，香港政府会结束所有难民收留中心，你怎么办呢？”采访员老是明知故问，真奇怪。

“我不知道，也不知道要去那里！”



与羽球发烧友同摄于中大羽球场内。

从飞跃到占领

那一天，有位学生告诉我说，某报每周四已增辟一个「马大广场」的框框，让马大学生发表作品，同学们真高兴地忙着挤稿，准备排阵亮相。这迟来的消息，使我惊讶不已。前两周，南洋商报干脆每周四开半版的「班黛谷」，让谷中的青衿们有机会展翅飞翔，更使我楞了大半天。「马大广场」也好，「班黛谷」也好，名称尽管不同，用意却几乎完全一样——所以，我特地在班上代报馆说项一番，多写稿，合力把版位占领过来。

前年，我很荣幸地受邀回母校，担任了一年的客座；在那一年中，我发现国立台湾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已经和往昔有很大的不同。

在课程方面，不但增辟了一些通论性质的新课，比如清代学术概论、宋明儒学、中国语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及中国神话等；而且，也开拓了中国文学

系的新疆界，比如国剧概论、音乐概论、音乐作品专题欣赏及中国书法等；这一纵一横的发展，固然不是过去老一辈教授们所能接受的，也不是时下一些大学中文系所能具有的眼光。因此，甫一上任之后，我就被这崭新的作风楞住了。

在学艺方面，中文系经常主办系内文艺创作，古典诗词写作以及书法等等的比赛，优胜者除将作品张贴回廊供人欣赏外，还获得一份可贵的奖品，成为同学们羡慕的对象。此外，中文系每年也主办一次平剧公演会及地方戏剧观摩会，由系中师生联合串演，让社会人士赞评。

最使我称羨不已的，莫过于中文系一年一度的「中文系周」。每年第二学期的学期中间，中文系受邀在报章上开辟一整个星期的「台大中文系周」专版——三份之二的大版，专供系中师生发表通俗性的学术文章及文学创作。当然，学生作品都是精选细挑，而且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我有幸躬逢盛会，也客串了一篇游戏文章。「中文系周」一过，稿费下来后，可能是一个庆祝会，也可能是一笔学生学业奖励金。

像这么样的一个「系周」，是我们学生时代所不曾梦想到的，更不是过去老一辈的教授们所勇于尝试的；它不但激起学生们创作及研究的兴趣，也唤起社会人士对中文系的注目和关心，是一个一举数得的创举。

任满回马大后，我就心存机杼，希望和本地报馆接头，开辟「系周」，把这个极富意义的「系周」引进大马来。然而，回来后忙着出版「中文系二十周年纪念专号」的学报，又慑于此地报馆壁垒森严的「楚河汉界」，只好

把这个心意暂时扫进脑角边，让它储存一段日子了。

从报章副刊的字里行间得知，叶宁在学生时代曾经写过「飞跃在马大校园」的连载文章，报导马大的生活点滴。在我的学生里，拥有下笔如神驰者可也不少；有的从大学门内写到踏进社会，再从国内写到异国他乡；有的不但经常发表文字及学术作品，而且专集也出版多时，自成一家；这些，都值得鼓励和激赏。然而，这些都只是少数的个例而已，中文系大多数的学生呢？马大其他能执笔的学生呢？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难道只是坐着欣赏和评论而已吗？

记得大学时代的我，不但沉醉在古典诗词里，也经常挥笔东编西写，在校内期刊杂志内占个补白的小位子。早期习写几首现代诗，擅诗的祺裕兄（衣谷）觉得还顺眼；后来专写小说，几乎每学期写一篇，长达万言，也因此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到了四年级，又转而写学术性的短文。如果那时已有「系周」的创举，该不知如何任君驰骋邀翔，谁又甘心于沉默呢！

晚近三几年来，校园里讲华语的风气似乎比往日普遍，蹀躞班黛谷十余年的我，不但从耳朵里风闻到，甚至于从皮肤上感觉到，一个一个的单音像风铃般地飘过来，是平上去入四声的，是四方形的，是由右到左的，轻轻地敲响你的耳膜，徐徐地粘在你通身的毛孔上。遇到华族学生，干脆向他说华语，十之七八即刻有回响；这种喜悦是值得偷偷耳语的。运动场上，图书馆内，餐厅里，经常散布着四方形的声音。

为什么要继续沉默？三、四年级的校园生活，固然朝

朝在练笔，暮暮在磨剑；然而，怎么敢保证将来囊出去的一袱笔是笔笔生花，腰出去的一方剑是剑剑发光呢？校园里会写作的学生固然屡见于中文系，文学院其他各系以及工学院、理学院、医学院，能够执笔创作的相信更不在少数；趁年轻时，从马大校园里囊一袱彩笔、腰一把 Conan 的宝剑出去吧！

「班黛谷」及「马大广场」的开辟，冥冥之中竟和我期望中的「系周」相契，而且比「系周」更棒，更迷人。每周「班黛谷」半版，一年五十二个，等于有了二十六个半版，或十三个全版；再加上「马大广场」，我们比台大「系周」还要多上一倍有馀！不应该只是飞跃，而是集体的占领了。



摄于扬州瘦石湖。

学术与文学之间

致力于学术研究和从事于文学创作，两者之间肯定的有很大的差别，如果细说长谈的话，恐怕要耗费相当的时间和文字。

年轻人精力旺盛，而且恃才傲物，大部份喜欢从事文字的创作，对于刻板的学术研究，总是轻蔑之，视为束缚心性的桎梏。这种认识实际上恐怕也没有差错，学术研究的过程是复杂和漫长的，资料的汇集、比较、鉴别和排比，观点的培养、提炼和建立，论文的撰述、修改和删定，这些过程都是相当复杂，而且耗日费月，可以拖上一段惊人的时间。因此，对年轻人而言，学术研究简直是摧毁心性才气的一项可怕历程。

不但年轻人，许多有才气的人宁可一辈子从事创作，终其一生不肯「指染」学术研究这个名堂。一部文学史，试问是由文学家「比肩并踵」地排列出来呢？还是由孜孜

矻矻、皓首白发的学者「编纂」成功呢？而这些文学家，大部份都天马行空、才气纵横！那肯按捺着性子搞机械性的工作？试看学术界研究得最热门的人物——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关汉卿及曹雪芹等，有那一位不是万马奔腾、鹏飞万里地创作，创作，又创作呢？他们何曾在学术界里投过影子，放过枪声呢？

文学创作既然是文学史的主流，其他位之崇高，当然不言而喻；然而，传统的中文系似乎并不重视文学创作，这真是一件令人惊骇的事情。「中国文学系」所教授的，百份之九十以上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文学创作；既使「文学气息」很浓郁的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专家诗及散文等等，也都是偏重于阅读、欣赏、评鉴及考订等，很少进一步去「创作」。偶而一些师长鞭策学生们尝试创作，那只是希冀学生「通过对创作甘苦的认识，而去了解古代作品之所以不朽」，而不是在造就古诗词作家、古曲作家及古文作家。因此，以台大为例，文学创作的重任往往落入外文系同学的手里；余光中、白先勇、王文兴、王祯和、刘绍铭及陈若曦等等，都是外文系的高材生；大马的留学生陈慧桦、林绿、李有成及王润华等，也都是外文系的学生。

中文系的学生那里去了？难道他们都是一群「无才无德」的「书蠹」吗？实际上也未必如此。他们修读的课程百份之六十以上是文学的，每天至少有十八小时是泡在文学作品里，可惜他们只是「述而不作」，研究李杜的创作理论，研究红楼梦的布局 and 结构，研究历代文学的演变，就是缺少「借古讽今」「古为今用」，把古人的一套活用

及实践在现代文学的创作上。因此，最有资格栽培「继承传统文学源流」的华文作家的中文系，却栽培不出作家，只栽培出孜孜矻矻、白首皓发的学者——研究文学作品、文学作家及文学源流的学者。说起来，真有点遗憾，也真有点讽刺。

「中文系出学者，外文系出作家」的形势应该改变，否则的话，新一代的作家都只是「西学中用」地把西洋文学的传统「翻版」「投影」在中国文学的创作上，而新一代的学者都只是「乾嘉朴学」的廷伸，无法将优良的文学传统「翻新」到新文学的园地来。因此，聂华苓在六十年代开设了「现代文学」给中文系，而王文兴一直到今天，还为中文系提供有关创作的最新课程；余光中大学时代选修及旁听了不少中文系的课，而外文系甚至于把「中国文学史」列为必修科，并且鼓励学生选读中国文学的科目。这个转变，无宁说是正确的。

从事文学创作，实际上恐怕也没想像中那么容易，光凭精力和才气，并不能远播千里，功垂千年。真正能拿出好作品，让当世人激赏，让后代人咀嚼的，百年不出一位。因此，老一辈的师长们经常劝谕我们：「走学术研究的路子容易，走文学创作的路子难上加难。」这里很简单，学术研究可以靠「累积」，学问可以慢慢「做」出来；而文学创作却不能「做」，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也未必能「做」出一部不朽的伟大作品。民国初年的许多作家，胡适、朱自清、刘复、闻一多、郭绍虞、陈梦家及郭沫若等等，创作一阵子之后，纷纷「改行」转入学术研究，恐怕与此有关系。

从事文学创作者实际上恐怕也应该依循学者们相似的路子——资料的汇集、比较和整理，观点的培养、提炼和建立，作品的撰述、修改和定稿，才能够有一部传世的惊人作品面市。除此之外，技巧的讲求，辞藻的推敲，气氛的烘托，布局的安排等等，更是文学创作所应当注意的事项，试看刘勰在《文心雕龙》下半部所提出的创作论，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其复杂的程度，似乎不亚于学术研究。把这些事项完全加在一起，就明白为什么创作的历程是艰苦的，是「难上加难」的。

当然，我在这里绝无贬抑学术研究之意，更不是说学术研究不需要才气。相反的，一名学者如果没有才气的话，他恐怕无法在学术里「创作」出「一家之言」，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王国。如果他只是「累积」、「做」学问，以为依赖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在白发斑斑的时候「坐享」学术泰斗之誉，恐怕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学术研究是寂寞的，是理性的，是最不研究「堆砌辞藻」的；你必须依循资料讲话，你必须在逻辑上建立你的学说，你不可以创造，不可以神思，不可以宣露情采，情形就如在演算三角几何微积分一样。你可以把才气放在创造定理之上，但是，很难把才气任意运用在演算的过程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试问，当你演算大半辈子三角几何微积分后，还会有神思，精采，风骨，熔裁，声律及辞藻的才气吗？到时，你将会发现，昔日的才气和情思已经枯竭，像一口太久没汲水的陈年古井一样，变成一片死水了，因此，我们看不到学者们「半途出家」，「改行」，投入文学创作的路子上去，道理恐怕就在这里了。

我的姨丈

当我和石华结婚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有一位姨丈，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学者——詹安泰教授。

最早阅读姨丈的作品，是从余祖明编的『近代粤词搜逸』一书中。这本一百多页的词选出版于一九七〇年，卷端有苏文擢『序』，也有曾希颖、罗慷烈及饶宗颐等『题词』，入选词家共八十余人，入选作品约三百数十首。其中，余肇湘一家独得二十五首；其次为张树棠，得十七首；姨丈人选十六首，名列第三；其他在十首以上者，得八人，大多数词家只入选一，二首而已。该书〈凡例〉说：「本编旨在阐幽，倘云选政，非所敢承。」虽是作者自谦之词，不过，姨丈的长短句受人喜爱，却是不争的事实了。

原来姨丈自幼就酷爱古典诗词，六岁进小学，十岁学写诗，十三岁就开始填词，是一位早慧的文学家。三十五

岁那年，出版了第一本长短句创作集《无庵词》，惊动了岭南的文学界。陈寂在〈题词〉里说：「无庵琢词过廿载，颠倒二白百不疑。网罗珠玉蔑不有，鞭笞精怪成瑰辞。」赞誉他的词可以媲美於二白。

姨丈二十四岁广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潮州，并在韩山师范学院执教，培养师资。这段期间，他致力于古典诗词的研究和创作，并且和夏承焘、唐圭璋、程千帆及陈钟凡诸先生酬唱论词，成为词学上的知己益友。前两年姨丈的诗词集再版时，夏承焘先生题了一首〈浣溪沙〉，云：「酬唱当年雨又风，西湖南海记吟踪，几番后约荔枝红。修阻青山盼一纸，翦骚白发酒千钟，交期有梦魂通。」唐圭璋也题了一首同调词，云：「国土南中世尽知，频传彩笔慰相思，依稀话雨夜窗时。执手钟山迎翠色，摧心四化失文期，黄垆一顾不胜悲。」可知当年他们情谊的真挚，以及彼此之间惺惺相惜的爱心了。

两年后，姨丈又出版了他的古诗创作集《滇南挂瓢集》；这部诗集流传相当广，有些篇章传诵一时，成为士林争读的一部佳作。而姨丈诗词家的地位，卒由此而奠定矣。

一九八一年，我们到东京大学及早稻田大学作客，和表哥伯慧见面。在表哥的寓所里，我们不但读到了姨丈早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论著《屈原》，也亲睹姨丈尚待出版的诗词创作集手稿。粗略翻阅一过，发现姨丈除了诗词写得之外，他的书法也非常飘逸秀丽，是一位书卷味很重的书家。这时候，我们才逐渐了解了姨丈——集文学家、学

者及书法家于一身，是我们家族里才华很高的前辈。因为逗留的时间非常短促，无法细读他的诗词原稿，只将《屈原》影印回来，作为治学参考之用。

那一年的冬天，我们又读到了姨丈的第五种作品——《离骚笺疏》。这部十万言的大著，分上下两编，上编是《离骚笺疏》，下编是《离骚通论》，完稿于一九五九年，是姨丈长期研究〈离骚〉的心得结晶。一九八一年五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印了一万本。姨丈三十七岁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授楚辞、古典诗词及元曲等课，《屈原》及《离骚笺疏》都是他在教学之余撰成的。我自小就喜爱诵读〈离骚〉和〈楚辞〉，对屈原尤有一份钟爱之情，所以，特别喜爱姨丈这两本书。

第二年，我们又读到姨丈第六种著作——《宋词散论》。这部十六、七万言的学术论著，是姨丈的力作，也是姨丈学术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把姨丈一生研究唐五代及南北宋词学的大部份真知灼见总结在一起，或讨论词学的发展和流派，或分论专家词的特色和风格，或赏析词章的艺术技巧和内涵真义，是研究词学不可或缺的一部重要参考书。这部书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首版印了一万三千余册；两个月后，又出版第二版，印了将近三万册；前后两版，共印四万三千多册，其广受欢迎的程度，于此可见了。

姨丈一生大半在中山大学渡过，他担任过中山大学教授、系主任及古典文学教研究室主任等职，前后历时三十年。五十年代初期，他担任主编，和容庚、吴重翰等先生合作编写《中国文学史》；六十年代以后，他更倾全力于

古典诗词的研究，作品经常发表在《文学遗产》及其他期刊杂志上，成为当时研究古典文学的重要学者之一。本年，北京《文学遗产》编辑部决定编纂「中国近代古典文学研究重要学者」之类的专书，遴选全中国近代最具权威及影响力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三十余人，为他们编写传记及著作等，而姨丈就是这三十余人中的一位，其成就之大，可以想见了。

一九八二年冬天，姨丈的古诗集《鸛鹑巢诗》及词集《无庵词》再版，我们又见到了姨丈另外两种书了。在东京翻阅手稿时，无法细读；现在，我们才有充裕的时间，分享姨丈辛酸苦乐的人生，品味姨丈淳厚多情的处世态度，向往姨丈洒脱安命的人生哲学。虽然我们没见过姨丈，无法亲睹风采，亲闻教诲，不过，姨丈一些重要的性格、思想、学养及成就，这个时候，已经逐渐在我们的脑际里形成；揣摩姨丈的诗词集，凝视姨丈卷首的遗像，闭目神思，姨丈离开我们的生活圈子仿佛只是瞬息之间的事情而已，他的言行举止还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地遗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姨丈还有两本很重要的学术著作。第一本是《詹安泰词学论稿》，此书分十二论：论声韵、论音律、论谱调、论章句、论意格、论修辞、论境界、论寄托、论起源、论派别、论批评及论编纂，是一部很有系统的词学论的扛鼎之作。另一部是《古典文学论集》，汇聚了姨丈一生其他有关文学的学术论文。这两部书年内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只可惜我们还没收到，无法奉读。

（1984.12.1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袖里珍奇光五色

——李海萍八十画集序

在新山隐居埋没一辈子后的家岳李海萍先生，十五年前，突然大发奇想，趁我们在马来亚大学执教之便，赴吉隆坡举行生平第一次个展！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圆一个展览的梦，只为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责任。当时，我用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诗句来形容他，说他年近稀古，犹有艺术家少年童真之心。

家岳三十年代毕业于杭州美专，那是蔡元培创办的一所著名美院，与上海等地一些学店式的美校有霄壤之别。杭州美专不但师资阵容强劲，而且人材辈出；比如与家岳同窗的王朝闻先生，数十年来即执大陆美术评论之牛耳，成为艺术理论的泰斗。家岳是印尼侨生，过惯热带生活，吃惯南洋风味的菜肴，所以，在大陆囊括了几个美术大奖之后，一九四〇年大战来临之前，就携眷逃避乱世于出生地了。

从此，他就流落在南洋这块拜金的世界里，过着「既想做艺术家，又不想做艺术家」的痛苦日子了。

以家岳拥有的万钧的笔力——集雕塑、油画、水彩及粉画于一身，如果他不为热带生活、南洋菜肴所累，而定居于广州、杭州，或是北京、上海，未至半百的年纪，在艺术创作上必定夺有一席之地，为母校杭州美专踵武增华。无奈南洋只是个淘金的万花筒，只是个文化的大沙漠，不是汲汲奔走于三餐，就是独步南天，无需更上层楼，所以，数十年下来，才发现成为艺术的自我放逐者。既无法开馆设席，独创宗派，传诸其人；又无可交往，相响相濡；于是，任岁月蹉跎，华发染遍。既是艺术家，又不是艺术家，踟躅不前，徘徊无主。

离开中学以后，家岳确实曾一度奋发，独创「李萍画苑」，数十年来生徒激增，名闻南柔，甚至于设立分校，多延助教；其后，又筹组柔佛艺术学会，举办各类美术活动。只可惜势单力薄，世无伯乐，加以大马文化艺术底子太薄弱，涟漪过后，水波不兴，气候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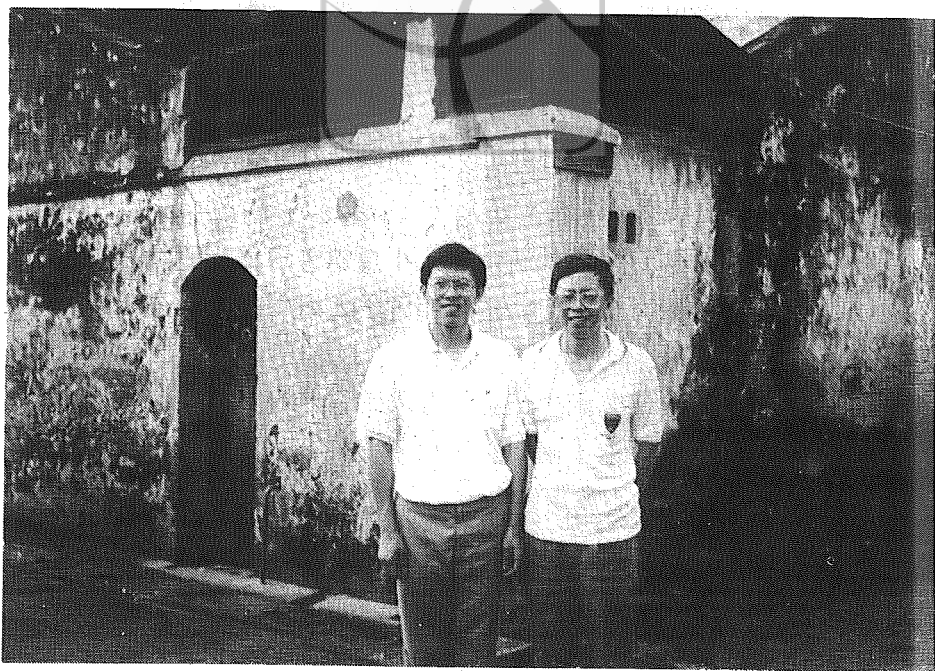
虽然数度劝告他离开新山那个小市镇，邀他来吉隆坡共住，教导一些有根基的艺术工作者；无奈他为物所累，新山的生活以及环境风味使他耽溺不拔，宁可「大材小用」，宁可「浪费艺术生命」，令人惋惜难当。六十八岁那年，建议出版「七十画集」，由子女们分担出版费，无奈他淡泊如昔，甘心放逐终身。

香港在文化上固然差上一截半截，然而，香港地处中心，为南北东西来往必经之地，资讯传播迅速，文化交流至便，乃文化艺术工作者之乐园。八八年转来香港中文大

学任教以后，曾劝他来港共居，专心写画传艺，无奈积习不改，依然自甘埋没于南洋炎热的气候里。

八十高寿了，家岳竟想起出版画集，而且由画苑的门生发起、筹集及进行，身在千里之外的晚辈，怎么不惊喜交集呢？以他的才他的力，早就应该大鸣大放了！只因他误落炎热的南洋而后又自甘于放逐，被误自误。

搜集在本集内的，只是家岳部份作品而已；「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辛弃疾词），当年凌云壮志，几经消磨，如今留下吉光片羽，供后人见证——见证南洋社会对艺术工作者的摧折，是不留情不留义的。



与伯麟合摄于新山旧居前（利泰兴街一号，在直律街后）。

勤奋出身的年轻画家

刘钦栋是我一九六四年的学生，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回大马教书，钦栋念高中一，恰好在我班上，我担任他们的华文老师及班主任。他坐第三排，经常在我「视线」之内，只觉得他很乖顺，酷爱绘画，成绩很不错，只是长得清瘦一点。

一九六七年我考进博士班，和石华在师大后面的浦城街租个小房间；钦栋来台升学，念师大艺术系，也在浦城街租个小房间；大家都在同一条街上，相隔又只有两、三屋，所以，相从更加密切了。我经常下午或晚上过去看他，他非常用功，十次九次都在作画。他爱作大画，经常站着半个下午，或一个晚上。桌子很小，纸张太大，他只好「分段」作画，把纸拉上移下，画得很辛苦。画好之后，没地方挂，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经常将画挂在门后面，偌大的一张画就挂满整扇门，好大的气魄！

每次去探望他，总是先看一看门后，再看一看桌面。我从小就喜爱画画，更喜爱国画，大学时代家境清寒，无法得偿夙愿。现在有一个学生和我有相同的嗜好，而且又非常用功，好像自己的志愿已经得到伸展似的，心里非常舒畅，所以，每星期都去探望他。见面时，话倒是谈得不多，只是静静看他画，为他加油鼓励，而自己心中也觉得乐趣无穷了。如今想起来，他那种「苦中作乐」的生活，我这种「我志得伸」的舒畅，的确很有趣；可不知他是否还记得？

我在浦城街只住一年，搬到新生南路后，我们就很少连系。回马来亚大学教书后，我们的连系就断了。

在马大的十七年里，我听过几则他的消息；师大毕业时，毕业展国画组他取得第一名，压倒本地生及侨生；他到香港教书，不回大马；他回过大马探亲，行色匆匆。其中最令我欣慰的是，他选择香港作为他驰骋才华的场所。我在大马逗留几年后，曾经很愤慨地说过：「这是个很容易埋没人才的地方。」钦栋选择香港，是他聪明，我为他庆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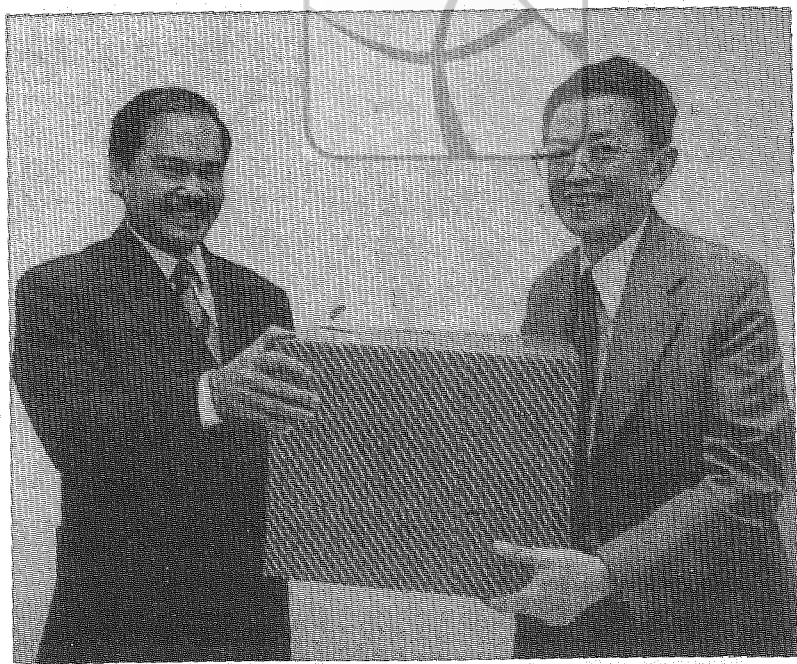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我离开马来亚大学，离开那个椰风蕉雨的热带故乡，来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临走之前，家岳李海萍先生对我们说：「钦栋也在香港，看看找得到吗！」原来他还惦记着这位入室弟子。「香港几百万人，怎么找得到！」我虚应了一声。

香港人口虽然几百万，但是，资讯却非常迅速和发达。不及一年，由一本通讯册子的关系，我们师徒两人又联络上了。第二天，我和石华立刻飞车到第一城，成为他

们夫妇的座上宾。

这十几年来，钦栋原来已经在卧龙藏虎的国际城市里开创出自己的天地了。他是大学的兼任讲师，他是港台艺术期刊及报章的艺术评论撰稿人，他是国际美展的香港代表……，真是应了一句俗语「一日不见，刮目相看」了。见过面，谈过话，又看过他的画，更坚定我从前批评他「选择香港是聪明」是正确的。

钦栋今年不过四十多岁，春秋正富，只要假以时日，在这块活地的香港里，一定可以长出更丰硕的果实的，今逢其画展，因叙过往用功情况及相从情谊，用作嘉勉焉。



拿督陈广才（左）在马大三年受教于郑良树教授（右），饱受中华文化的薰陶，使他受用不尽。（1997.4.20 南洋商报）

「尊师重道」忧、喜感言

编者按：马华公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华总）及中华工商联合会于四月十九日假吉隆坡中华大会堂，联合主办「尊师重道」推介礼。席间，并由马华公会两名副部长拿督陈广才、拿督冯镇安及国会议员拿督韩春锦分别表扬他们一生最敬重的老师。拿督陈广才在表扬他最敬重的老师郑良树教授时说：在郑老师的指导之下，他进入海阔天空的中华文化的天地，使他一生受用不尽……毕业后投身政治，郑老师成为他一位很重要的顾问，不时给他很多宝贵的意见。（新闻详见当日各报章。）本文为郑教授接受表扬后的感言。——《南洋商报·言论版》

此次南返吉隆坡，参加马华公会、华总及中华工商联合会联合推动的尊师重道推介礼，并为我国能源、电讯及邮政部副部长拿督陈广才表扬，内心感触良多，而且忧喜各半。

人类积累知识，传播知识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传给自己的子女。然而，自己的子女数量总是有限，何况

子女的兴趣未必与自己相符合。于是，更无限量，更大层面的方式就是传给学生；学生可以有很大的数量，而且可以年年增加。我除了两名子女之外，在马来亚大学教了十七年书，学生数量颇不少；这些学生，许多在社会上都已有建树，而且成绩骄人，其中在政坛上出人头地的有陈广才、黄家泉、李志强及刘震林四位贤棣，而陈广才身任马青团总团长，并任政府副部长，权倾一时，最为成功。马大学生素质向来优秀，加上他们都能自我奋发，因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到他们一个个的成功，内心殊感高兴和快慰。这是「喜」的一面。

然而，当学生们有所建树，成为社会栋梁，并且倒过来表扬老师时，那就表示老师年纪已经很大了，快到退休阶段了！这怎么不叫自己感到「忧」呢？

无论在马来西亚或是香港，我所到之处，昔日的学生对我的情感和态度，都很使我告慰平生，觉得教书是人生最快乐的一件事。这种情形，相信是老师们所共有的。然而，这一次参加尊师重道推介礼，接受广才贤棣的表扬后，却第一次为即将达退休年龄而感到忧伤。这么多年来，无论在学术研究及撰述方面，我都感觉到还有几个计划要做，好几本书要写；也无论在华族文教工作方面，我更感觉到还有许多层面要参与、要推动；怎么突然就想到要退休呢？这不是很奇怪吗？那些计划，那些工作，怎么办呢？怎么忍心退休呢？

「尊师重道」是我们华族文化的传统，正如华总主席吴德芳先生所说的，华族向来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及「天地君亲师」的训诲，教师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学问就是力量，而致力把力量传播下去的人就是老师。学问必须有尊严，才能显现其价值和地位；尊敬学问的第一步，就是从尊敬老师开始。师必须受尊，道才显现其重，所以我们说「尊师重道」，不说「重道尊师」。

一个尊师重道的时代、国家、朝代，才是一个富强繁荣的时代、国家、朝代；把知识份子叫做臭老九、奴才的国家，肯定不是一个富强的国家，肯定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时代。苏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说：「一个知识份子，就是一个政府。」换句话说，一个知识份子所在之处，就是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所在之处。孟子说过，天下有三种达尊：爵位、年龄及道德，学问在道德之内；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重视学问道德了。

老师生活大部份都是清寒的，但是，在精神生活上，他们却是丰富的，充实的。「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用牛来形容老师，因为牛是最忠实、最耐劳的动物，牛德最为我们华族所崇敬。今年是牛年，大马尊师重道活动始于牛年，完全符合师道及为师的精神。大马是个潜在力很强的国家，让我们从尊师重道开始，使我们成为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

大马像我这样的老师，数量应该还有很多；今天，我只是代表他们中的一份子，前来接受表扬而已。我愿代表所有的老师，向主办当局致万分谢意，肯定我们的工作，并且激赏我们的奉献。

最后，我愿以下列一对对联：「言传身教，从无半日轻；栽挑种李，唯有一生勤。」来与所有老师共勉。

（4月20日稿于返港马航班机上）



在「尊师重道」推介礼上拿督陈广才表扬他最敬重的老师郑良树教授。（1997.5.28 南洋商报）

作者简介

郑良树，字百年，祖籍广东潮安，马来西亚华裔。文学博士，曾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及系主任等职达十七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除学术著作外，文学创造方面，散文有《说因缘》、《中央之国》、《迴荡在马大校园的师生曲》、《爱山的民族》、《我情我怀》及《春城无处不飞花》；小说方面有《香港大学》、《青云传奇》及《石叻风云》。平日喜爱书法及山水画，曾与夫人李石华联合举行书画展多次，出版有《百年书画集》（吉隆坡）及《百年书画选》（香港）。

